

嶧桐文集卷第一

二妙集二十八

貴池劉城伯宗著

賦

石榆賦

峽谿獅阜爰有三榆匪根于土寄石為軀合同而化厥狀詭
殊吾既名以命之曷抽毫而賦諸猗彼倒生歷歷上天望形
似駁落英為錢粉其別諡萋則實然赤心最善色白常鮮條
長于沃食令人眠生在隰而可詠種舍北以宜蠶貴官常占
于夢漢皇亦曾社焉要皆滋蒞土壤扶質泥塗坤身為之埏
埴戍力灌以榮敷蓋植物之大凡雖至仁其庸異與乃者嶧
嶧為骨巖巖其身堅貞者若有感而孕誕礪魄者若狡獪而
獻新奇如鬼搏根為之蟠怪在禹貢條穿其空皴秀且透杈
柯茂兮鑿空玲瓏枝翁叢兮磊若英多回曲根柯頑不可轉

臃腫勿翦危者欲崩條披紛矣醜者可嗤節陸離矣大或硤
硤偃蓋廓矣小或礪礪條垂苞矣兩無情而偃抱兩無知而
緝交既解脫之不可亦判合之莫教豈其補天所贖雖天矯
萬彙異體同包抑或隕星所致則玉衡散彩一氣相穀我聞
木假爲山蓋枯槎齧蝕于潺湲又聞松化爲石石上之交柯
文理具拆斑斑是皆造物者離合其質樹石相關然猶前後
異際兩體不奸未若茲榆之參和混合投隙無間乃有種榆
使君攀條太息歌曰吾將使人不飢兮莢爲旨蓄不如煮白
石如飴兮吾將使人足車材兮名節者任用不如叱石輟轉
點頭紛來兮詎濟南之產兮是橐駝之選兮乃有抱石先生
撫玩一拳歌曰吾將漱以厲齒兮臥劉子駿之堂下雖老剝
折神仙可喜兮吾將袍笏揖丈人兮游孫叔敖之園中樹有
飲露鳴蟬者吾下拜逡巡兮猗華林之十九株兮何啻袖中

之三出三奇人攫以登車兮乃有博物君子重爲諱曰上精
爲石兮石氣之核兮榆土之藁兮石與榆何擇皆大地所魄
兮山海荒經碧樹亭亭臨海水濟石樹鄰鄰夫皆和合膚骼
膠結枝莖彼豎地之鞭成林兮秋塞藏胞之坎茂育兮合陂
又何異寄生于砢确合體乎欽崎苟齊物兮察理古人殆鞭
榆渡海兮而種石以爲籬

哀孝子賦

并序

昔人有哀寡婦哀江南諸賦所可哀也孝子行成而
志遂無所庸吾哀哀之者孝子之兄子雲志也孝子
姚元呂時以秋水自目其兄子雲吾友也哀子雲之
哀非感矣孝子孝母母病請代死果死事詳傳贊余
爲哀之賦曰

嗟黃虞之雲耳兮要道世承相宅臨水兮兆食董媪之樂津

猗降此詰人兮攬秋水以爲名氣凜冽兮顯摯質晶粹兮空
清維事親無方兮宛轉屬氣通魂哀母氏劬勞兮奄邁罹呻
吟痛越人兮不再咄刀圭兮徒紛吾躑躅任僚而莫與謀兮
吾壹誠并志氣上征而有帝可求也跪敷衽以搏額兮匈無
我尤痺母患脫然兮蹶興以游苟余罪當誅兮翦鬻菜之久
蔓使椒桂永修曷不畀庖人雞鶩兮解鳳凰出竅而長休辭
號咷以倖直兮情紆軫慙鞠而綢繆當關猛嗥兮初莫與通
羌纏絲曲踊不舍去兮胥爲動容遂排閭闔兮帝聞而閔默
其衷鄭重以俞兮曰許之以風起有日兮死有期明昭顯白
兮使人知孺子得請兮喜不持家人徬徨兮然疑之昔有死
忠兮嬰管而不亮申申其詈兮有死孝兮姊深相知謹謹告
語日夜以幾已焉哉堂上康強兮日噉粥仲宣死至今如刻
燭昨者帝諾兮與我期雲旗龍輶兮紛迫促亂曰姬旦始講

兮帝爲兩全大恩不再兮多狗則玩而生奸彼新莽作僞兮
豐隆霹靂卻奏而不使前羌奏可兮成其志初既與以成言
兮卒果然茲蓋帝之所眷而賢嗟世之人兮勿誕諺曰詒傳
兮此孺子誠兮百行之本至德所先固所以絡宙合橫海滋
歡萬國而格皇天

桐始華賦

以姑洗之月桐始華矣爲韻

粵玄化之推運轉鈔氣于虛無甲乙更權乎昏旦句萌易象
于斯須乘時者壯盛若棟家之伯孟謝令者老退似傳政之
舅姑是以陽鳥次胃以執御牽牛戒旦而遵塗於斯時也氣
盛以昌在物而顯天矯必達敷榮乃展蓋嘗瞻龍門之奇植
百尺無枝跋嶧陽之古道孤根獨選空井之生雖雙而長柯
僅交沃土之宜有五而菁英尚卷惟大氣爲之灌溉其息若
嘘斯百物由之潔修其花如洗夫其茗茗穎豎燿燿光垂天

天微態藹藹多姿甫附幹以蔥蒨旋散影而離披擬蓓蕾之乍放覺清潤之漸滋縣思靈鳥之栖于翠條疏風可託默念達人之據舍綠柯蔭宇安之當其在穉比于孫枝初引同于新月豈遽有毳為布之供豈即有氣成雲之淳且勿侈數畝之偃蓋可以廬居且勿稱兩邊之菴藹足以蔭暘但使節應清明苞有茁發則四序免大寒之憂九州無易主之危向榮而仲呂合奏數葉而歲閏其同馮翊六尺之枝候不異于辰月吹臺百圍之質藹豈後于吳宮蓋時與物有其深感精與色妙其微通既鼓蕩于羣彙遂灼見於茲桐吾聞王者時值暮春修政之紀居青陽之左个薦鞠衣與淵黼出廩以振貧窮束幣以聘名士命司空者有章戒野虞而循軌采柔桑以曲蘧煖菽臭于室庀觀草木而盡經綸似緣起乎桐葩之伊始豈徒流連日景愛玩物華望玄谿之託險生危比薦桃園

柳爲樂攀寒山之出冥含律僅萎楊盛杏堪誇已哉是故即
始知終緣華察理想削琴于古帝心有太和悟刻魚于蜀材
物含眾美卽朝陽而知貴敢同養棘之賤師就爨下以搜奇
非繆爲弓之智計破不復合君臣之分以明翦卽成封戲豫
之端以止化行願愜無翠蛾之女摘葉書辭道勝邪消絕白
恰之節渡江波起若是則拂葩萬狀非多桐臺千年猶峙噴
曉露脫葉辨士之喻幾何笑花影臨池公子之尚渺爾矣
宋人馬永卿言天聖中鄧州秋舉主文來一老職官須鬢
浩然輕薄生前謁曰舉人關係甚大願先生無渴睡既引
試題賦桐始華以姑洗之月桐始華矣依次用韻乃滿場
閣筆相率詣簾引過懇請改易不得主文去申言通鄧州
曳白是年遂罷舉云余按題既難于鋪陳韻復限以險陜
風簷之下固應窘手然嘗徧覽唐人試賦載文苑英華者

率猥庸俚拙多可嗤鄙即宋文鑑中號稱精擇亦大略可見韓退之之明水秦少游之單騎皆一時盛傳異代壓卷顧止爾爾他足知矣余困老場屋每見中式文卷輒爲憤悶至回思唐宋律賦知從來試士所收皆然不足多歎服日因戲擬此全倣試體僅取成篇蓋聊爲鄧州塞白不知于渴睡先生刷抹何如也

序

雲仙雜記序

唐小說妙一代幾與詩等余之好讀之也如讀其詩然未有事徵所自出而非臆語撮其最勝而不蕪如雲仙雜記者也余之讀之則小說之高岑王孟儲常也夫唐詩妙于初盛故高岑王孟儲常不在長慶以後而此編成于天祐天復閒已唐終而五季始獨晚出而踞其勝則小說與詩爭妙之一變

也抑余重感歎焉士君子不幸生逢衰世太上匡危定亂實
有功德以及人以自見于天下次度吾之不可爲而決不爲
則劉廉晦明寧沒世無稱不欲使一人知我又次才無與于
救濟而穎露復不能退藏尚望後世之有述則惟是著書立
言以庶幾于不泯泯已爾故嘗縱論之當唐終而五季始李
沙陀張七哥其太上者也百抗百戰相與有成不苟然而已
也其次則吾不知矣是劉廉晦明不欲使吾知者司空圖朱
全昱未足當也又次舍纂著安歸哉干戈交於門筆墨遁於
室譽無卒起咎亦鮮加天祐天復之閒宜如是耳馮稱九世
畜書二十萬八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吾計其引用
書目猶將百三十餘種及今所盛傳爲吾誦讀者亦罕矣馮
之精神常存而古人之姓名亦藉以可識厥功偉哉固勿敢
言太上視朱三長樂老何如余故讀焉不以唐小說等觀也

重梓而傳之

徵君嘗自悔其少作故天啟以前諸撰著悉削之偶讀雲
仙雜記序蓋辛酉年作也篇中感慨唐終而五季始者再
三按是歲徵君年二十有三才名方盛起何忽載歎於司
空圖朱全昱也何忽致譏於朱梁及長樂老也何忽汲汲
於立言以垂後也幾自兆其生平矣嗟乎異哉吾是以備
錄之司空圖之人與詩唐末不多得是書首摺拾圖事微
尚具見徵君晚年則最稱其人矣雲仙雜記亦稱雲仙散
錄所采摭有史傳文陶穀清異錄實師法之者先賢或譏
其誣所引書目亦疑多僞妄夫干戈之際而保有九世藏
書數千萬卷以今日度之誠難信然未可謂無是事也徵
君天啟以前諸撰著使得盡存可錄者豈止是哉和州戴
移孝跋

春秋左傳地名錄序

五經志地理者禹貢而外詩亦頗著然無若春秋之顯且多矣少讀左氏傳苦繁多靡憶欲小撮之便記識也已按文獻通考及國史經籍志漢嚴彭祖晉裴秀杜預宋楊湜張洽鄭樵元杜英明楊慎各有春秋地名圖譜書私擬得其本綜同異覈事情畫方輿紀因革可判若列眉矣而藏書弗廣載籍亦湮每以爲憾茲者消夏九華參觀三傳輒有疏議與諸家相出入因以其餘別錄地名二卷此在經義最爲粗末然可備遺忘云顧不知於諸圖譜爲何如也崇禎癸酉夏五

春秋外傳國語地名錄序

予既詮次內傳地名置之篋中蓋數歲矣後此讀春秋輒觀大義不復比類求之近以國語參定其間同者什之七異者什之三又周晉采地多散見卿士姓號中如召樊范單趙欒

羊舌之類前錄皆棄而弗取今併襲采以補闕遺庶幾備其
版籍焉爾雖甚寥寥為猶賢乎雞肋矣

四書大全辯序

張爾公今之醇儒也植節砥行言動不苟生平與朋儕骨肉
書未嘗作一草字譚說名理重躬修黜虛悟惟程朱是宗排
佛老是力即舉子藝一言有乖辯斥不少假斯其學問之概
也要所從來得之濂洛關閩而微言最著在即四書大全而
為之辯導揚程朱之言折衷諸家之說務求至當以合經指
云或曰大全者文皇帝令諸臣撰輯之矣亦有辯與爾公曰
是乃所以辨也聖人之教人也甚無取乎一說而不知有更
端也是故學者所見出乎向所懷來之外則亟喜之知來啟
余喟然之與概可觀也夫程朱之言是矣蔑以加矣文皇帝
又令采之諸儒使相助發意可知也且夫胡光大黃宗漢金

文靖夏忠靖輩功名事業則彪炳矣其不登兩廡之祀有別論焉而文皇帝使之網羅先儒之文去取四家之論機務之佐得與見知蓋容納細流不名一善意又可知也夫西河之教尚訛本末驚湖之聚爰有異同余後生小子讀書而有疑焉則質之質之不得則思之思之不得則又反覆讀焉著爲說以解之研慮問答若有辯焉者其實以存吾疑而已此諸儒之樂聞文皇帝所必許者也余小子又奚辭蓋爾公之意如此余聞而是之會同舍生欲傳其書爲請之國子先生國子先生樂其事移書大宗伯及御史臺俾其督成焉使之殺青得竟承學其有資也夫

掖垣奏疏序

奉常羅公尚忠以天啟丙寅捐館舍至崇禎壬午冬其季弟尚甲偕遺孤夢旂始克編輯公掖垣諸疏投梓成而屬城爲

之序焉方公初入省中正熹廟訪落之際容魏芽蘖頗見公
具有憂危一疏諷刺糾止義正而慮深城時從邸報讀之至
今猶記其約略使當日聞言能信無論國事即奄保諸人亦
不至自禍若此今閱所編輯乃無此疏則亟問之甲與旂掩
泣對曰先公諸疏皆無存稿此一一從諸家蒐得者旂兄弟
孤穉歷冰霜險難先緒僅存以今上初服已曠然日月重新
而吾家至今日始克輯錄成帙是知其散佚者不少矣余愴
歎久之入告嘉猷外順於我后昔云避人焚諫草今實有其
人如此然即所鈔存如補革除之諡號文公綱目之思也祈
講讀之真實明道經筵之意也別白貞邪則朱雲呂晦之痛
切爭持浮濫有魏相貢禹之愷誠至於關門空遠閒何止秦
庭之慟號西平之坐測而有用不用有行不盡行可勝惜哉
公歸里時逆璫勢成附者無復人理公太息語城曰吾不得

早從應山嘉善於地下以有老親耳夫危吾身與危吾君此不待較者也危吾親焉則子爲我奈何余時亦躡嚙未之對公以此憤懣抑鬱卒不起而丁卯之秋不及見今上神聖亦不及事煢煢家門至十餘年後當睿慮尊師求舊宥過釋纍概念才難至再至三之日而諸疏始克行世其艱難如此然今世所稱盛美與丁卯以前異治者有一非公見之奏議者哉言行於身後而功及於兩朝雖焚草亦焉避之矣公兩任巖邑雅意作人入闡所薦士尤多名碩茲不具論以旂見屬惟序其掖垣奏疏云旂才而好學能讀父書者城乃從其請而附姓名於公文字之末

墨志序

昌黎爲毛穎傳雖不盡故實而文辭瑰瑋怪麗穎足以傳蘇氏羅紋奇變稍不及然嗣響焉墨介於二者之間而兩公不

爲之傳何哉前人如墨經諸書頗具概略顧考求未博文采
不章則反以損其重而被之辱近世如程方輒立各務設嘉
名美號以新耳目廣邀公卿讚頌積帙尺許牙籤古錦焜耀
贈遺競相誇詡此於兩家售墨則工矣而於墨無毫髮當麻
子孟璿所以作墨志也志例自紀原而下凡列九門自浮提
國人而降凡數千年事蒐采散佚舊蹟粲然乃又以己意爲
斷淹通該洽抽史才而偏用之斯謂墨之董狐矣吾嘗歎美
好難堅惟文章可久如墨氏無論廷珪父子世廟時羅小華
諸家流傳何限而余所收藏數挺而止往嘗寶惜今塗鴉用
之亦有感於墨將磨子之說也有孟璿茲志墨不亡墨墨者
亦長在老無煩於口吮狡亦奚庸徧攬與夫筆墨研爲文字
所需三者闕一焉點畫不成紙不得黑而文字既立乃足以
傳筆墨研羅紋毛穎既以食德韓蘇易水族裔顧不當搏首

孟璿氏哉

旌忠錄序

贈太僕寺少卿諡節愍申公故太僕寺寺丞素園先生佳胤也公何為一日而追褒易名建祠諭祭賜葬予蔭則以今甲申三月十有九日抱忠而死也公何以死死先帝也死社稷也死其官也嗚呼是日之不死先帝者多矣貴為輔弼尊為六卿親為侍從所謂社稷之臣百官之長受殊恩於先帝者死不數人則公即不死猶得有辭然而公志士仁人也吾蓋以其生平卜之矣城自己卯之春過從燕市壬午之夏把袂陪都公澹泊寧靜不以憂讒形於口不以遷謫動其心傳經賦詠蕭散若布素中與人語含吐雅風推歸孝友豈意其以死先帝死社稷死其官顯節義於燕京徵風烈於敵井也哉城游於公凡六載託在知交城絕志仕宦公未嘗不擊節予

之今城子然草莽食息悲傷其亦愧後死矣巡漕御史白公抱一亟以公殉難本末聞于朝而公子涵光集奏議傳記爲旌忠錄城讀廣平殷氏所紀觀公誓義時遺慰軒太安人以忠則從容之至性可知也既死之後同年林君銘其旌書備徐某衛其櫬則誠信之格可知也公子涵光才名籍甚惟恐隕其先人正氣之傳則門祚之吉昌可知也

合鈔疊山斗山兩集序

疊山集舊有刻本漶漫不可讀斗山集不盛行人亦無知者其取而合鈔之自吾友鄭婁尹始或曰十年以來南宋文集頗章著於世李伯紀汪浮溪宗忠簡建炎紹興之初也文文山劉須溪謝皋羽鄭所南德祐祥興之末也其集忽競傳爭板行之馴至甲申三月乃有先帝之事讖與鬼神告與之二集之行也何居曰婁尹語我矣以愧偷也以勸厚也敢無

說以處此夫高皇帝功德茂矣烈皇帝之勤勞三代而來無與比旰食宵衣憂勤萬狀十七年如一日一旦小醜射天突前恫喝遂門無人焉者成此大故尊賢敬士之報不聞而勸進美新之徒實甚范李倪凌申吳而下可數者有幾是皆通籍食祿望隆朝右者何問布衣韋素之士哉且夫江左既建事固可爲也而秦風之偕作無歌安國之復讎未講花門長留銅馬自若上下狃習以固然矣又況玉步既改廟社都墟猶以死殉如兩先生者哉夫列聖之深仁厚澤不薄於趙氏之涵濡也諸臣之尊官厚脩肥潤妻子不淪於王謝之放佚林皋也而又殷高既興周宣將作非如趙氏厓山時移望絕也然而兩先生猶且矢志畢於母亡雅懷著於周魯視彼掉臂君親行同狗彘者後之君子宜何從焉夫邦昌劉豫之罪著伯紀忠簡猶可爲也玉津園葛嶺而後則膠結牢固雖文

山且奈何兩先生身不攝尺寸之柄無伯紀文山絲粟之勞徒以矢志孤忠與須溪皋羽所南輩繚繞離合於碧落閒而趙氏爲有人後世考古可以觀矣故曰以愧偷也以勸厚也芟尹之意如此芟尹稟忠孝之性生節義之鄉多識砥行與古爲徒其自爲文森鬱灑渾而所愛好多南宋之人與文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即兩先生集以知芟尹矣

九種易序

易稱世歷三古人更四聖尚矣自商瞿子木受學而傳漢之田丁施孟梁邱京焦費高之屬各爲章句訓故陰陽災異言人人殊晉宋而下理家爲多輔嗣以降指不勝屈而圖數之言亦不廢絕蓋治易著稱者無慮千餘家不必皆有當於四聖之易而皆有其易吾以吾夫子之言範圍之矣曰易道甚大百物不廢又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竊嘗紬繹之夫易之

尊於他經者以其廣大悉備無不有也易無不有故無一不可說易他不具論周程張朱理家何如者無極而太極金谿兄弟終致難焉傳與本義又多異同撤虎皮者已不自信安問四聖人然以云治易固稱彬彬矣皆有其易則皆有當於聖人之易也夫聖人之慮世也深以詳其救世也亟以摯洪荒險難草昧戰爭治少亂多從古一轍是故立象以起悟繫辭以明民近身遠物比類畢陳其無不有者其有憂患者也夫修德乃以濟蹇存身所以安人己而入穴難奚由解故又曰明於憂患與故內外知懼曰懼以終始此所以作易所以易道甚大百物不廢也近以舉業治易使易爲庸庸淺小之最識者痛之皖城戴伯繩先生少而庭受長益覃精研朱以讀者積有歲時於是網羅羣言斷以己意部分條貫汰猶存精有成書矣既司訓吾池城以弟子員時與論說將以篋桶

賣醬之流幾城於一得者出所撰集一曰影二曰鑊三曰探
四曰象五曰證六曰成七曰气八曰數九曰圖積種幾卷命
篇之指各見於自爲說中其於漢宋諸儒所專據一家如章
句訓詁理氣象數圖義者罔不擇焉而精所謂燭照龜知者
矣先生嘗曰舉子帖括之易是百物不廢中之一物豈可以
此一物廢百物邪旨哉斯語夫陰統於陽六七八之策莫尊
於九數至九而究今釋易而九是爲集成昔之九師方茲爲
蔑若夫離焚坎陷大蹇方來否物之傾濟處其未先生雖登
陣而卻寇攝劇以窻人乾乾兢兢誠敬危疑者未一日解也
憂患而懼亶其然乎讀茲九種不益信三古四聖哉

山中呵凍錄序

余抱病入山都無長物舊所擁書亦漸殘闕几案所置惟離
騷淵明手不能釋次則皋羽晞髮所南心史與須溪點閱諸

書以縱心娛目而已意欲於六籍二十一史中中有所論著而空山荒寂朔氣侵人墮指裂肌殆不可耐又觸手入目輒見賢不勝奸忠不勝逆華不勝夷治不勝亂則爲之氣極意憤長歎涕零蓋未嘗終卷每至痛絕雖深春盛夏若有嚴霜苦雪使吾毛豎舌撝不能吐一語也以故歲月愆移默默罔所撰述循省頗愧而吾友吳空之山居呵凍集且成矣空之目所見耳所聞身所遭歷歲時事物皆與余同而能讀書尚論出入古今奮筆成篇無有梗避若偏於眾人袖手縮足之際能解衣盤薄吮墨揮毫遠考近徵毅然筆斷何也蓋空之靜正守道人也其性莊其致嚴冷其爲文肅括而潔清吾嘗比況於老梅修竹之間是其人與文殆與凍類者與以身近之殆於以身爲之宜其大冬流澌而言益以有章文日以行遠也且微論空之與凍類者也其所論議亦多歲寒之事與

人是故漢衰而郭林宗出宋渡而李伯紀岳鵬舉名唐中衰而張許見五季久而馮長樂亦以成其他連及皆可類見嗟乎此皆空之之自爲呵凍也非其身爲之又誰與以身近之哉余骨相多寒不宜煇燠終當出龜手而呵鐵研與空之上下其議論不獨嘿嘿而已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余與空之交勉之矣

讓帝忠國臣紀序

高皇帝驅攘胡元整齊墜緒百王以來中國所有政刑禮樂之盛復還舊觀蓋得國之正與濟世之功比於湯武下此未有幾及者也曆未三百構茲甲申三月之變斯固已足痛心矣乃執節死義者大臣自范公景文倪公元璐李公邦華侍從庶僚自馬公世奇汪公偉劉公理順成公德凌公義渠吳公甘來申公佳胤金公鉉十數君子外屈指計之何寥寥也

嗟乎是豈有血氣者所忍言哉夫不聞國初壬午之事乎親
爲高皇之子兵有輔成之名疑於家事外人可以勿與而方
黃耿練下逮於釋子樵夫傭匠類千數百公捐脰湛族趨死
如歸變姓更名視生若贅戀慕哀思百折不回者殆靡可紀
極自古興亡之際節義之盛未有如遼國者也夫以高皇帝
開創三十年而教化如此其盛更以列聖漸摩三百載而氣
節反如此其衰嗟乎是又豈忍言哉夫忠孝之性無所於解
童而習其說矣生死臨而禍福亟則皆有所藉以文其言王
魏口實於管召三楊胡解之徒又借吻於王魏似是而非遞
相掩覆有識之士即訟言之而主持無人卒未有是正其論
者遂使人沒其本心之正將三百載所謂教子貳而賞臣奸
一旦遘會事變人人如發蒙振落欲節義無衰不可得也今
江左初建大讎未雪獨有差強人意者燕山史公正揆席以

主國是崑山顧公錫疇爲大宗伯典禮遂首請上讓皇帝之
徽號復建文之紀年予遜國死義諸公之贈諡蓋一代闕典
今始行之人心曉然乃知君父大義而吾同里友曹日贊所
爲忠國臣紀亦由是作日贊英奇磊落凋儻非常其天性然
也適又傷激時事抵几裂皆以爲窮愁著書古人皆緣發憤
於是蒐往蹟教將來正性微衷厥蘊淵廣不止如前此數公
備載姓氏故實而已先是余有遜國二忠紀爲吾邑黃公觀
金公焦輯也日贊見而好之因悉取吾所藏遜國諸書重加
討論用成鉅觀無論意指即篇牘亦號集成矣嗟乎高皇帝
開天養士之報至崇禎甲申而若闕失有間讓皇帝得人心
植義士之盛至崇禎甲申而始較著彰明一明於廟堂之寵
寢無復忌諱再明於野史之紬繹用爲激揚從此諷諭勸導
感奮必多夫日贊一窮諸生耳著書聊以自寓而效至於作

人誰謂崇禎甲申後不見高皇帝開天養士之報也哉

古人幾部序

陳子伯璣作幾部起陶唐訖元末上下三千年古人察微知著之用約略具矣伯璣自謂緣感機部而成余受讀卒業喟然三歎乃序之曰夫機何可與幾並論也機以發矢是弦括弩鏃之屬也故陰謀奇計取喻焉事不專乎殺而其用近殺幾以如神是微彰剛柔之介也故會通觀變得先焉意不苟趨吉而其用必吉聖人之論幾也後其不終日之斷先其如石之貞貞不貪生而匪凶德焉斯道生矣貞不畏禍而修懿行焉無禍始矣故曰其用必吉所云吉之先見者也世之言幾者類取明取決而吾由如石之貞推之先守又先學夫堯舜周孔尚矣生焉知安焉行娶自有堯舜周孔之守與學也兢兢業業好問好察非耶是故堯之前父子兄弟世及爲君

至堯而始有與舜之事堯不得舜不敢以天下讓也舜孝子也然父母欲殺之即不可得又安肯爲他人死也此皆非一朝捷得之效也周之西歸孔不入趙人以爲鳳翔千仞動與吉會而其操心危慮患深矣審慎於積日乃明決於當幾斷可知矣即如伯璣非超然行道不易節於存亡不惑志於進退而又朝圖夕史考古今得失之林日新富有其德抑亦安得涉世之末流而身全名潔道信而物無迂如此哉有伯璣之守與學可以與古人之幾以知古人之幾必有如石之貞矣吾讀幾部至卷末蓋未嘗取許衡劉秉忠之致用而第尊金仁山許白雲杜伯原之卷懷也不得已而又許願仲英倪元鎮之以詩畫放廢而未嘗紀張弘範史天澤之謀略也伯璣之所謂幾者可知也夫吾所推知幾於貞者疑即伯璣幾部之指也夫是爲序

筆史序

自結繩以降古人簡記竹冊皆刀刻畫之無論簡冊繁重勢不得多即刻畫亦勞而不易故古作者理顯而事核無辭費也至毫毛進用紙墨朋興輕脫簡易人樂爲之是故真以之述妄亦以之行詰人區區有不容已愚夫亦刺刺不肯休世傳蒙恬造筆此其功罪正與築長城等蓋先於蔡倫輩數百年矣若夫武王筆銘自是秦漢人作決非周初時有至陷水可脫陷文不活之云蓋未嘗不深致痛於毫毛也韓退之毛穎傳大爲筆策勳而歎息於秦之少恩豈非以秦弃詩書而任刑名斥儒生而任法吏哉其實法吏刑名皆仗筆爲之筆用事其閒益橫何得爲中書君快快也嗟乎自旁行之書盛行蒼籀之傳欲絕中山東郭種以雜淆鼠須雞毛無辨貴賤余嘗欲做成公綏筆賦郭璞筆贊少存論斷此文既成便當

投擲於地葬以高冢不復與免冠髮禿者相恩因循味果而
九華甯山同乃成筆史要欲序之此書予於他所嘗見其略
未若山同茲帙之詳核完善也山同愛奇嗜博才具超忽增
損點竄遂成一書可想見其握管大致矣余嘗言世謂筆落
紙黑筆之於書當無譌繆然即一筆耳或名聿或名畢或名
不律筆已如此況筆所云云哉故先以史命筆使筆之本末
功罪明然後執筆爲史庶史之是非賞罰審矣乎若是則春
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簡冊書之與毫毛書之一也吾無庸
遠想於結繩前矣

南宋文鑑序

宋呂成公奉敕編文鑑斷自中興前止汴京彬或燦焉略備
時同志之儒猶訾爲無補身心也建炎以後汙祥興已百餘
年中閒大儒挺出哲相閒生勞人文士肩次錯見暇日用成

公例稍綴輯之得若干卷以論世者考其事以知人者辨其
言以取衷者引其說以修辭者尚其文四用具焉爲之賢已
吾未見其果一無裨也或曰李伯紀宗汝霖南宋之所以始
也文宋瑞南宋之所以終也或曰汪伯彥黃潛善南宋之所
以始也賈似道南宋之所以終也嗚呼犁然具在則在讀者
詳之矣

劉氏家訓序

古今賢哲皆吾師資載籍極博咸多明訓獨取劉氏訓焉者
一約之也一勸之也約之何也若曰吾不暇教爾以他族自
吾劉得姓來其有典有則可傳可法者則如此矣踵武非多
可循而及也勸之何也若曰爾毋謂劉無人自得姓來其有
典有則可傳可法者已如此矣此吾家故事如之何多讓人
也若是則吾子孫之讀是編也固高曾之規矩無庸畏難亦

乃父之析薪宜往而克荷矣夫忠孝廉節仁義禮信之目類不勝舉而事不勝名壹之乎夫婦父子兄弟君臣朋友之倫則畢舉矣壹之乎倫亦全乎家訓云爾昔人訓家多自立說吾直取成事不更樹義者吾本薄劣早承學于先民奉訓而往以誨爾曹亦先自敦也

春秋左傳人名錄序

余既爲春秋地名錄矣復錄人名焉蓋春秋中人自天王世辟而外氏或以地以官以祖父載筆者或名之字之諡之一人數稱前後貿易類聚而繫之一身然後無錯惑也焦氏經籍志有春秋宗族名氏譜五卷春秋諡族譜一卷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春秋名字異同錄五卷今惟歸一圖盛傳則予錄之亦未可少矣抑有感焉諸人什三見經什七見左傳按左本以氏行漢儒以降遂定爲邱明或疑邱明恥之丘亦恥

之之云其辭氣近于竊比恐邱明未爲受業弟子即傳內筆理參錯至假借楚半纒纒特甚安知非左史諸家人成牘其閒邪余至今思之亦無確據是即左氏一人已有疑義況左所傳之人哉又烏知人之果有無而名之果是否也錄成爲一歎云

春秋外傳國語人名錄序

余錄地名外傳別出故人名亦如之世稱國語亦左氏手以采摭博富釋經不盡乃別用義類成書而外之以別于內傳云爾按春秋之義內中國人外夷狄人內夷狄而禮義之人外中國而亂賊之人斷斷然也我觀後世有一系之人而祖父內子孫外者矣有一姓之人而伯叔內仲季外者矣有一人之身而少壯內末路外者矣有不得已之人而魂魄內衣冠外者矣之數人者律以春秋之法當何等乎嗟乎在三代

女二
之世其傳外也外傳之人則皆內逮乎今日其氏族內也而人則皆外吾烏乎傳之悲哉因題外傳人名錄縱語及此

名賢年譜序

古人之學必樵實而可據功有程期所以爲實也塗有經歷所以爲據也孔子大聖人也由十五而三十而四十而五十六十七十年運而往則學積而精如遠行程記既過者不復然歷歷具在矣其論門弟子或三月不違或日月至焉而弟子中亦自考以日有知月無所忘夫積日而月積月而年積年而十積十而數十年豈惟年變以兼月化豈惟月化亦既日遷則聖賢之學自不食不寢之勤以至通晝通夜之知自舞象舞勺之始以暨啟手啟足之時其進退損益離合虧全之致皆灼可考見而後之學者亦由是以得師矣即如人稱子美夔州以後之詩子瞻海外之文夫非其歲時有徵故漸

積可審也哉余因輯晉唐迄今名賢年譜得數十家手敘錄之時一省覽蓋性命文章氣節功名之流咸備或早成或晚立或遭變而精或歷久而定若尺量寸度閱歷昭然後之有志古人者其敢或塗飾誣之凌躐競之乎哉諸譜端末亦各有論序其間

鄭公奏議焚餘草序

太子少保鄭公既歿歷南北秩任孤卿爲光祿勳則裁尤剔蠹當御史大夫則振典推賢兩筦民部則裕廩寬賦一任司寇則守法持平前後統均則求舊樹人惟底力是務如此者奏議凡百餘上而于其中斥擊中人規切政府不骫隨言路者凡數十章而于其中難進易退守正知幾時時請罷乞骸者章又數十城嘗得徧觀而審讀之今所哀存纔什三耳城反覆數過作而言曰甚哉治亂之相尋君子小人之勝負爲

之也然治日嘗少而亂日嘗多則以君子嘗不盡其才而小人嘗足以徼幸信然哉當天啟初元祖烈具存冲人纘服使左右得人循而守之無失也乃節甫聖嬖煬于中廣戒頰並輩羣附于外公時籌兵餉議儲漕推耆碩豈不事有裨益與而妖冶之規逆耳惡璫之擊刺心則公不安其位以去於是縉紳之禍成而天下之人心失世不能長治不亂幾決于此矣逮至思皇興代蕩穢殛兇求治之勤宵衣側席周漢兩宣之業疑在指日乃者孫弘刻深林甫伎忍又下中伴食參錯其閒公三計羣吏數議勦防至累牘于吏治民生而汲汲老成遺佚之登用豈不汜可小康然而當關作梗巧中多能致公再起再躡賴聖明之知醫藥眷問乘傳馳還終以禮退而國家之亂不復治則事遂以成矣夫天啟中與公同朝者高邑趙錫山高吉水之鄒關中之馮始皆要地也既不能致公

大用而且先公以受禍崇禎中與公同時者山陰之劉吉水之李漳浦黃宜春袁皆公所亟疏請用者也公不能致諸公竟其用而已亦且謝政歸公一身有所不勝眾君子亦不能與爭勝則治日之數又豈能與亂日爭多哉然公之勤勤懇懇所謂自牖之納揚廷之論則大略見矣後之論世知人者審讀乎此凡公能長治乎世而世顧不盡其用舉可觀矣記壬午之秋公應太宰召城嘗侍公舟行日惟講求人才如昔賢夾袋故事亦知揆地多歧戒塗即具乞罷草顧又浩歎以儻得一濟時艱奉身而退爲幸而行笈所攜則惟敬輿奏議一帙紙敝墨渝猶丹黃重縈不輟讀聞一語城曰韓忠定有言勿文文弗省也勿多多弗竟也敬輿之後能爲奏議者意惟忠定乎此則城之目擊親聞于公者後之人由此數端以讀焚餘草其庶幾乎

嶧桐文集卷第一

文二二三

二フ

澤桐文集卷第二

二妙集二十九

貴池劉城伯宗著

序

本事詩序

詩莫尚于三百篇三百篇皆詩也而皆自爲詩不求合于一詩詩本性情心卒然欲有言而不可以已境會迫而成響即稱句鍛月鍊必極其工要如其本而止而未嘗他有所借此三百篇之詩也後之君子循其質之所近成一家之言亦無不可者而以爲非是而不貴思以易天下將使狂童靜女奏清廟之音公侯征戍矢衡門之句乎哉孔子刪詩者也三百篇不受刪者皆選者也則既已自爲詩不求合于一詩焉如此後之君子挾其非是而不貴者稱詩于己而因以進退夫詩非能選詩也自選而已同己則悅異己則憎豈詩之故與

詩之所以關于人心風俗政教治亂之原也本事詩非有深致吾獨取其知有事而因有詩然則無是事之詩亦詩也哉夫無是事之詩不歡而笑不悲而嗥是李林甫之面劉德願之聲也斯可鄙也已矣暇日嘗閱此意有所見輒書數語今刻其原本不遑去也遂并存之

李行季遺詩序

萬曆之甲寅余始交行季時余年十七行季二十有五矣自此過從無閒出就試他所同舟車邸舍者再三行季性和易道廣江之南北楚越人咸與游盡得其歡心而同郡中爲所問字久者吳寬生光裕同邑中爲爾女交甚暱者吳次尾應箕丁介之煜及不佞城行季即諸生然亦能詩與古文詞聲名早起郡邑長吏多致爲屬草有深相知者不亦陽浮慕之故居不得寂寞也行季之爲詩古文詞以敏贍自喜不加點

竄余閒舉古人高簡幽異者以相難行季心躡之然卒卒不暇更進蓋以家貧多酬應取畢事而已獨其自爲詩性情所在森秀條穎華整芊緜如集中存者固可以俟後人論定也嗟乎世之拙劣猥鄙之徒日昏墨飽噉不知交游爲何事不知初盛中晚爲何稱反相率第去入則坐堂皇若帝釋人伏謁惟謹出則乘軒張蓋十百輩呵呼前後辟人匿道傍家雄于賞田園極膏腴後房擁伎女又子孫取多歲時伏臘則婦子羅拜童穉環繞勸觴滫瀡以終老而行季以彼其才竟以諸生四十死死無一子女嗟乎豈不痛哉行季十五六歲時即著有金剛頌宗門問答度世雜劇諸種歷年詩文卷帙亦大繁疊而余與介之屬大尾所定存者止此以爲此所以傳行季也已矣行季初死家人顧慮不及是余急索之乃賴其伯兄斌次第簡出然亦多亡失云

曾房仲詩序

泰和曾房仲以名家子負至性少爲舉子業有聲既敦治詩歌斐然欲自爲一家言以傳世又旁通陰陽醫卜諸術藝與浮圖老子之言無不究悉長齋食淡閒飲醇酒爲樂他嗜好泊如也癸酉冬來司訓貴池岸幘歡笑把示閒園詩一卷則城之友陳大士嚴印持既序而傳之矣越數月復出其新篇屬城序焉夫房仲詩在今日固已自爲一家顧時時稱說竟陵不置我推所由來作者之指實與竟陵合非陽浮慕之獨其擬議以成變化見其然莫見其所以然耳今天下豈少爲竟陵體者哉甚者既以其孤清空宕之貌便吾不學可徒手而爲之而又辭其名自詭他家以與夫攻竟陵者相助爲說嗟乎又每下哉閒園詩以雋上之才挾剛直之氣冥心象外舍筏先登然一言以蔽之曰清深而香潔見于竟陵所稱許

者天下工詩之士莫不曰然而推能不居意以先疇畎畝位不得祧斯亦足以徵其性術矣吾聞溫柔敦厚詩教也古今人皆以才質之所近爲之有緣情而綺靡或抗懷于平典此亦各有所長非苟而已也乃有誇嚴多言比黨樹敵用相譏刺以爲名高此豈溫柔敦厚所云然乎閒園詩觀者歎息而主人無言斯全乎詩之教也矣詩其必傳乎哉

渡江詩序

古者國異政家殊俗游女思婦皆能詠歌非盡如生民清廟之什作之皆聖賢之徒而施之盡祝釐之用也聖人以爲吾雜陳乎此則詩已足諷刺裒譏于天下後世而豈有所裒譏諷刺于其詩也哉漢魏以後學士攻之遂以能名塗巷之詠蔑如矣然尚未分門立異挾持並爭顯用詆訾卒成仇釁如今日詩人者也蓋自北地信陽瑯琊厯下公安竟陵之目出

名日積而多事日降而薄流日遠而分響日承而取鄙人何
知鄉其利者爲有德則焉得又舍而之他哉吾即瑯琊歷下
時言之如東粵一方公實早凋歐黎代起大雅卓然同工異
曲諸君子淵源深遠豈擘積字句求合王李者而卒無不王
李也夫是以傳也朱厓陳二姓則粵產矣倜儻磊落意若不
屑工詩而詩無不工先是車前諸稿屢變多奇至渡江近什
則益出入諸家不名一善蓋二姓語余共論人論詩惟真者
貴真者不必古人不必不古人振筆書之性情浮動是二姓
之人之詩之指也昔人云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二姓渡
江志固足悲夫三百篇之所以傳者亦云真焉已爾二姓爲
其真即何必三百篇始傳也

家草序

李長度先生既罷吾郡司理夷然無愠色悠然不見有是非

得喪之介於胸中日手一編吟詠不輟時探篋中次第出詩稿與二三子嘯歌互答而以新詩曰家草者見授城讀之而歎曰語云詩能窮人豈不信哉夫所言乎窮者非其沈淪氓庶困頓監門藿食不充短裋欲絕而已也或遇矣而位不配德或尊顯矣而志不得爲或稍稍措施矣而事會乖忤使主德不宣澤不下究則仁人君子皆有戚乎其中而以爲是獨善而已獨善而已者古之人之所謂窮焉者之事也唐詩人無如李杜杜拜拾遺矣天顏日近貴幸臣也要以踉蹌出走卒轉徙西川劔南自比稷契之身忽忽以老李翰林供奉矣恩寵益赫奕未幾放歸且中他事幾不測坐流夜郎東山安石蒼生屬望之云亦成虛誕夫如是者曰窮不窮于飢寒卑賤而窮于志不得施澤不肆及也蓋詩人之胸偃蹇千載懸邈八區或激昂抗厲傍若無人或澹與泊相遭積乎若冥欲

其伺顏色設機穿牢固尊寵而避遠愁思非其質矣夫是以往輒得窮豈他有窮之者哉今先生司理一方攬轡列郡上與諸臺使者爭可否利害而下以其所得爲惠養元元也亦可謂遇矣稍稍措施矣而卒以廢去則豈非先生以詩人自爲哉詩人之所爲固往輒得窮者也奚惑焉本朝如獻吉用修輩其詩與窮正與李杜等惟先生亦然先生之詩清微閒遠澹蕩風流凡所爲詠北游崧臺諸集皆是而家草其一也

章子充芙蓉編詩序

昔人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余觀三代而後所謂詩人者則辭人而已矣無論東山七月清廟闕宮其人不可作矣其學絕業也微言大義有講習而紹明之者哉唐詩起衰八代然往往以辭人爲之宋不盡以詩人爲詩康節擊壤集子韶論語頌庶幾近之我明有詩人之詩有辭人

之詩是以北地信陽而外新會餘姚江浦諸君子詩最著雖
新都瑯琊亦亟推之修辭之列嗟乎數君子豈以唐之詩人
爲詩者哉吳門章美字子充同人咸莊事之執經問字者戶
屢滿非徒謂其文章巨麗也其人熟習周邵之書不言而躬
行獨與二三同志汲汲乎纂承前緒所爲詩若文深厚雄杰
極作者之致然推所由來皆有其本矣詩如空山吟芙蓉篇
其一帙耳無論備風謠而寄諷喻者殆四始六義之全相其
精要包含萬象不惟其辭惟其理此豈今所謂詩人者乎

劉浣松雲勸齋詩序

蜀州劉浣松治日炤不一年築景蘇臺以子瞻故刺密州炤
其屬邑也謂劉彥和爲炤鄉人鄉人故不知有彥和乃祀之
學宮以勸文士嗟乎此二端者豈俗吏所及哉蓋浣松多讀
書好吟詠自計偕登仕版衣食之費盡置圖籍應酬稍閒即

哦五七言以明己志閱時觸事胸懷墳起亦盡見之詩篇今
所傳雲勸齋集其一也凡人有書卷之緣風雅之味即鬚眉
氣象隱隱隆隆然以之媒貴仕稱善宦豈其質哉若浣松者
其大較也蓋余歷攬世事每擬昔人行路難之作邇留止白
下然後乃今益歌蜀道難也今之臚仕大率目不見古今之
籍齒不及騷雅之林即卑之無高論從不聞世有所謂北地
信陽瑯琊歷下諸名目者辨舌深機即坐致高位擁厚貲可
敵國日夕樂未央矣下視浣松手一編不輟弄柔翰歌清商
若窮布衣者程不識豈直一錢哉然而浣松不以彼易此君
子其必有以許之矣

詠廬居詩序

三代而下少全人矣士有一行獨至者即宜稱道勿絕匿瑕
揚美所以獎往勸來也況孝爲百行之本有能纏絲沈鞶事

死如生執喪三年而孺子泣又以其雞骨投宿嶠嶠土傍與羣庶爭命以不忍去其父如吾邑廬墓舒孝子者乎孝子初無特異人咸易之卒有此行聲稱亦遂起好事者形爲詠歌或有難之者余曰子言過矣且微獨子言蘇氏之議貢舉也亦云使今以孝誼取士則強者割股怯者廬墓余嘗非其說即如是不愈夫推刃其父而病不嘗藥者乎不愈夫在戚而有嘉容父尸蟲出戶外而子以爭故不遑問者乎楊香生父于虎口孝子依父于虎林一也君子成人之美引類而益精之則至德要道當不絕于世矣石埭金將軍文光篤至于倫者也少嘗移孝爲忠慷慨負大節故聞孝子行亟稱焉冀以激厲世俗子一日以此冊要余作詩余以韻言不足盡將軍指爲序而歸之

南徙百韻序

黃山谷曰北征不可無而南山可不作知言哉豈非以其備
得失具諷諭纏緜悱惻風雅同歸邪崎嶇鄙鄙竄身巴夔誰
爲爲之蓋有其故夫既言之而文遂長言之得中已乎哉錢
子幼光身負逸才其人與文得于少陵爲多夫豈惟人與文
而已遭時則然桐川藪賊殺人以邑量牙纛雖高世無李光
弼郭子儀久矣幼光安得不避賊與兵飢走荒山男呻女吟
不知誰爲衛八處士也嗟乎察幼光之志浩歌激烈許身固
已愚矣北征不可無南徙顧得少乎哉

和西涯樂府序

古樂府有不當擬者數端古者自郊廟大祀而下其一時情
事必有詳曲目覽心動則吟歎成焉後人徒取原名蔑所感
觸不歡而笑不悲而嗥知無當也古者旨遠辭文諷勸之意
多出言外或本惡而甚美其辭或規此而引喻于彼今模畫

成語耳不通繫表頌刺之致皆失其本則整之甚者也古者聲樂概多失傳即一曲之內豔趨雜陳斑剝行內傳寫譌舛則不可句今斷錯無考概以好語當之文辭雖麗而音節罔聞即又奚所稱樂奏也唐惟杜少陵即事創題不仍往昔本朝李西涯別用故事尺度自裁皆古今卓識教俗訂譌之功斯爲大矣余少得西涯樂府本讀而好之後覽元美危言謂一史斷耳心然疑其說夫不擬古之既作者而自爲之此有所動于中矣然其事則古其文則古即安能無美刺諷諭其閒而又憑漫滅沒奚焉者也吾友顧不盈氏系出鎮遠家五等之爵身三餘之勤值國家多事淬礪濯磨意在出當一面而中懷有所不可不欲措足其閒則隱之里居斥遠時事詩壇社酒草聖畫師以自怡悅焉嘗取西涯樂府一一和之不盈不肯擬古持論正與余同其獨和西涯者蓋以題無因仍

事見本末情有感觸語具興觀故能獨縱己力爲之也往者
隆萬之盛臨淮角札于允美西靈競爽于緯真元勳武闕代
有聞人不盈又其踵起者哉

北征草序

古之大儒無不游學京師者觀書柱下所不敢引漢唐宋而
來指數不盡即其顯且近者韓昌黎蘇眉山豈急榮進之人
哉而以布衣入京國柯也學問經術將以見之施行不歷覽
朝廷事會不磨礱以卿大夫異敏技能之所聚山澤儒生一
且攝尺寸臨事忽焉喪所守矣韓之答呂山人子由之上太
尉書可推觀也子由專言著書爲文尤吾輩切務夫馬遷世
史官留京師猶游行天下爲文章地今草莽士欲總攬諸家
爲文自見反不當與京國觀哉余年來游歷遂至都門悠悠
者不解何事友人吳子鑑在所見略同留連闕廷詩且成帙

矣鑑在年甚少才甚高昔人所稱亦元亦博亦文亦史天性
然也夫吾黨之彥無先龍眠一時才杰雲蒸霞起方密之實
領袖之鑑在與密之同几席我歌汝和肆意騁觀詩安得不
工且多也密之曰昔太白入長安賀監見其烏栖曲而異之
把臂呼仙名用以起子美云聲名從此大汨沒一朝伸是也
今鑑在有古良史才博學不倦所賦詩具在沈鬱頓挫刻意
子美將誰爲知章其人者乎

南雍七子詩序

古者賦詩見志蓋取風雅成言以自況喻如七子之于趙武
可概觀矣然漢魏以後有述己之辭有美他之作如阮籍詠
懷延年五君尤較著者其以宣微敘質綜行事于韻言綴朋
好以雅向致足樂也顧詩以言志亦云性情無忠愛忮惻之
思著于本心而以垢俗忤世形見其憤悃憔悴之音所謂温

柔敦厚稱詩教者豈有當哉申公素園以吏部郎失要人指
錫級得南雍者有六子及公而七皆正人守職事不肯上比
其忤時略同夫陪京得聚星之象輦上有籜卷之傷攜手同
行旁觀於邑乃公既詠六君亦兼自序探述所及有遙深之
旨無怨怒之文雖向止響斷若有餘思而未獲稍溢出于溫
柔敦厚外者其志與性情不從可見哉昔白傅有唐名宿禪
悅甚深至其琵琶行自稱有遷謫意云江州司馬青衫溼使
微之諸人得聚一地其任僚無聊相與刺刺不休者何限讀
南雍七子詩加于古人一等矣

樗園詩序

武侯有言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此學問深至
之語在全易爲遜在乾龍爲潛老之元牝莊之樗櫟皆是也
余嘗謂武侯亦徒言之耳茅廬三顧不得不出矣鞠躬盡瘁

至食少事煩身殉之後已于二語何居雖然知不可爲然且爲之聖人之事武侯願學焉此侯所以不可及也杜陵云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知三分之業等于一羽則侯雖志決身殲有同于潛龍散木者此義甚微杜陵詩人能道之杜詩所以不可及也婁江黃奉倩壯爲江上聞人兄弟之名藝苑藉甚近以樗園名詩何與余交奉倩知其匡濟之思隱隱隆隆讀其詩如萇楚集甲申三月諸篇忠愛懇款是其中有出師表梁父吟焉而欲逃之擁腫支離不中繩墨可乎雖然苟全性命武侯爲亂世言人非中才時遭末流杜陵潦倒于殘羹奉倩託喻于惡木皆是物也余願從學焉時局公道開在座上語曰使二子學問更進則當處于才不才閒武鄉之所以三分割據等一羽毛不欲見其材者也獨樗云乎哉余笑語奉倩此未易學請俟之異日云

法會錄詩序

往余與雲子入華山訪道開也雲子宿知余爲生客顧道開
法器深宏亦將以聞樨擊竹驟而許我矣壬癸之間時時遇
道開于旅次黃面緇衣不以津梁疲而欲臥視其導世猶之
乎調御我也至于宣妙偈于聲詩見因緣于繪畫筆墨所至
義蘊甚深似右丞有妻肉之累東坡在遊戲之間矣一日得
其涅槃法會錄余愛玩讚歎不置客從傍曰今日灑淚新亭
此非所及余曰凡今日之禍胡寇盜賊血夷刀兵相殺使然
矣然殺從嗔起嗔自貪生貪由愛欲兼以淫邪是則勝殘止
殺之道斷可知也夫善性不絕殺以業成世無古德以婆心
辯舌一一諷勸化誨之耳使有如道開者十數輩講席以提
唱之詩歌以感動之又遇繪畫以悟觸之淫邪愛欲貪嗔滅
而謂_不不止有是理哉涅槃所說寧復外此吾表道開以救

殺也推所由來有其本其敢謾諸

曹娥詩序

吾邑烈女代不乏人入本朝黃夫人翁氏與其二女及唐氏
貴梅康氏清姑最著者也諸婦女以節稱矣而皆有其孝二
女沈水屍出與母手相握拳不可開唐以匿姑穢行至死不
言康以父得走脫乃毅然就死蓋守身之烈原本於篤孝抑
又難焉爾清姑後又百餘年而有曹靜娥之事靜娥以未字
之女既脫其父即罵賊隕命不辱其身正與康氏同從容慷
慨兩有之者歷稽史牒亦不多見而娥復特聞娥亦人傑也
哉往余作清姑曲云我歌此曲何爲乎多少丈夫不如姑感
歎闢遠今于娥亦云娥家貧里人能道其事而當路或格不
聞賴吾里友徐萬春率諸生昌言之始大也吾觀末世微論
躬忠孝節義之行者少即言其事者亦囁嚅不出口豈以揚

彼之優形己之劣也乎可慨矣余懼娥事之湮也既爲作傳
又集諸哀輓詩歌序而傳之嗟乎千載兩曹娥相對望矣獨
吾邑乎哉

徐羽先近詩序

池山川深秀在昔詩人頗多寓止而兒童婦女村農漁父咸
能口實者無過羅昭諫至舉怪徵異識緯小數俱附益之推
爲神仙者流而或譎隱爲衣輒稱羅某先生云然吁異矣昭
諫生晚唐詩格頗下蕭然一不第舉子崎嶇亂離間至使寓
止之地後人傳其話言吟詠咨嗟相與神之不置何以至此
哉夫隱不得志于唐者也當朱梁改物翔振策勛隱獨拒諫
議之召又走吳越乞師效申胥之于秦庭鏐雖不能用其言
以是敬而禮之蓋隱大節如此然則江東生以詩傳江東生
非獨以詩傳也梅根之渚剡咸籍而至今傳誦獨俎豆昭

諫不衰者抑亦有其故矣若夫光啟景福而後唐風不振雅道寢微運會使然賢者不免而隱猶爲傑出詩又焉可以訾隱也桐城徐生自甲戌乙亥閒避賊渡江來止吾池十餘年矣卒然視之若池人然幾不知其爲寓客其始詩筆蕩佚若不經思而近益工鍊自好刻意爲之似其楷法如投余數詩殆有義山飛卿之意不止昭諫焉者乃其遭時不造食貧如初四十無家孑然僧舍嗟乎昭諫當日父子兄弟聲稱奕奕郡守竇璠且爲別墅以居今徐生方之渺焉莫及顧生之不苟亦即可想見生何得不與江東生論大節邪夫干戈之際流寓隱逸代不乏人吾池今日以擬餘姚則風騷未墜生也勉之若爾時張喬杜荀鶴皆土著詩人抗志巖壑將誰屬乎哉知生四顧而求之矣生名翥字羽先過江時余已序其詩者

秋浦草序

卷二十六

十一

李太白池州一寓公爾號九華以華千載蓮生歌秋浦之秋
一時愁絕賢者所至有益人國如此至顧雲張喬輩皆池產
也聲名章句頗不寂寥而池之景物實未有特經品題遂傳
不朽者豈所謂見慣渾閒事乎抑力不足以張之也友人何
寤明生九華之趾而服竒好異生平游屐多金陵淮南閒
其孝似王休徵俠如黃衫客人人誦述其事至清辭麗句流
播江左凡名流卷帙無不引何郎姓字者是其胸中不有一
九華然天下緣是知九華有人矣今年以下榻衙齋遂有秋
浦草詩不皆爲秋浦作顧性情之言扶以彬彘閔悼之什重
見淒清蓋往往嗁猿之遺響也九華去秋浦百里而近自李
唐迄今秋浦在郡治西九華隸屬邑寤明視之維桑與梓爾
僕生秋浦鹿鹿無聞不能一張此水至待九華何郎以著嗟

乎少時意用壯往視顧雲張喬諸人曰姑舍是今欲彷彿一似陰鏗之句竟不可得也讀秋浦草一爲寤明動色一重自太息矣

有無唱和詩引

以所觀今世無不無也無不有也不可究言言之醜也子鑾之所大無大有者無其所無而有其所有是一身之有無云爾是以子鑾作于郡居而余和于峽裏有無有不能盡同者山賓身居峽裏而家在高田其爲言也或無其所無而或遂無其所有凡以爲有無之實也已爾夫古詩聖賢發憤之所爲作也是吾三人者無無而有有之指也蒙莊氏曰有未始有無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者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果孰有孰無也此泐洋虛罔之論非吾興觀羣怨之教矣雖然無不無者無之大而詩未始無之無不有者有之大而詩未始

有之大小之分既倒又安知有無之數不齊也邪因山賓錄
唱和詩而題其後余爲廣此于篇端

游暑序

易林曰召伯游暑用修椽爲甘棠之釋此古聖賢優游泮魚
之義亦方伯大臣觀風行國之爲非後世詞人所云登覽眺
矚者矣然因緣假借吾之游亦源此大之子長之會稽禹穴
小之子厚之鉅鉏西邱猶是爾夫游非宜暑也有無可如何
于暑者則逃而之游蔭高木拊流泉入精藍躡石广成吾游
事而無苦于暑是游暑所緣起也游竟暑差而詩記作又爲
序之如此丁亥七夕後五日

澄懷閣近詩序

昔士衡擬鄴中諸詩謂陳孔璋書記士故言喪亂爲多余謂
爾時實在喪亂即王徐應劉皆當言之獨孔璋哉顧覽蕭氏

文選鄴中詩多入錄而孔璋書箋兩檄外無聞焉當由其文
言不韻詩筆多蕪非言喪亂之過言喪亂之詩不得稱詩焉
之過也則詩難言哉吾友伯璣以盱江華胄柱下門子作旅
人羈客栖遲江滸夫非其時為之與乃讀其近詩清而綺和
而壯感歎而不促狹有優柔敦厚之風無噍殺散流之失乍
一諷之未見喪亂之致使貌瘁而神傷也嗟乎伯璣其遭時
可考而立言如是乃知昔者孔璋以詩累喪亂非以喪亂累
其詩也詩如伯璣乃有德之言固詩教也伯璣撰著滿家澄
懷閣詩甚侈而痛自芟除有兢兢懼多之意然凡多不足累
之況喪亂哉稱丙丁者如許渾丁卯劉因丁亥或以地以時
亦附見其志意云

師山問字詩序

師山劉子寓也問字詩李生男蛾自濬源過劉作也李與劉

交四世矣變難以來不執手對顏面四載矣雖芳訊時通而促膝無地今者擁鑪合尊長語三晝夜爲希有事詩是以作也其曰問字季生自抑損之辭也生工文辭治古學愛博好奇精通六書之故點畫波撇皆放韻籀斯邈以下以爲秦不師古多不中法其說與其世父文中同每赫蹠見及亦輒有數字箝口畫肚推求考索而後通余有油素輒喜從生書昔賢詩文摩挲案上謂斑剝有古色足愛玩是生可稱讀書識字而余固從之問者今生曰問字是爲自抑損之辭也余雖云然而生以爲字學中絕古說寢微非余莫可語余執筆不能爲而頗通其義時亦弋獲以相發明生是以不嫌自損而曰問字詩也其詩工爲鮑庾長言當泣短語吞聲余不具論而第以字說嗟乎此劉之所以伏處深谷爲師山旅人而李之所以衝寒策蹇來問師山之指也夫

隱菴詩稿序

城幼而受書先生長者或舉近古名臣相告訓如韓魏公范文正公司馬溫公輩皆誦述其盛德大業指數不盡即閒稱通鑑潛虛與諸奏議固未嘗一語及詩詞也已稍長博涉羣籍得安陽集與兩文正全集反復覽之則見深理訐謨豈徒見于大篇長牘所謂仁義道德如飢食渴飲兵農禮樂如婢織奴耕已哉即五七言韻語都自成家高者韓吏部次亦白太傅懿雅雋勝未嘗不可爲詩人也惟是諸公德業盛大天下後世見其人不暇及其詩所謂人掩其詩詩固自當傳也蘭水太宰鄭公自起家循吏洊歷上卿其生平清修偉節如所云填空頭之救救一路之哭殆不一事而又以屢櫻章蔡之構幾題元祐之碑此正與韓范司馬先後一揆蓋其儀刑在君子其愛利在斯民而立朝梗概亦略見于前後奏議中

天下以爲古大臣之足以傳者如此已矣城近得徧讀巢雲
隱菴諸詩則見長言短韻淡墨疏行皆成勝義正不必遠倚
曹劉之牆近入李何之室而孤行一意吐語即真所稱吟性
情而備風謠固誠詩之教也公視雕文小技宜不介意而詩
又足傳如此此與韓范司馬復何以異然後知大臣名詰之
不可以一端盡如此哉

半山樓雙字唱和詩序

世擬沈韻三江七陽可無分也故洪武正韻更爲一東二支
而并江于十七陽是矣然余考江韻自有一意蓋其字皆具
東聲固陽之屬所無有也如江字從水工聲釋名江公也小
水流入其中公共也周禮注六書諧聲江河是也既明以諧
聲爲江矣故晉謠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又阿童復阿童
銜刀浮渡江又楚辭以逍遙而來東叶上洞庭而下江此皆

江之在東韻可見者又如雙字從右手持二佳爲偶則指事
會意兼有公貢之說左傳駟氏雙注息拱切云以雙得聲故
漢人音叶雙皆疏工切如兩高不可重兩大不可容兩勢不
可同兩貴不可雙又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
鍾又江夏黃童天下無雙諸如此類甚多亦正入東韻矣如
邦亦從邑丰聲謂封建諸侯爲邦也故周易必亂邦也與以
正功也爲協是矣如厖亦從厂尢聲故荀子引詩下國駿厖
作駿蒙而左傳厖其之厖亦讀如蒙是矣夫江諧工聲則凡
杠扛缸扛瓠缸缸之屬從之邦諧丰聲則凡榔邲之屬從
之厖諧尢聲則凡咙駝泅瓏之屬從之雙諧雙聲則雙雙之
屬從之其爲東韻舉可知也若涇愴幢幢之類其得之益易
見若囟淙瀧從之類則字直見于東冬又不待言矣凡此皆
江有東聲故別爲一江而陽之字屬所未有者是以未可與

陽一門也暇日偶題子鑾寓樓用雙字因自題舍壁連用之
子鑾悉和而引伸之山賓遂張大演迤之益推而廣又手書
成帙以雙字義釋而序之鑾詫謂元白皮陸未若此也余謂
如此作戲不啻博奕之賢已因以平昔所見江韻意更言之
爲沈郎解嘲其實今所行韻蓋非約本此又有說在姑未暇
及耳

韓聖秋近詩序

先是余日與四方諸子游也在關中之友最先知名者韓子
聖秋而最先握手者劉子客生乃客生數稱聖秋云恨子兩
人相見晚也已而叔則李子至語亦云然其實余從行卷中
熟聖秋制義從載籍中見明文西從友人所習其學古堂諸
詩歌文辭久矣制義不復語其詩歌文辭約略言之殆遠之
西京之餘烈也嘗即點畫音韻中推觀之蓋眉目如刻畫見

心脾可探而知哉。昨歲陳伯璣數貽書稱得定交。聖秋爲客中一快示。以所鐫識舟社詩中有今日良宴會篇。蓋余擬以寄陳而聖秋遙和之者。即無論其氣體情辭全乎十九首斯之雅懷高致。亦所云千里兮共明月矣。同聲則應有感。斯通安知聖秋旅舍梁月窺人。不有鄙人顏色與之俱在。耶。余既益讀聖秋近詩。見其隱秀苞畜。具有風人之指。然而悱惻沈鬱。又何多騷才與。余乃稍序論之。以語陳子。曰。關中近詰。蓋可考矣。聖秋以二十年名宿。夷猶曾伍其馬伯循之困頓。公車而名播外裔。安南高麗。輒問姓字者乎。其詩文莖古卑今。伉直自遂。斯李獻吉之書不讀。唐以後詩。惟學杜甫一人者乎。近之浮湛江淮。淋漓文酒賦遠游。而歌奇服。或又康德涵王漢陂之寓言絃索。託寄聲歌也。若是者。皆從聖秋近詩得之。即不盡然。約略是矣。倘伯璣謂余知言。則余與聖秋何啻

合衣而出併口而談客生叔則無庸惜余序韓子晚也

秋浦寓吟序

吾邑在蕭梁始有貴池之號及隋初乃置秋浦縣皆從水得名爾顧嘗歎焉昭明食魚而美僅比丙穴之呼楊隋以浦爲邑已概錫履之境今反以貴池舉全邑而指秋浦故治名其一流是名實有乖舛也又貴池始著風物在天監之間秋浦署邑割分乃開皇以後今反以秋浦之稱爲前古而卑貴池之名爲近今是時代之倒置也若是者何與山河不改郡縣屢更池與浦如故也或貴之或秋之一水猶郵亭稱名如過客矣于大地之中寓四海于四海之中寓江南于江南之中寓池浦又于池浦中寓漢魏六朝三唐五季南北宋未已也而人又寓其中焉或宦而寓或游而寓或土著而寓而寓公之能以修名自立者李白齊映杜牧胡楚賓黃觀輩其最著

焉爾諸寓者著而貴池秋浦亦隨以著是一水又借人以長存也物之相寓吾烏從定之祁門友人陳秉文氏薄游歙邑乃有秋浦寓吟夫秉文當貴池稱縣之日栖遲今治所城郭人民俱非古秋浦舊而引以目其寓因以繫其寓時游息愴歎之詩而其所爲詩又淵渾超忽綺綴離奇或六朝或三唐不名一家而可意其中之有物吾思之古人假物取類每況以形故有寓龍寓馬而甚之爲寓言夫言者心之聲且以爲寓況其他哉秉文之來秋浦衷有所鬱陶而詞有其寄託然怨悵不怒聲永律和殆全乎寓之說矣南州陳伯璣時寓姑孰與秉文投好而敦詩詩追古作者豈今之詩人例在寓與余生秋浦所謂土著而寓者意所於邑亦時寄之乎詩夫蒙莊氏且以道德爲蘧廬至不可再宿此其言豈有當哉吾與伯璣秉文則皆藉是說以解嘲是故嘗以詩爲寓姑孰秋浦

可勿論

歐湖近詩序

遠公既奉其尊甫西佩公旅居于湖日與伯璣探韻和歌有積帙矣復深入歐湖成詩若干首郵示余余誦焉樂而序之曰余于遠公知詩意矣昔者相如論賦以經緯宮商爲末事而推原賦心夫詩意亦猶是也先是遠公浮家東下作扁舟圖倚卷據舷御風凝望吾相其須眉衣裾閒思太白之錦袍漾采石少陵之百丈沂江夔不是過也孤帆一片謳歌激答之句殆隱見焉已得遠公貽和二章與其歲暮感懷八首清真靈厚舉體風人皆胸有全詩可哦可罷不必有題而後詩臨詩而求料此所謂詩意矣今諷其晨起午睡夜坐放船納涼畏人山寺諸章亦猶是也斯豈非意思蕭散不與外事相關忽然而睡渙然而興者哉向以獨推伯璣今遠公僥得之

矣吾聞燕有赤鱗山舊云楚干將鑄劍處故曰楚之陽劍歐冶所營耶谿之鋌赤山之精是也此其事有無不可知第古人淬劍嘗遠求江水知精微相浸內外助發夫白波浩盪激射春容又詩意之大者也詩曰身健愛長日心閒對晚花坐來人事少乘醉即爲家知遠公意思所由來矣

錄聞聲唱和詩序

禮樂詩書同用而異體禮主容樂有容又有聲也書主義詩有義又有聲也故書禮之教莊其入人可見而詩樂特優柔漸漬感物于不自知則其聲爲之也而詩與樂之聲又相傳合以行三百篇皆詩也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用之房中焉用之郊廟焉則皆樂被管絃以成聲諧律呂而入耳響抑揚以移情韻唱歎而化物皆其聲爲之也三代以降樂頗失傳而詩教不廢顧自漢魏樂府逮乎唐人絕句咸可入絲竹

比陶匏伶官伎部肄習能工詩聲不絕則樂府亦常存焉爾
豈惟詩聲昔人謂江山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悲號皆
韶樂九成之全是凡眾竅之聲無非樂聲故夫聽樂而識盛
衰聽眾聲而卜治亂一也濮水之清商與天津之杜鵑皆以
聲鳴皆以聞入物以之接我而我以之觀時精微相激豈有
差殊哉吳山賓與吾子鑿各有聞聲詩數十章皆一時悽惻
之思觸物引類余既別序其意如數和之又屬山賓通錄成
帙蓋以其精六書善籀篆也山賓固自歉于書之不工夫聲
音文字又相傳爲用者也字成音音成聲聲成文則詩生而
樂寓閒有有聲無字有字無聲者而字與聲之相生相傳固
昭然易見人知齒牙喉舌之傳響抑知點畫波撇之善鳴也
哉因錄唱和詩成復極論以序之

何來集序

戊寅秋八月余捧檄北轅塞明詔冀少自建白迂道山東初
欲訪濟南名士遲回孔氏廟庭而
倉卒入都伏觀
至尊社稷之憂折衝之算遠過巖廊諸當事者萬萬狂生欲
言則無益祇取譏訕明年己卯春仲
余就試吏部
奉俞旨得刺一州例即拜官往余自惟書生冒昧齒又未衰
也尚堪僕僕牛馬走四月乞假猶應制舉南都畢試還家考
古論文或邑邑不樂復去白門度歲明年庚辰作客揚州游
西越而黨禍忽興讒人交亂余聞憤發再上京師尋以文網
漸寬聖明離照默默而返明年辛巳饑饉頻仍或相戒曰子
不拜官可也當今之務莫有大于論兵籌餉二者諸公言殊
未盡子曷亦更賣田宅爲車馬費上書闕下痛哭流涕陳之
乎余應之曰今聖明在上眾正盈朝野無遺賢今日之謂也
城雉魯無似長爲博士家詠歌太平足矣遂又汗漫駕湖茗

溪閒比歸取四載舟車客舍詩小加芟輯名曰何來蓋謂適
從何來之謂吾屬所不免也云爾又九年爲己丑余匿跡峽
川乃爲之序屬穉子添丁贖丁藏諸膝復指而語之曰此皆
而未生以前八九年而父所謂北征詩也而入小學學書法
時當爲而父錄而誦之

南陔詩序

友人王元倬者家本烏衣文成黃絹卅年名下遲邇來夫子
之稱兩佛堂前萊老尚嬰兒之色善歸父母允當漢孝廉之
科志在綺黃長辭秦大夫之爵公車之輪生角鬻焉作炊板
輿之御無方斛以爲壽婉容和意在甘毳之外微通夏清冬
溫即勤勞之中妙契邾下之樂至矣且舞蹈以不知門外之
事杳然固魏晉之無論杖名扶老几號養和已事事道存于
目擊樂和所生禮本自始遂陶陶志永以言長詩蓋所之歌

以見志七言八句諸家所難一先十章于斯爲盛舍宮咀徵
舊熟卜子夏之正葩攀雅提風今陋東廣微之補綴組織至
德要道曾參戛金石之聲圖寫地義天經陶潛託酒菊爲語
快循南陔之適笑謝北山之移余諷焉而樂海濤遂移我情
撼之于鳴蟲響亦爲君發滿筐雲子玉粒導用粃糠盈耳郢
國春聲賡以瓦缶欲使聽浩浩之歌者知天壤非無人倘亦
生油油之感乎將庭闈之有子云爾

嶧桐文集卷第二

劉集二

嶧桐文集卷第三

二妙集三十

貴池劉城伯宗著

序

癸酉程墨選序

往者歲在庚午次尾崑銅有程墨之選余爲序之淋漓盡致
語不得休蓋爾時南國旣首維斗而天如駿公臥子燕又孟
宏源常輩數十人舉同黨之士登賢書過半得人之盛前此
未有也即吾輩不見錄者亦數十人咸以額登有限年在未
逢樂天知命無怨尤不平之意介於幾微故余於選本導揚
休美甚盛事也今年癸酉吾黨得雋者數子然特止數子亦
云僅矣楚越齊魯閩粵尤希微焉嗟乎識者憂之豈獨一身
榮悴之感哉以故次尾科牘要予弁言予不能應余行卷名
篇選亦不得自序嗟乎難言哉雖然鋪張揚厲貢誣諛之辭

皆吾輩所不能也。分別纖微清疏雅鄭，仰鑽聖賢之語，意按以高皇帝之尺度，其合焉者是之，表章之以助爲說于天下。苟其離焉，雖有司所矜重，舉世所奔歸，吾辨之非之，正告之。世使承學之士，心手有所戒，若是者，則吾黨皆能爲之，皆有所不得已于其閒。如戴子敬夫、魯子孺，發過余白門，邸中意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余心儀曰：此當有異已而敬夫偕來。吾見其至，性惻怛，一似重有憂者，雖患難之言不出諸口，而意常浮動于鬚髮。余復心識之，乃二子者，合志同方，又能倡致。歷陽咸爲立誠修己之學矣。于是攬文事之猖披，慨科舉之失實，蹙然思救篇曰：登音筆斷，侃然嗟乎。二子之說，曷可少乎哉？夫士不得志，則明道于天下，吾之夙願也。今刺謬于堯舜禹湯以來之意，乖忤四子之書，叛裂二祖十一宗之法，淫哇啾嘈，正聲散亂，則道之不明孰大是矣。吾于墨牘常畏

避嫌怨既不能如敬夫決起而爲矣有能爲之如敬夫孺發者余復嘖嘖喉閒不以一語張之豈夙願也哉夫導揚休美整齊喪亂皆吾黨士也有爲之者宜有言之者余又奚辭焉

楊維斗稿序

余交維斗幾年矣維斗今日而舉舉以第一人天下之士徒相慕悅者望洋而歎莫得其所由來余敢不悉維斗之所以正告同志使敬聽焉以知所稟式與蓋維斗之制義非文也其躬行之實見之言焉而已然未可驟而幾也當天啟酉戌中讀維斗諸作豪傑之氣盡見楮墨閒則吾聞維斗時方慷慨調儻指畫天下事痛如切膚蓋堅毅有爲之志立矣甲乙以後益深宿于聖賢之旨沈湛六藝之文其于仁義道德明倫端矩之說三致意焉猶飢渴之于飲食誠然者爾是故忠貞萃而歎發于聲悖逆張而義形于色推賢樂善則神聽其

和平含垢匿瑕則交全其終末此皆維斗之所爲在人耳目前者故尺幅之上有形見焉不可誣也乃者杜機劇采藹粹冲夷散爲制義皆大呂之響而光發于堅惟質有之已矣凡此者內外具見所謂躬行之實見之言而未可驟幾者此也使維斗數年前率然一第去豈不亦稱雄制舉冠進賢有聲而顧至今日乃售豈偶然與夫功令三年一取士維斗即第一人前乎此者有矣後乎此者又有矣苟非維斗雖喑之鳴引聲中律恐未足以儀世瑞國而厭服當世學士之心使之延頸舉踵嚮風而從如此夫學者徒相慕悅以爲第一人之文如是而不能推其所由來可乎哉

李源常制藝序

余邑中望族蓋有濬源李氏云李之顯自方伯戶部兩公始嗣是舉南宮登鄉書者纍纍代不乏而又多大賢君子之徒

其一二先生懋勉人倫敦崇古道爲當世師者斯即不科名而傳者也而乃今以源常特聞源常方年少生當族大而寵多或教以羣相釋者勿應顧獨奉其嚴君之教蓋嚴君淵懿端靜好沈湛讀書人也源常用是閉門卻埽即族子無或見披誦之勤達旦爲率時聞歌聲出戶外斯其伸紙疾書罷焉矣源常爲文近所愛慕勤切者西江則文正大力大士數輩吾吳則天如維斗駿公諸子每諷詠其文徧友其人以爲快以余之獲從諸君子游也則亦與予妮好甚或稱引諸君子之篇以相難或詳其讀書制行之概以自益凡此皆源常所以自拔於流俗而卓然自命不苟者今乃受知於賢執事矣夫一日之知積素之誠然者之相感也豈苟也哉攬源常之文鬱鬱芊芊氣浮楮墨殆所謂精神大於身要其源流本末可考而知也夫物好得朋而事連所類固宜與維斗天如駿

女三
三
公同升聖世而余亦樂得而道之爲騎驛其間也

國風序

古之君子坐一室之中常志周乎天下殊方隔域山川謠俗之數貞淫沃瘠盛衰遷化之端莫不指數區畫縮萬里于掌上也是故先資之言由之以出異日者補偏救弊應節隨方而功以必成豈偶也哉文章一事于德與功處一焉今日之舉子藝又于文章處一焉然以憲章王制而導揚聖賢之微言因之以爲名卿碩輔之地故吾黨近日切起衰之志未有不盡心于斯者也武林張天生于越中號端愿質素神情蕭散若不與外事相關乃其心營四海嘗欲舉古帝王辨方經野定賦一俗之道次第講求以爲太平可望而即見端于舉子藝其持論之意大約以吾治其精以教天下之粗天下不勝教也合衆多之所爲雜然並陳之亦可以自爲正矣蓋一

方之論不足以救濟天下察千變之容而各爲之所是以所爲而成扁鵲過邯鄲爲婦人醫入雒陽爲老人醫至秦又爲小兒醫夫亦觀變熟而風土之宜詳救濟之道得也抑吾之于此敢苟然哉王風莫盛于二南而何彼穠矣之什疑在平王以後衛邶鄘淫僻傷敗而有婦人之詩六皆止于禮義而不過吾所以求拔萃之才不使以鄉國受累而又不至如崔饒州之服石鍾乳如子厚所譏云云且夫以文繫人以人繫地振古如茲龍門扶風而下有名地不名人者矣此皆漢有也吾別白出之而後世稱之地從主人則皆我明產爾亦以昭國華也積此數端而國風之選成蓋天生之論若此亦以見其勤苦周至矣嗟乎古之君子坐一室之中未有不如是者也天生獨治文事哉

陳大士易鼎序

陳子大士既鼎南宮以假還里取道金陵探篋中得所錄諸
同籍治易家言授之梓而屬曰必我友者伯宗爲序而行之
時不佞城亦以論文故將至先後數日不相及乃緣大士指
而序之曰漢儒治經各有專家其專治一經各以其師說終
身不易故雖疏釋精勤而廣大變通或尠矣然漢儒之功卒
不可誣我明陳大士治經不名一家淹通條貫指及闕渺每
說一經諸經來會天下承學治專家者皆師之大士之功亦
不可誣即以舉子藝言國家功令習一經而已今上甲戌所
賜進士則兩人特異顏壯其之闡牘五經畢對其舉于鄉也
亦然大士則所治諸經篇成數萬著書滿家齊于淵海蓋自
祖宗設科以來爲舉子藝者篇目之富未有盛于此者也然
吾因是感歎人才之不相及豈不太甚矣哉夫功令取士止
一經使人簡于所事得以精治而肆力其中今也不然方游

里塾時四子之書稍取誦說督課欲中程及所占經塾師或非素習強句讀多謬誤則姑漫聽之先聖至文聊得記影略閒至足矣學宮所頒差有訓注故度閣之不必覩也又何問諸儒及繩墨之外乎且夫取士者固無庸此爲也郡邑學使之試無齒及此者所取士已在高等則教爲補作萬分一人從試所爲之羣笑其迂鄉國之推擇南宮所舉逾不恃此但具足成數刺刺長言勿遂已視行閒閒有所命題中字即云敦治已甚主者爲誇辭如吾易則致梁邱施孟之舉輔嗣康節之稱或遂以爲過之矣他經率稱是嗟乎祖宗欲以專經得士之意其效固如此也

大士何自苦爲精于所事而又兼他家謀之大士何自苦爲雖然事會之流相激使然不有軼才絕學如大士者出則我國家經術之盛將遂出漢宋下哉乃大士所裒同籍易文抑又異矣人皆盈尺之書篇多希

有之論即如吾所感歎安得此纍纍者或氣勢所至不同昔時吾言妄未可概信乎或曰大士壯其雖兼治諸經其起家皆以易壯其之舉于鄉所不至格不得見主司者皆從其初以易名也夫二君之于易抑又深遠與若是則大士言之矣易爲五經之原陰陽先于人事伏羲先于堯舜諸聖也且試觀大士之于易其廣大變化何如也大士計偕去來道中撰述遂成帙併出以教世名之燕草附行

遵法集序

以科舉之途行之將三百年名卿杰士輩出其中一日請罷非法也然祖宗所以重經義求人才之意大旨炳如今有司所貢不必其所是拂經叛理鄙倍而無當者往往然而克自敦琢以求副乎祖宗之意者或擯不錄則亦非法也又士或修辭矣金玉其外中格據上第矣問所躬行視先資之言背

反衡決無一相應豈其教欺與則益重失祖宗所以重經義
求人才之意又非法也今以一法繩之進必以科舉也科舉
之文所登進者必粹精爾雅醇乎聖賢之理道昭晰乎帝王
禮樂刑政之全規矩乎比偶之式非此不獲雋也既雋矣向
所言仁義道德安上治民之語刺刺紙上者身果有之即不
能無毫髮差然皆彷彿得其似若是則大善矣然祖宗所以
用科舉重經義意蓋如此而今之奉行者果恪然一王之大
法也精修其事不愆不忘以是致治何更端爲友人孫淳曰
子之說未盡也子所云精修其事者徒言之易卒未必爾夫
選舉是一法也自有天地以來明明揚側陋言揚行舉二帝
三王稱烈矣太祖高皇帝不嘗徵天下賢才爲守令乎不嘗
罷科舉舉賢良乎不嘗富民素行端潔達時務者乎不列舉
聰明正直孝弟力田賢良方正文學術數之士乎不令科舉

薦舉並行乎是一法也成宣列聖皆開行之熙洽久而功名
無庸見執事者樂糊名易書之制可以遠嫌疑而束才俊畏
避保任徒相幸于不可知謂彼此可以無患此亦非法也今
明天子銳意太平修舉辟選故事愚謂賢公卿誠承上指盡
心其間妙簡善任以課成功俾與科目並行既使選舉之法
復則人樂爲善不敢恃空文華說以倖爵位遂悍然爲非而
又以椎樸不以文字起家者反辱恩拔擢使之圖尺寸則忠
義廉節之事或多有所見又使科目之人以爲吾素所號說
道理著文采者我所樹立豈可出彼草野固陋下則科目之
途將大競于光明俊偉謀王斷國之略次亦端謹靖恭不敢
過自決裂爲選舉之人所形較如是而後善矣是皆所謂法
也以此求合乎祖宗用人才致盛治之意斯科舉可不罷而
不復使人有罷科舉之請子所云未盡也其言如此余心曠

之無以難第曰吾與子方治科舉事姑畢此役無多談且皆法也求無負祖宗意則可矣語曰徒法不能以自行又曰有治人無治法是在遵之者哉是在遵之者哉

沈治先詩義序

余幼而受易長而汎覽諸經意有所得輒欲效箋疏傳注之業而才力不逮又爲諸生日亦不給焉顧且旁治他家時作制義蓋不欲沒吾箋傳之本心而又以安吾舉子之分嗟乎事與志違亦云可慨矣宣州沈治先敦于詩者也當其在童外與兄眉生同受易又別受詩蓋思自名其學恥爲雷同意固遠矣其治詩不苟坐于一室中析毛鄭之疑斷齊魯之獄義類名物所辨者微乎若息即無論刺謬顯著者也至其稱詩爲文必曰溫柔敦厚是不悖于詩之教云爾吳中子常麟士最爲攻于詩者其言曰詩有詩位又有文位論策之制戾

于和平詞曲之穢傷其麗則雲閒臥子諸君緣情綺靡則又
仿古作者嗟乎攬治先之篇不亦助爲說于天下哉今諸子
經學甚盛既各治一經又合以諸經治一經而余皆得從之
游以往復其議論齎油素而籍記之歸而與眉生治先坐一
室取折衷焉然則箋疏傳注之業余未即已也哉

左子正制義序

桐城左國柱字子正故大中丞今贈太子少保左先生光斗
長子也當天啟之季逆黨盜弄左先生與其儕十數君子首
被慘禍天下聞而高之先生立朝大節世亦既知且見矣而
桐川里居與敝邑距衣帶水余知之尤悉聞子正嘗讀書山
寺去家二十里而遠一日見冥色矣子正之讀書所念晷膏
不繼意將借款段疾而馳先生命之曰何騎爲勞筋骨習勤
劬女事也澹泊寧靜此其一端何騎爲子正奉教惟謹遂持

襪被徒步昏夜中至發篋習所課業則雞初號矣蓋先生所以教子正者如此余生少賤不及事先生然得從子正游又得盡從子正里中諸名雋游其有高簡樸略蕭然布素不習爲富貴之容如子正者乎余嘗對子正太息曰自子之先中丞死而中朝之禍甚賴今聖人廓清之自子之先中丞死而樅川之亂作有亟砥迴之者誰與是必秉禮守義修潔自將敬其長老高軒不時御下車入里門約飭狎客蒼頭奴無或鮮衣怒馬爭道上者與蓋子正澹泊寧靜本之所生而深以學問其發爲文辭以理馭法以道裁情帖括中諸詭故不經之習夷然勿屑者豈徒自寓以留先中丞風烈也合其伏闕陳情諸疏讀之嗟乎子正于是爲孝子矣余方裒集中丞公同時僂死十數君子制義板以訓行以爲治舉業由科目進者自有如此人學士家所號稱讀書明經術者此是也立身

行己垂功名于來茲豈必在帖括外與而以魏子敬之文附
以子敬亦既死余不阿生者也子正諸制義天下有同識必
不謂余諛所知交者故不辭爲序而傳之

出門偶集序

丁丑之夏坐一室忽忽無歡會陳士業從豫章來過我信宿
與論古今政治得失之故人才興衰消息之所以然徬徨喟
歎蓋夜分不成寐士業曰吾與若浮沈舉子業幾年矣於經
傳遺文即不無小補顧今天下事棘須才甚此何能爲吾將
出而圖吾君夫吾出而圖吾君凡農田水利戎卒城壘阨塞
險夷之區別與夫夙昔同志號稱賢才大之毗輔翼亮小亦
捍守撫綏今散處川谷閒徘徊未起而爲吾所仰須之友也
之數者其在三輔九邊兩川百粵吾待明年若夫舊畿吳越
遠不至三千里者吾嘗過焉問焉交焉語焉矣今再往復之

視昔所見聞有增損乎于吾居恆籌畫所以爲之者當焉否也子曷不偕我游余旣欣然願往于是士業輕帆先下約相待于鍾山後五日余繼至余之游固以士業意然兩人所至輒有逢迎其好我者率以舉子藝故常即次未安而文章積于几上旅人得此至惠貺也方在鍾山時吳楚秦蜀之友有挈余載書盟者分韻賦詩而後羣以其舉子藝授曰子財取其閒必行之世余不能辭而來者益眾已而之吳門吳門亦然之湖上湖上亦然蓋是數地固皆東南一都會也四方之才翔集其境而文字之樂有加無已每留許日輒得數巨籥快讀之暇因裒輯之各繫以所從得之地而名之集維時道中多聞異論使士有爲善之懼故去來頗卒卒意所擬一游止者反未至或至不能待則吾友之文遂闕佚是吾所甚不樂也乃復發篋筒取其精要略載之篇有部分曰鍾山曰吳

門曰湖上是某時某地所有之文不繫其產也曰篋中者非某時某地所授受而其文故在吾枕祕久吾以當宗少文游錄也總題曰出門偶集以余始與士業約所願徜徉吳越閒者意不在此而此集適成蓋偶然云雖偶然乎易曰出門交有功古之君子鄙闕觀之陋于女子而求勝己之友以自輔益如此又曰出門同人又誰咎也蓋渙小羣成大羣無方隅門戶之說以機筭賢人才士而偕之蕩平正直之塗今天下事棘需才甚是二說者亦曷可少哉初士業語余是行也茂先次謙約偕來不果今得子而快吾將夸言之遂由湖上趨桐江富春山得遄返而余以授梓金閭取故道自鍾山泝大江歸云

燕臺集序上

戊寅冬余始游燕市值

畿輔戒嚴書生無事任雖憂

心京京亦莫適與言也惟是夙昔同好以文字遙相唱和者爾時咸得謀面論文之暇旁及邊關形勢戰守機略頗悉所未聞蓋我友生長金臺目熟情事視伏處東南揣摹臆說者不同也猶記最先晤語者吉士吉士以余至告之同人則公狄析木敬哉時過從焉已而介伯至已而惟調來會于漫園已而若侯會于公狄所方余始至即問若侯所在公狄爲言出游近畿阻不得入諸同人皇皇欲以計致之不果而若侯與余始成晤云此數月中余屏居蕭寺或三四日一至書賈所訪未見遺書或閒日一操觚習吾舉子業以故諸同人制義時時來几案閒南還之前一夕諸子觴余于楊園則彭仙兄弟又集矣是日以余離別諸兄弟乃有慷慨悲歌燕市酒人之態余遂車載諸文而南是燕臺集所自起也

燕臺集序下

先是余出門偶集流布京國吉士公狄讀而樂之一日謂余曰子居此吾燕山奇文聚子所矣是亦一集也曷爲我表之余頷其言因念往者出門義例以某地所得之文繫之某地不繫其產也于是南還簡橐中文都爲一集蓋吾南之友先余至都者陳吳昭馮躋仲後余至都者周二爲三子所操皆吳音樂安孫伯生吉甫家有直節名臣而顧以文字遙擲余廣平申孚孟學自庭授而亦教我以高言皆吾一本之學又一快也因裒輯之與諸子文並行公狄以新得意賈人欲別出爲解元稿余笑而從之人不可以無科名如是夫

梁公狄稿序

近代北畿榜首以文章氣節最著者無如神廟丙子之魏崑溟允中熹廟丁卯之金伯玉鉉崑溟同時南元爲顧公涇陽

文名籍甚而公已肩次之後抗疏言事與錫山名理爭高矣伯玉弱冠領解額文號爾雅而直聲亮節震動一世天下聞而慕之若耆舊不知其齒未壯也余入都門風塵游處惟是同志之士尊酒細論亦惟是文章氣節爲敦勉吾于岳季方而外再屈指相勛進者兩解元是也今公狄裒然首舉矣公狄年二十餘容止秀美望若朝霞所謂富貴吾自有也此宜早達與伯玉同即其文章之氣蓬蓬勃勃而又絲理密軌動合古人至頓劉瀏亮壯其跂蔚有如杜甫所美舞劒器者焉今天下多事若如羣挾策者既鹿鹿蔑有樹立復塞嘿相戒無一言徒取高科大官去豈公狄鄉先哲之教而又豈公狄自命之指哉公狄析木詩歌古文並自超軼藏書萬卷日坐其中直與身等夫讀書以明理理足則氣生吾知公狄所以後先繼起者端有在矣

王升如時文序

神廟末年士大夫無憂國之心邪正漸淆是非莫定時滇南
王先生聚奎官給諫獨起而爭之侃侃不阿疏數十上直聲
震一世其與爲唱和者二三君子而已余方童子耳王先生
名如子瞻之以韓范富歐陽問塾師者年來栖止白門朋好
畢集戴子敬夫則尤推首王升如洎獲交焉則固王先生長
君也先生樂鍾山之勝留家此中遂隸籍云升如在諸生方
年少然嗜古力學篤氣誼喜交游素心亮節已嶽嶽有父風
余昨歲去燕市贈行以言有痛哭入承明之句余嘿嘿往返
至今愧此語然升如懷抱可知矣閒時問以楊用修成漢事
則爲述父老言甚悉鼓掌頓足以出之蓋重有感歎于其直
節危言者即升如寄託可知矣古人志潔則辭芳行修則言
立升如每擲管兢兢乎聖賢之理道矩步不敢失也然而沃

其根者枝葉茂焉是故其旨遠其辭文殆踔厲乎作者之林豈韓所云應酬文字哉浙少司空劉先生宗周今之魯靈光巋然獨存者也喜升如能世其家學輒書扇勸勉升如奉爲弘球嘗屬余跋以爲厚幸今又得序升如文讀之夫城不獲侍王先生游乃序其子之文牽連傅合以當執鞭其愉快何如乎

方爾止易稿序

桐城方爾止少負雋才如昔人所稱沈博絕麗者始攻詩治古文辭專家矣不數年盡棄去獨講求名理所讀皆通書啟蒙近思錄之類爲舉子業則益用學宮大全說繩引先儒矩步往詰四方人士覽其纂著若者年長者不知齒未至也世受易以此起家爾止守先儒之學則治易尤力網羅漢宋諸書斷以己意象先繫表幾幾乎旦暮遇之一日手其六十四

卦全文授余序余讀之卒業曰大傳有云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此言三古四聖也即以我明論以易藝論洪永定科成弘修古至隆萬之季而勦說膚陳排比中遂絕象變筮占之學斯豈復有易乎今上稽古右文重經術攷象數旁及占驗小道不廢搜求下遂有窮經析疑如吾黨吾黨中專精厲意如爾止者折衷王何揚推周邵使帖括一途猶得存剛柔時位于萬一此亦易之興中古之說也夫使爾止徒欲以易應科舉為禮部體竊上第去奚用此者懼微言之將絕閔大義之不傳悼顛經者汗漫靡敝而失祖宗明經取士之意也故為之推明于帖括如六爻諸文夫豈曰文而已其初其上其中四爻或難或易或遠或近或異或同之故明白備見不越尺幅而有李鼎祚集三十家之勤勞爾止功茂矣然推其始憂思悲憤而作六十四篇此亦憂患

之說也哉或曰時文小技子張之已甚嗟乎占易非徒避羞也聖人以承羞動之明易非以治文也文成而易道以顯司馬季主一卜者耳尚能與人臣言依于忠與人子言依于孝以有所發明感動而況遵王之制爲致身之先資者其于易道興廢無繫屬乎

官子制義副鐫序

國家以經義取士蓋以聖賢理道之蘊古先帝王禮樂兵刑之實士既以講貫而身有之又見之言辭焉灼然可信矣是以登進之才諸位授以民社疆場之寄一旦有事取諸其懷而用之不更設也近者
中外騷然大自秉鉞專征下逮郡邑之長無能廓清摧陷撫綏窮黎以上報明天子者咸謂經義之效如此玉卮無當茂毫髮用故易以科舉外別開用人之門是矣顧余思之今之以經義進當事任者非獨

其居官非也蓋其經義固已非矣滔滔者流膚勦庸劣甚者
叛道離經無一語當聖賢道理帝王禮樂兵刑之實而執事
者不察盲昧因仍轉相推進遂釋褐當事任耳其先資之言
既已如此而望以戡定著勳得乎哉黃州官子凝之屈首經
生當盜賊入境居圍城中毅然登陴任守禦出奇制勝談笑
解圍卒保全城邑活生靈無數有才如此張詠虞允文之亞
也父母之邦見一斑矣今茲急才要在救時崇濟以需一旦
之用此何必以科目進以經義顯乃凝之經義則又深于理
審克于法博綜于古今情事時勢機略靡弗條貫如松下吟
如罽石山房稿如廬山藝如棄草如潛居草皆在人誦說閒
者也其中有確然復古者張子爾公定若干篇鐫入貴希函
集復彙其餘合西塞山近稿爲副鐫行于世記曰爲天子削
瓜者副之注曰副析也以有用之文而期以薦之天子則副

之可也夫大才不期名身期名世大言不期可說期可行君子講貫道理而身有之又見之言辭雖制義固灼灼其可信哉余庚辰人日過凝之白門時病新起羸不勝衣坐不能多語獨指謝公墩周處臺三歎息焉嗟乎讀凝之經義其知此意哉

方密之易義序

余治易好爲象數占變之說又好講圖義顧學士專經家無及此者日與子鑾布卦陳畫私相擬議而已同學中吳門則許孟宏孝酌父子講此每有勝義皖桐則方密之特言之皆治京焦陳邵諸家觀象玩占之學非舉子輩應有司尺度之言也然獨密之遂以易登上第矣密之才高學博凡天官地志陰陽五行筮算諸術藝無不精此非以爲易而皆于易有涉者是以于易號折角即以治有司尺度亦所謂擬議以成

變化者也又焉得不當執事意哉史稱匡衡以不中第故經
益明習衡真鈍夫與余同若密之豈須爾乎密之易文甚多
此其近作蓋亦歷險阻處憂患朝乾夕惕有危平易傾之思
焉鑑在曰密之近著離經小辨是十三經注疏也于易見端
于易義見一斑云

擬彭澤父老送邑令陶公致仕序

我國家既殄巨盜景命維新則潯陽陶公來宰敝邑清靜寧
一惠我無私吾儕小人方德之甚乃抗志抽簪賦歸去之辭
輿人傳頌繫駒吾策也計明公蒞事才八十日耳敝邑褊小
簿書省甚送往迎來經時無有有亦無過苦者明公聊酬酢
之何遽揮印紱爲古者七十縣車今強仕之年駕言終老不
太早計與蓋聞明公稟姿清勝棄遠猥塵含雅吐風引觴紉
菊殆有以自樂者昔被推舉爲州祭酒體高而事逸亦少日

引去不屑屑焉其不肯以下邑淹明矣明公之來不挾一力
今茲之去葛巾翛然即所種公田稅既未熟秫亦不收三徑
之資垂橐無辦視士大夫以官爲家而厚取乎民者孰可恥
也抑聞明公雅志君夫人有同於陵偕抱瓮之朋吳門解低
頭之諷撫茲羣兒酌彼新漉明公之足已無求則已審昨雖
未非今豈不大是也哉必以引年未合須二疏之賜金乃以
霑濡妻子燕衍田園亦未矣吾儕小人不釋然者明公曾
大父勤勞聖代殲厥大憝至竹頭木屑咸所揀料明公獨離
事自全有懷高尚即至德可師清識難踈胡愬然當世也今
王室再造弼亮得人而中原未一微風可搖世啟功名之會
人多景附之思儻明公不鄙敝邑需次泮登將秉政立勳光
于乃祖顧脫焉如遺塵比倦還之鳥何哉若是則君子所爲
衆人不識吾儕所見牖中日耳而明公深遠矣明公家里在

近巾車難回敢以言贈布茲奉

世傳鄭端簡公曉登進士將廷試董學士玘攜制策題及擬彭澤父老送淵明致仕序令爲之云出首揆楊石齋意端簡以初入仕路不宜呈身宰相辭不爲余以鄭恥埽相門爲佳事送淵明致仕亦佳題遂代擬一篇按潛本傳年四十謂所親曰聊欲絃歌以開三徑因爲彭澤令至其卒時六十三在宋元嘉四年朱子已特書之綱目逆數而上四十時正晉安帝義熙元年也時以桓玄伏誅安帝返正故改元義熙潛義不仕宋必痛憤僞楚小草一出亦快玄誅而然然桓滅則劉勢逾成寄奴之醜從此日熾前人有辨題甲子者云潛詩自庚子歲即書甲子歷至丙辰凡十七年至恭帝二年庚申宋乃受禪是在劉氏未篡二十年前已爾何得云入宋後不稱永初元嘉也此說固是余謂

知幾其神視于未見況事勢已成灼然可料者曹操破袁紹漢獻自在也謂獻尚能漢可乎司馬懿滅曹爽魏芳固自若也謂芳尚能魏可乎劉裕誅桓玄晉安固自若也謂安尚能晉可乎且晉之亡形已決于隆安之愚暗與道子國寶之貪橫致王恭桓玄一再舉兵向闕玄亦亡晉裕亦亡晉不待義熙也梅福逃王氏已有形聲淵明至庚子吾有嘻其晚矣之慨何云早計哉至彭澤父老語要似知淵明又似不知淵明要似知興廢又似不知興廢晉宋閒文格亦欲近似之存宗氏自記

吳母舒太君六十序

自次尾以文章名一世而秋浦之吳爲天下往自次尾以身殉義而同邑里者避高田爲不祥夫其往也爲嚮其利其避也爲忱其害則豈惟天下與同邑里者雖族姓亦有之而次

尾有親將盡而祧之弟曰筵而字山賓者獨與一二子嚴霜
不渝其色風雨不改其音莊事邱嫂俯掖遺孤視不佞城子
鑿閒行郭解之門搏顙魏澤之側俾巢有完卵得就句讀者
實同心焉夫山賓之受教次尾也深辱與城與鑿游也久讀
書好古日治三代以上言點畫波撇皆將凌斯邈而追蒼籀
意以爲吾摹古之貌則思循古之立是故執誼不苟而亮節
有終宜山賓所優爲勿難也乃鑿進而語余曰是蓋有母教
焉鑿乙酉夏攜婦子入高田從吾師所徙山賓舍既遷寢室
以居我矣堂階房闥靡弗整潔也旦夕薪水井曰靡弗備具
也夫鑿旅人也多所假貫夫山賓寡人也何以克資給之勿
有缺也勿有倦也則雜佩之既盡而判薦繼之從容條理咸
賢母之是爲矣然高田一二子之所語益詳曰山賓尊甫知
難翁攻苦力學不問生事則績紉佐讀惟母之勤知難翁數

奇不早達嘗爲里中授經束脯無多而滄瀟有旨貧而能樂亦惟母之勞迨翁齋志沒家徒壁立耳而兩孤煢然不能以旦夕亦猶今日次尾先生之遺二子也今山賓學日以植業日以勤又以年少經明爲教授師能以古義自抗誰一非母賜哉山賓曰吾族子之稱筵也謬其述吾母則不誣矣鑿以是悉舒太君賢不獨于作客高田知之也今丙戌仲冬爲太君六十辰則請以侑觴之辭稍著懿行俾有聞于後世幸甚不佞勿敢辭遂爲序次如此已又歎曰使次尾而在首舉伯雅不有瑰奇偉論與而不佞卑之乃爾雖然山賓詩學少陵畫師摩詰當自爲南山之圖率新婦手菽水作嬰兒戲跪進之樂何如者雖三公豈易此哉

劉母桂太君九十序

自今日而泝之六十年前何世也文恬武嬉兵革不試雖非

上理亦云小康今耆老之生其時者多矣類能言之又泝之七十八十年前何世也民殷物阜道不拾遺化成中古俗號大同今臺蓋之生其時者不多然有矣亦能言之又進泝之九十年前何如哉周成康之世未遠漢文景之象猶新氣厚時龐風淳道固然而世雖可論人則罕徵吾欲問今古之懸殊訪禮樂之代謝其誰與是正哉而吾宗引之母桂太君實今年十一月稱九十九上壽云方太君之歷七十八以及今也侑觴之言稱述懿行亦既備矣語婦德則事舅姑以孝處娣姊以和相仰惠公以莊順者云云語母儀則育如心如己子督引之若嚴父畜臧獲以慈幼者云云是皆散辭也論其偉識則于猶子中若早識奉嘗公爲名臣而恩遇獨至迨奉嘗以廷爭重譴而命引之事餽橐盡恭敬不衰引之始以貢舉計偕垂得顯秩矣而端歸以奉太君晨夕又以別駕授選

部可以之官矣而弃之不顧是雖引之篤孝乎實太君時稱古誼曰知女以善養不知以祿養則有以教引之使然也吾進而奉觴退而重有感矣夫太君九十泝其設帨之日固所稱成康之世未遠文景之象猶新在朝在野往往而是雖不能盡人皆然而大家德里得天之厚者時則鍾之或為名臣或為淑媛俾其純嘏備至如太君者來嬪仰惠公以引之為子以奉嘗若失輩為羣從芝蘭繞舍簪笏盈牀既非易事矣而又篤其生為岡陵松柏之久久坐閱滄桑身當文獻此豈近今淺薄之氣所得有者使引之非砥行立名遺榮抗志如今日即佩玉珥貂焜耀康爵豈有當太君指夫試泝之九十年前何如而易稱此觴乎哉

陳母姚太孺人六十序

城不肖辱與陳子伯璣游義均兄弟則姚太孺人吾母行也

太孺人壽六十城宜手滄瀟跪進介福之辭適伯璣以避地奉養子舍在客所城亦移家敝邑之深林不即相聞既後期矣乃克躡言以祝先是南昌陳士業修古而慎許可常爲太孺人五十序瑰璋驚奇城愛而信之已與伯璣交甚深又十年所閱歷殊異而母德益章然後乃知今所以頌太孺人者非常辭例也城惟無文第舉大端言之夫甲子以六十爲一週此六十年中身之苦樂世之治亂前後推移必不能一致惟明理信道者安其所應得而恬于所至當則神全而守固顧須眉男子多惑易焉以冀笄禕之流其有幾太孺人之相先侍御公也當逆璫跋起黨籍勢成侍御公疏斥阿保閹人之奸所推舉皆海內名碩如吉水鄒公南昌劉公關中馮公輩正魏豎所側目豈不知言出而罰至哉時太孺人預聞擊奸之志不以兒女語相勸沮至侍御公果中擠排勢岌岌而

升沈不動樂若固有斯以爲人所難爲一矣當侍御之弃伯璣伯璣稱藐諸孤也伯璣五齡誠藐孤矣他姬侍惟貲財是問太孺人獨取圖書守之日抱伯璣而授之經簡手澤之書指示之教以無忘乃父志夫一未亡人當存沒之交攜持弱息徙盱江而去俾就外家其時事可見太孺人不敖不譁茶苦如飴若無一事者而伯璣遂以成立如今茲斯以爲人所難爲二矣尤有所難者伯璣天下才也書讀等身詩成續古而又內蘊機略外總羣材頎然經濟吾曹推首焉苟非時移變起翔天衢而施大用矣今雖色養無虧甘脆有腆願浮家江畔類旅人明夷之行無乃非夙志所許而太孺人又安焉無幾微閒伯璣不以伏處爲卑太孺人不行遯爲左語皆正訓依之恬然是又豈易言者哉顧嘗推論之富貴而可求不易于客魏之徑竇也而太孺人有閱歷矣患難不可處不

難于始未亡之艱危而太孺人有拮据矣六十年中興衰得失亦幾經焉以其小者類其大者則今日所尤難亦人自難之太孺人率其素履往爾昔日抱伯璣而訓大義指固如是是足已無待而矜飭勿庸又奚難之與有他若勤恭慈儉所以贊侍御公易太君與夫物身速下諸為細美無煩悉數矣夫人明理則守定定則神不亂營神不亂營則氣足光葆而可以立命可以延年仁者靜壽理固如是士大夫多不靜則其效難見無疆之引意將于太孺人徵之哉蓋回思士業稱壽之時年運而往又以加十使非經涉世變至今日誠不能推論至此又使非後期而言而雜然並進于設悅之晨則頌象服魚軒諸顯榮者滿耳幾何不以理明守定之言與冠遠游駕五龍擘麟脯之說同笑迂誣也敢即以此博太孺人一微粲乎

醫者甯君七十序

甯故啓城望族科名文學趾相錯也而端所君獨業醫其爲醫即又投七立效所至男女旄倪德之甚邑長吏奇其術欲榜旌焉而君特謝卻之浮沈隱約生活人而無德色殆全乎隱者與余雖未面君而君之子峒從余游故悉之憶余與峒極論經義嘗遠引旁摭因及扁鵲倉公事余曰之二人術則精矣要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夫越人蓋好名而急利者意差愈焉而亦不能無市道則難乎免陰陽人道之患矣夫隨俗爲變醫無恆稱君子羞其趨時之亟身造宮門以自衒見疑于中庶子而固求售益甚自輕矣一妖夢之故受田四萬畝賞抑何汰利抑何贏與以此推之他所致貨可勝數與夫淳于氏名著矣醫門多疾何擇于人而舉所治驗或王或王后王子美人王侍者它亦中尉中大夫中郎王姬兄丞相舍人

類何專多貴游與豈以位高金多足相推重他無足吾溷與若此者皆吾之所未安也吾聞端所恂恂長者人以病來無貴賤治之無不誠病而起者以值來無厚薄受之無期望居恆了不異人而求治絡繹蕭然食貧刀圭亦不倦君誠隱者于是乎深遠矣余自識事來見市醫之黠者咸結長吏鑽貴官以謀利而其術則先交于胥史左右酒食錢幣日輸若輩家聞新除官至徒隸往迎則餽送稠疊且偵其曹若何而已加厚焉以相傾冀獨為己地及一當乃公召請之使沓至青黃之額懸楹招搖市上關通門內受賂壞法不可殫紀數年來俗益敗法益弛一二黠者公然肆志各致貨數千金以上揚揚中衢人望見辟易不可謂非結長吏鑽貴官之效而君當崔令君之請次且不前欲榮以榜額卒固卻之斯其操行何如乎昨秋峒過余曰吾父以明年庚寅元日稱七十願得

先生言爲壽夫君操守如是是李醢之刃無從來中人之善無可誣罔者也仁心爲質而湯液佐之內取之已足矣大年寧待祝哉古醫之天者無如淳于氏年三十九耳雖自知精審其陰陽人道必有所致患者君今已倍之益引而長神仙可學論豈有誣焉峒本名自炳垂髫時意氣豪上固欲以科名文學世其族業者也乃乙酉以後變名劉志無復當世意獨放情觴詠將處于材不材之間客游授徒取束脯以供菽水以爲是趙孟不與易此深得于君之庭教者君爲有子又豈緹縈一女所可望哉君真可以壽也矣

胡孺人五十序

歲庚寅春二月十有二日濬源李氏有舉五十觴胡孺人者吾亡友孝廉源嘗之元配今諸生時峙母也源嘗生萬曆己亥以崇禎庚午魁賢書壬午冬方治裝北上一夕暴卒得年

四十有四以彼人才而年位不逮余恨甚故余壽孺人語刺
刺不能舍源嘗始源嘗爲諸生時義聲著耳既舉于鄉其主
司新建姜公京山鄭公同門之友則楊伯祥廷麟陳臥子子
龍楊廷樞維斗輩皆有重名負備才源嘗與之氣激道合乃
益鼓舞淬厲內淵廣而外卓犖志氣岸然徧交名碩銳意天
下之事益多讀異書經史而外稗官雜家輒口舉其辭千餘
言不脫誤而意所向慕擬爲師資者如山陰之劉漳浦之黃
中心誠服願及門稱弟子而未克故近求之同郡則建德太
宰鄭公近求之同儕則金沙儀部仲馭又近求之同里同學
則吳子次尾及余不佞皆投好篤摯以明親其所類而樂其
所願嗟乎使斯人登王塗爲世用必有可觀而三上春官不
第又不及中壽化去何哉余嘗因耳目覩記太息而爲說曰
甚矣登賢書之不如爲諸生也始諸生時晝作而夜思者尚

有孔孟詩書之語已而手口所及皆竿牘請乞之文矣始諸生時握手與游者猶子衿文墨之友已而稱入幕號到頸者皆以狎邪進盡郡邑之胥隸指使之游閒矣始諸生時排比之言尚粗記誦辨具已而干謁媮其本業貨利荒其始圖不植而落一餒腹矣凡此三不如可恥孰甚時次尾絕倒余言獨源嘗之學問文章志意則鄉舉後日拓以大而日進以高究其所至可爲世之偉人而卒然以亡未見其止則邦之殄瘁吾知其兆矣寧獨爲源嘗惜與雖然使源嘗而在獲及見今日延年不過一紀然以彼學問志意卜之則其存亡得喪未知與次尾伯祥臥子輩孰先孰後其逃遜放廢未知與余孰遠孰近而謂其獨偕胡配宴然舉五十之觴吾未敢信也從時峙立義則母氏稱壽即爲至樂從源嘗言今日之觴吾能無感歎乎哉且壺言不出外吾故不以誣諛相夸而第重

念源嘗者如此始胡孺人有三子與吾子鑿昏者天時從吾
游久文行魁岸有父風時亦英穎不凡是可以紹述源嘗即
可以壽阿母矣

嶧桐文集卷第三

嶧桐文集卷第四

二妙集三十一

貴池劉城伯宗著

議

駁韓愈學生代齋郎議

道之大用曰禮禮之大本曰敬敬之大端曰嚴祭祀蓋以其恍惚與神明交精微之至聖帝明王所謹重也是故內心齊矣尊壘刀冪咸勿之苟曾孫穆穆矣絲衣載弁者亦罔敢吳教也使學生而非湛道德明禮誼以宣流教化之人則已學生而治聖人之道沐浴禮教也則豈以執邊豆駿奔走爲鄙事乎哉使齋郎而非執邊豆駿奔走以與乎宗廟社稷之事則已齋郎而有役于宗廟社稷雖小事夫非禮義之節目敬共之著見者哉今學生者誇嚴自高曰吾德藝是爲也彼微末爾猥褻爾吾何問焉則齋郎曰我微末猥褻之徒也矣遠

之不在德藝之內矣胡自苦矜慎爲由是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也滋甚所謂牲酒瘠酸取具臨時薦裸興俯不中儀式寅清誠慤蔑之一有則孝饗之具亡合漢之道謬人神之交絕豫順之休微矣豈非甚不可者哉且其議曰令學生恆掌其事而隳廢其本業則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是惑于理也甚矣古之學者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學操縵所以安絃學博依所以安詩學雜服所以安禮吾未見入廟門之內游埤壇之閒究其繁曲習其麤重而幽明之悟不生仁人孝子之誼不益憬動者也蓋學生之業之所以重于天下亦惟是敦仁孝篤尊親明有禮樂幽有鬼神蟠際天地蘊隆休和已爾而齋郎之事在其中矣躬親治之不以猥鄙推去之是向徒見其理今明其數也向虛言其道今操其器也向概觀指略

今詳其品目科條也是學生之教加勤學生之道益隆而有
用也奚爲不可哉不寧惟是今士大夫坐嘯堂皇媮安樂逸
無復強力敏幹者皆學生而不爲齋郎之漸積也是故簿書
符檄委壓繁多一聽胥史之爲而奸人有以措其手足則鼠
齧蟲蝕蠱亂乃生彼胥史者又自謂吾之所爲煩劇雜沓固
養尊處優者所不習也益窟穴其中肆爲奸利而民生國計
日極敝不忍復云皆學生而不爲齋郎之漸積也是不可之
大者也愚故曰學生可代齋郎齋郎可使學生爲之無以愈
議從事則得矣

池州防守議上

今夫所防守者土地也而防之守之者人也人和聖賢正論
也池無險而難堅有瑕而易動是故固人心尤急也曷言之
池壤平達三面受輪蹠東南盡青陽石埭境錯宜歛西盡東

流接九江騎而馳徜徉而入我國都矣徒行坦步連袂扣郭門矣古云奧府四塞一夫當關池何有也獨直北濱江湯湯天塹差足自限而十五里而近即爲皖桐兩岸夾治春水雖生可辨牛馬野航亂流而濟日夕相織使載奸宄千億輩自北而南誰曰公無渡也一城斗大浮置江干真黑子耳脫更有劇盜乘舩艘飄至則帆檣傳雉堞立糜碎矣此所謂無險而難堅也而又隍濠不治庳薄者崩陲軍實不蒐單弱者烏有沿江戍所甃石皆散亡無論踐更者城自東迤北譙角無聲按部使者至行臺頗近即聊一鏜鞞過則已焉故四五年囚再反獄逸大盜劫公廨旁斬關出入無門焉者形見勢屈亦斷可知也其甚者芻牧日乖窮蹙已極教化亡具偷薄競起山居而谷汲者坐不得食則習椎埋剽剗之奸爲胥史所虐憤無復之者亦遂欲爲南塘之出此其地其人即青陽石

埭爲劇固與宣歙錯接習其風尚句連窟穴爲吾內蠹者也
瑕而易動莫斯爲甚夫以有瑕易動之時而處無險難堅之
勢何恃而不恐萬有一幸曰賊不至耳賊不至耳夫事久則
智生兵挂而變起無論吾所云亂流而濟帆檣傳檣也賊從
中出且奈何哉然則無策乎曰吾無險則不得所恃之資而
務亟爲自勝之具吾有瑕則反觀利弊而得措置以爲轉敗
之功非人心烏所藉之池雖褊小遠不暇論萬曆而後載籍
可考者大略戶一萬九千七百有奇口七萬八千六百有奇
即以附郡一邑計之戶六千七百有奇口三萬二千八百有
奇也姑以一邑戶約略之戶得三人爲守守者二萬有奇矣
戶得五人爲守守者五萬有奇矣夫今日之賊固非南倭北
殊形詭性異技絕倫中國所死不敢鬪者也猶是飢民猶
是逃卒猶是脅驅烏合之徒彼能爲跳蕩我亦能禽戮者也

且夫今日之防賊又非出玉門浮瀚海赴徵調遠期會急公
家之難博趨義之聲也賊每焚村落或舍官城概殺平民略
無存恤吾底力而防守防守吾身命也云爾吾鈞聯繩貫合
力防守各防守身命也云爾無險可扼而不自爲堅距計豈
其聚族爲釜魚乎無險可安而遂無可如何聽之冀賊至則
鳥獸散豈其室廬墳墓親戚骨肉不一罍胸乎且羣盜如毛
走則何遽不相逢也由是言之人自爲守者宜其踴躍奮迅
觸白刃冒流矢計不旋踵也而有不然者德教不先法令不
豫飢寒苦而怨怒積良民無聊奸人有以生其心也故務和
人者使之衣食饒足衣食饒足則有生之樂而愛其死使之
情氣和平情氣和平則無憤恨之志而不輕去其鄉使之明
禮義重廉恥禮義廉恥明則偷生苟免之計詘而勇敢果毅
之氣生夫池土固瘠土瘠則貧貧則易見德池俗固愿俗愿

則近厚近厚則易向方便池一邑中六千七百有奇戶三萬二千八百有奇口其所以謀爲防者皆詳以確而力爲守者皆勇以強何畏乎飄忽之賊又何藉乎恇怯無賴之兵哉昔者周澤敦龐人心蟠固故雖以洛邑之地夷曠四衝廢爲至弱而可以久秦刻深強服人無固志則以咸陽天府形勝獨制而瓦解土崩策池者以小從大以古楷今亦若是已矣豈其老生常談哉不根本是圖而媿媿枝節兵饜水陸之謀囚鎖毫毛攻穴險隙則宛說也夫

池州防守議中

夫守池者人矣則黎民其首治與曰吾亟治之人三而民不與焉三者之人治則民固已大治然後可得而用也一曰郡邑長吏一曰鄉之薦紳一曰庶人在官者蓋池人薄植而寡蓄志樸而氣孱非若吳楚他郡有末利之贏足多腴削負強

悍之姿不受虐使也上之人稍煦噢之陰陽之即賈母召父
之戴翕然矣今鼯鼠塞路表去思而祝畏壘何纍纍也其或
奮其吏氣虐以非辜誅求草菅罔遺餘力亦頭搶地謹乞憐
而已默然飲泣惟所爲而已卒不敢懟一語雖然痛甚者沁
心悞隱者刺骨幸今無事爾一旦賊至立而視掉臂而去無
乃亦其情與責以手足之捍頭目得乎哉夫居上有行仁之
勢爲長挾布利之權其徭役均與聽斷審與催科時與贖鍰
輕與贏羨省與不以民髓媚要人不以公法饋過客不以中
飽厚吏胥與勤乃職敦乃事畫乃法與是郡邑長吏之人治
也夫然固所以大治民也池之產顯要不多先達諸大夫類
潔清簡飭恭謹自將爾非有宜興溧陽桐城之氣勢積虐閭
閻也近稍一二汰矣有暴起得志欲遂爲猗卓者或與上之
人因緣交結得進說左右者則遣蒼頭訶里黨籠致富民輒

恫喝之又反抑疾苦開導利端貢媚乃公圖便己欲若是者
未有非黷財賄壞理法痛楚人心者也怨汝詈汝實啟瑕釁
可奈何且夫利則相先害則相後征徭或詭力役非平使赤
手枵腹伺隙思起之仇讐而為荷戈擊柝衛吾封椿郿也
有是理哉夫鄉先生死而可祀于社猶以是非義理言也今
患禍亟矣誠明而熟于計訟獄無涉與選舉無奸與素封無
覬覦與家奴狎客無橫生事端與民有利為請于上興之民
有害為請于上罷之與輸納則身先守禦則身奮效忠執義
作為倡率與是鄉薦紳之人治也夫然又所以大治民也雖
然未若庶人在官者實甚池有天幸吏吾土者未有非賢人
君子者也若不便而媒孽之惑易之曰廉吏不可為某事某
所用將安出某所某事費且莫支曰貪吏而可為某孔某利
應屬之公某利某孔取之無禁既以移上心中所欲而乃張

身露吻徧吸脂膏矣其在他方鄉薦紳起而能言之若不得
獨爲政也池則吾所云顯要不多產爾潔清恭謹搖手勿向
邇孰出一語是正之他一二汰者或反執恭敬仰鼻息交高
其能于君大夫冀因君大夫之暱若若爲我地道以小有濡
沫也嗟乎下視他輩又何足云吾嘗約略計之郡大夫之長
其以書史役者殆百人以徒隸役以便嬖役者殆六七十人
他雜役無氣勢者不與焉邑之長人減其十之二郡丞別駕
及李人減其十之五他小官無氣勢者不與焉是池一歲而
有不去之蝨賊千也是千賊者其以作奸犯科枉嚇民財靡
有算數者置勿論第以常法度之彼皆輸值于前人乃入役
值豐殺有等姑約略之人率白金二百是已先置母二十萬
也即以二分息與之彼亦將歲取子金四萬于我百姓也蓋
池之民歲輸四萬金于千賊幾何年矣怨深而髓竭亦已甚

矣一旦又有所謂秦隴楚豫之賊至而此千賊者方徜徉堂
皇追呼鞭朴曰爾民其衛我我役官家不編行伍爾民持金
錢予我我免爾衛爾不持金錢予我我困爾以法雖勤衛我
使爾受罰責然則池民者將捐忿釋怒肝腦塗地以死鬪去
來飄忽之賊而謹衛負隅根蒂之賊乎哉斯亦大惑之甚者
也請汰其黨與省其冗與平其值以補士伍與簡不法者沒
其貲以享士與有過勿赦有闕勿補使漸耗折與不授以意
曷翁張與不假以柄曷櫻攘與不偏爲右曷恣狂與夫退而
緣南畝者多則風俗淳而志慮壹攫財積恨者少則物力足
而情誼專故夫大治庶人在官者又全乎其治民也蓋以防
守切言之吏茲土者城池存亡之律危乎切膚矣薦紳之家
其顧惜係累百倍于單弱窮簷也池之胥史又皆鮮衣美食
廣田宅儲珍玩前堂羅賓朋後房列妓女苟不得倉卒從賊

則守之亟亦百倍單弱窮窶也是三人者庸可緩諸且以事
理推言之本未相使道法相維其大較也賢君侯一人耳所
與其扞擷者茲林林矣推心置腹乳哺安全潔源正表徒自
爲與亦將以生其共也夫虛室生白德威惟畏吾未見賢君
侯之政教號令徵發期會不如翰如飛也夫鄉之大夫亦所
部民爾民儕類之有氣力者爾庶人在官庶人也民儕類之
害馬云爾今也民之有氣力者與其單弱窮窶者心意和同
歡欣無閒晝則相見夜則聞聲翕然一人出而圖事斯大善
矣害馬斥去之不游庠序即南畝矣尚耕作習勤勞則其力
可使羞貪狡樂端愿則其心可安是去蝨賊千而益勝兵千
再戰勝也益勝兵千而使向之憤恨幾幸叛亡者率踴躍專
固荷鋤耒撻賊是更益勝兵不知幾千萬也益大善矣聖賢
之業恃乎人心經遠之規始自貴近是故治防守者治人治

人者治其人之要聽者不以吾說爲迂吾乃敢進而畢其議

池州防守議下

今議者亦大集矣吾皆用其說稍損益之而第行于吾所建
議之後上下公私一心如結疏通牢固根本沃深則其事乃
精而行乃效故有三經焉曰防江曰守城有四緯焉曰治兵
曰治餉曰治民以出餉曰治民以益兵經之中條析之目各
四緯之中條析之目兵有六餉有三而治民之目無專指總
二說耳矣請具言之夫賊所在有之不必江以北也江以北
者固然矣防江誠是也所謂禦之藩籬之外也江干舊有斥
堠約十里一臺堞矣置守望矣吾視傾圮者繕葺之亡匿者
句稽之一尉幕往按視足矣江濱舊有哨艦約三十里三艘
艘矣三十人衣短後矣吾視罅漏者補塞之游閒者約束之
一百夫長往董課足矣此二目者按舉舊典非擾民間然故

事治之亦未即有利者也若北來之艘必譏夜泊之帆宜問
似矣伺察非常懼吳子輩白衣搖櫓也而池土寡產稻梁百
物待命客舟窮詰苛嚴商賈裹足則池乃坐困又若澤居之
民可益游徼近水之村就任團練似矣人自爲守如范龍圖
弓箭社可也而使等隸尺籍務欲中程器甲費貲迎送失業
舊所征徭百未省一則民益重困此二目者事創今茲人生
惶感行之不善未免有害者也第言防江法如是止矣精修
之使果得效則有由然爾且吾治所及池屬地也使賊上從
九江濟下從姑孰湖陰來池烏能爲故必有賊即渡江吾孤
城屹立處萬全無事之勢而後可議防江也賊所在有之不
必城以外也城以外者劇矣守城誠是也上所自爲者嚴保
甲謹讀法斯走集之奸絕窟穴之蠹清矣然或土著之子鷹
眼性生或兵起之後鳴音乍作可奈何廣漢翁歸有鉤距籍

記之能雖效者莫及以詳以勤當亦具得要領也上所使下
之人爲之者儲薪米斂牲畜斯圍城有支久之粟堅壁無齎
寇之糧矣然數家厚積羣小生心無賴藉以尋端公家因之
啟釁庸無慮諸常平公廩比屋贏餘使官私具足富貴不相
耀以和其心蓋漸積使然也是二目者行之兼道與術矣堊
城門有兩便焉甄甃石累力鉅而艱蒼黃不可爲也往來無
他塗辨詰差易奸不得闌入也然而薪水迂勞貿易乖忤貧
人廢業坐敝爲憂又物情沮抑病起鬱蒸啟閉有節可勿講
與守城堞有兩難焉睥睨多于戶口闕一夫則瑕患人不足
也坐派聽之伍伯受小賂則免患法不均也況乎責辦矢石
督治衝墉勞力傷財猶或扶其臂又賊耗不時至便驅迫上
城烽火屢戲朝氣銷亡力食者不暇給可勿思與是二目者
行之辨久與暫矣第言城守法如是止也我觀今日之賊城

三日守即舍去矣顧誰支三日哉秦隴楚豫舒六之閒陷名城者以十數彼豈不講畫守具如所云云乎故曰精修之使果得效則必有由然爾此所謂江防城守之說也池兵六百爾落落星稀殆不能軍矣然使一可當百奚多少足云請語治兵者是有四先曰先之以廉卒故窶人子非生有敵愾之心也釋耒耜而韎韐冀得餉賚給俯仰爾今常例有餽矣支領有扣矣替代有入矣贖罰有規矣卒知其指所在捐以啖之逸而事他作器與手終年不習即威與法不得施矣惟無所於染指則率以蹈水火可也曰先之以勇愛身命者人之情作之亦必有道矣池所署伍長非有大帥建節不可等夷之勢也乃者使捕鼠盜匿不敢前處己如幃婦人而驅素所進金錢法不得施之卒往以死鬪知必不能蝥弧陷陣古專閫或爲之而況若等與曰先之以勤今日者非有臨陣決戰

經時不解甲介冑生蟣蝨之勞也稍練習之以待耳弓弛而不御馬食粟苦肥相號殿中不試而徒以責帳下兒坐作擊刺不少休息即故事耳何第苦吾屬爲也古者甘苦同士卒且經習勞瘁異日蒙犯霜雪橫草稱功不亦可乎曰先之以法蓋既潔清自愛身先勞苦斯亦可以有辭于下矣司馬法在如之何解縱繩墨也昨者城守戒嚴卒監門矣令勿聽人移家出而惟賄是問也賄不至則懿筐不得就柔桑賄至則肩輿纍纍且爲耳目導去也昨者江上耗惡卒巡徼矣令遏止北來者而惟賄是求也賄入則叩涉親于我友賄不入則賈客布帆執言爲寇虐之使無聊賴也是尚有法與而號爲其長者熟視之若無覩或反右之陰利其爲是可用之征伐行陣閒乎而治治兵者其最先有二曰先擇譽望之人池任兵事者世職白衣威戲下矣非不云取資勳舊拔異屠沽也

而皆材質朽穢齷齪根汗第持要人竿牘至或暮夜有所乞
憐即一旦指搨在上矣人微望輕物情不服導之壞法侮紀
爾即推擇巖穴乎曲逆窮巷門來長者之車淮陰寄食葬營
萬家之勢皆早有著見非鹿鹿也曰先定畫一之官池兵六
百耳水陸分隸殆十餘長轄之十羊九牧弊誰不知則以所
持竿牘與暮夜請無以塞責聊概存之分沾濡也卒多所刺
而軍法如絲棼矣苟推擇之得其人即全旅付之金鼓號令
事無兩制耳目專而心志壹不大善與省費祛貪又其次矣
以是策池兵池兵其殆可治也且遂言餉費池池首邑也方
今丁一萬二千七百有奇有例免者實應差丁一萬九百有
奇耳田二十萬四千有奇有例免者實應差田一十八萬七
千有奇耳千方百孔取足其閒無事不徵無徵不派無徵派
不重羨嚴科不獨三韓洽兵薊門增壘稍出常賦外也故池

之餉萬不得更議增無已治其蠹餉者斯餉足矣曰取之之蠹食土之毛既厚自予而以供軍國需其孰忍逋之惟民部之會計牒下邑胥胥謀之官匿不使外人見偽增教令別立科條正供無多而旁取已侈侈則不能疾輸輸不中程曰此逋上供也又加罰焉追呼有賄贖緩有入旁費益增而常賦益坐歉矣反是則輸將早及格矣曰入之之蠹賦之入也所待命者多矣池之民之入賦也奉上法而畏罰不及格者罕矣乃納之筦庫如投大壑胥謂己物耳以置母錢以買田宅爲富人居又狎邪用之若泥沙然羣役卒叩之那移稍應更叩之蔑以應巧謝之巧謝之不支事大露姑以身入獄爲質即泰然矣僉曰餉廩不贍夫豈不贍也反是則支給裕如矣曰出之之蠹筦庫之士豈惟不出出亦實甚役卒來請必以賄俱賄不先即以今歲支昨歲勿有也昨歲之前益勿有也

賄先且計月日數如子錢與之即以今歲支明歲有也支明
歲之後益有也勿有者詫謂餉不我足其有者稍踰時算之
數歲之勤獲乃止此益大恨謂餉不我足而豈其不足也反
是則士飽橐中矣以是策池餉池餉非真不可治也若眈眈
者欲民再益餉吾既謂必不得增矣又欲益兵民豈得復爲
兵哉請無忌諱言之夫銖銖而積之至石必差言自有贏餘
也今也不然正供未輸先懸羨格猾胥里正齧十之三公十
七爾夫民不望弛以與我矣官胥勿入以當加賦亦可飽數
百卒也不然即文以美名曰人樂捐助而益勒苛急弊甚橫
征度量不生奸人措手宜急罷之矣抑池有民兵殆將百人
號稱壯快故籍戎伍也隸事公家久而不歸祇行句攝每奉
符一出雞犬爲空吾所謂蠹賊千者其一也彼六百人者呶
呶不平之鳴久矣還其本事隸而習之物情既厭亦以壯軍

容也不然刺取農氓曰練鄉勇而抽及矜寡廢棄耕桑石濠新安之詠再賡宜亟止之矣且自昨歲迄今別有募置盡惡少年親若牙兵氣同驕子飛而食人道路以目矣不戢自焚端在若輩益招致之解散何時也凡吾所議兵餉者皆不治兵餉于民不治兵餉于民所以大治兵餉也豈惟不治民兵餉而已議治民者皆略略于治民所以大治民也蓋固已言之矣固人心植根本所藉慈惠之長明察之師非伊朝夕矣前所云云有行之而效有行之而玉卮無當象人土鼓而已吾是以務推原其所由而不遽言之不遽言之者固將精治其事豈闊說乎哉

制鎮將議

臣嘗謂御將者當假便宜于行陳之閒不可不嚴總策于坐鎮之日此通論也然于邊帥尤甚蓋內地氣勢頗在文臣民

多于卒力無所逞彼操殺人之器挾可以爲亂之資而常抑
于不得用故諸弁之就繩墨也易若邊鎮之將度其事勢殆
不可不制者而今日尤甚其說蓋有三端一曰天遠夫輦轂
之下禁令嚴密內地之吏文法拘牽故賢者雖無以盡其才
而不肖者亦莫得甚其惡今邊關之帥遠接中朝建牙秉鉞
一鎮之上蓋惟知有總帥已也撫臣地位僅頡頏矣制臣鞭
長不及腹矣豈惟莫約束之家丁健兒文吏自顧不如遠甚
且甘退聽矣閭闔萬里明有所不及照法有所不及施驕蹇
自恣或遂亡等故昔日東李西麻之橫與近者祖氏一門之
肆沿習成風日漸以重此不可不制者一一曰地險國家建
都三面鄰虜凡此邊帥接跡穹廬之帳出門數武即虜巢矣
中朝所謂戎狄豺狼者邊帥視之猶閭里故舊也馬蹏絡繹
聲息時通厚利甘言往來不絕不重嚴其防彼益與之媾無

忌矣不陰制其命彼且外挾之以要上矣稍一動搖關隘險阻殆非我有故石亨圖不軌必謀以石彪鎮大同啁氏既舉事遂顯以寧夏向小虜此不可不制者二然謂今日尤甚何也曰與中人交關夫邊帥之不易制也如此矣所幸者身在疆場內無與援事有影響則法網隨之未見必不可拔之勢也今皇上無鎮不內臣矣當內臣之始至邊也目不覩戰陳之事耳未聞金鼓之聲勢不能不以情實託邊帥而邊帥則挾其所難而有以恐之其操之爲已促矣及內臣之既在邊也體非全氣性樂調諛之文人實有徒意在饗養爲快彼邊帥者恣睢于萬眾而奴隸于一二人則投其所喜以媚之其結之爲已深矣且內臣武臣并積怨怒者文吏也以左右班相軋之人構之于南北司水火之日朝夕一鎮之內包匭文吏而作贅焉其中之又已至矣若是則鎮將之柄日重鎮將

之美日聞撫按不得行糾彈中樞何所施甄別蓋自鎮臣謂
邊帥不我欺而皇上謂監臣不我欺斯邊帥之不可制已甚
則不可不制亦岌岌乎哉臣所尤慮今日者此也夫今日邊
關大帥其階秩則三公三少也其物力則猗頓陶朱也其蒼
頭義兒皆拖曳金紫布列偏裨而足以貧人富人殺人殺
者也又所與誓矢剄頸結歡投好者中車令大長秋外廷大
臣所隔絕不得通而彼歡洽無間者也是身在藩垣而機在
肘腋之中跡遠荒徼而事探紫闈也此其勢易驕驕恣則僭
擬僭擬則眾益附而長亂萌始不制而使之驕既驕而驟折
之則恥恥則怨怨則釁隙多而事以起嗟乎臣能無迂慮與
然聞近議者欲裁郡邑之佐盡易以千夫長百夫長參錯腹
內事勢平分將纓綬漸訕于兜鍪市邑幾同夫戍堡臣所謂
內地氣勢頗在文臣民多于卒力無所逞者其說大謬不然

矣使此議果行奈何獨認認憂邊帥哉

池州防守後議

崇禎乙亥春愚嘗有池州防守議三篇時不見省屬有天幸卒恃水為功也距今十年事勢大異無論長江之險賊與我共今豐芑之氣更新雒邑之營若待池于神京且為三輔視北之真保通津不啻焉謀國者不以甌脫視池則不獨池幸甚作池州防守後議略一而目亦有三

議者謂九江有督安慶有撫錯南北而扼上游池門戶固矣池何庸為而未盡也池屬若建德東流過安慶而上百里直接江省之浮梁彭澤者雖皖鞭可及夫固先皖而承上流矣是池不全恃皖為蔽也池之貴池青陽石埭又與徽歙黟祁南陵旌德涇縣牙錯大盜所窟探丸無虛日非有重臣以坐鎮之不可萬曆間皖盜作逆建議者以徽寧池太安慶廣德

總蒞一道臣而治于池其蒞以道臣也時天下全盛盜無大
根株以監司鞭箠之有餘力也其合徽寧太安廣德而治于
池也蓋池北帶江濤南鉤連山管肩臂大郡巖邑惟治于池
而聲教可四達也今荆襄糜爛楚豫纒髮絲是故江無督而
有督皖無撫而有撫而池獨一道臣焉可乎且以昔之道屬
割安與廬焉又割徽與寧爲一焉僅以池太仍其故銜事既
劇于前而地小力薄于異日又權分界畫莫相統承爲池道
者不益難乎且今帝在南都輦轂伊邇下則徐淮而揚而滁
浦門之重籬之複可也上則武昌九江而皖而池亦門之重
籬之複可也京口蕪湖斯堂奧矣焉及乎故爲今日神京與池
計莫若易道臣爲巡撫而宿重兵焉則甚善於是議巡撫之
人夫道固有署矣堂階弘敞胥徒備具督餉尚書嘗駐治焉
無營造之費省廩食之增此至便也惟在得人則愚謂即道

臣程公世昌其選矣去歲之春左帥勤王岌岌洵池莫必且夕公時蒞任一月耳內固吾圉外聲大義勤劬談笑使騎兵之至蕪陰者可返而流言之及白門者無微池人恃以爲命是故西江之調民走兩臺爭而還我蓋公自平陽禽叛有餘勇焉至池民之感則在肌髓夫天下爭以人心爲本眾志成城屹如金湯況所區畫如積粟繕器增城練勇業有成緒亦未可中道捐也駕輕就熟而從池人之所願池先有固志矣于是議巡撫之兵夫池須重兵應撫鄭公已請增三千而池民皇皇求罷者鄭議調之浙又議募之他方也客兵爲害池人恐焉今池既開府兵自宜增然愚有策者池舊有池陽營兵六百矣有忠勇營兵五百矣皆駐城內有菽港營兵六百矣池以水師分防池太閒隸道標下固一千六百有奇矣簡練而精治之無虛額有拳勇則一千六百之餉

可勿增也然後募之池不足募之徽寧太廣閒皆撫所屬地
取土人親識結狀隸籍伍焉則上游之奸細無闌入而土著
鄰己之近氓亦不至悍獷不可制池有三千之兵增於舊者
實止一千四百池之撫兵大集而事省矣于是議撫兵之餉
夫池人堅不肯增兵者既以苦兵亦先慮餉也即如池陽荻
港兩營兵固萬曆閒合徽寧太安廣德而隸一道者所以千
餘人之餉皆派之七郡閒當時一道臣治之統轄專而氣勢
行餉以時至今三析焉矣皖餉首不至徽寧廣德視如秦越
十呼而不一應兩營之兵每缺食至數月事益岌岌也若忠
勇營則池鄉兵爾由池田畝餉之按月入手無踰時故夫各
郡協濟之名不如一路專給之實得失亦大可見矣愚以除
池陽荻港兩營一千餘兵之餉照舊徵之徽寧諸郡蓋諸郡
既統吾池撫則符檄所行郡邑奔命此無庸更制爾至所增

千人餉則斷與忠勇營同徵自池取池所解京之銀盡截留以餉此兵不待命于協濟然後士宿飽而事無他虞且池一耳若練遼之餉既蠲京運之耗亦減更截留數項以濟吾池愚且謂三千人之餉并可不自徵盍諸郡而況此一千五百人乎餉不望濟于西江兵自弭耳而聽命雖蹈湯火可也至餉足而池撫之事乃大濟池撫之設無再疑矣夫池得人而撫之兵餉以集北與皖犄角而南引徽宛姑孰以拱神京此豈徒池幸新朝之股肱高皇帝之弓劍實憑依之

嶧桐文集卷第四

嶧桐文集卷第五

二妙集三十二

賁池劉城伯宗著

論

隱公論

三傳曰隱攝也桓貴而幼隱長而賤姑立焉將有所與也歐陽子曰非也生則稱公死則書薨國人戴之一魯君爾何所明其攝也余曰二者之說皆未盡也攝之說自古有之而隱不必然即隱之攝亦隱歆然自處之情有之而義不必爾也周公于孺子有居攝之號君薨而世子生有卿大夫從攝主之文然皆有所不得已者隱爲繼室聲子之子則適子矣仲子雖賁不稱繼室亦妾子爾即諸侯不再娶隱與桓皆羣妾子而隱又長矣君魯者舍隱其誰飭妖妄之手文借賁援于外氏于理道何居而反指長君爲代匱乎故曰攝之義自古

有之隱不必然者也然說有自起事有從來惠之嬖仲欲以立桓審矣手文貴族之論既播之于家庭朝亡之間屢見其意隱賢者也欲承先公之志致之桓以明高審矣是故攝之意常以自予亦以語人則當立之義反不見而攝之形以成昔宋穆公曰先君之不爾逐可知矣吾立乎此攝也夫穆公非攝也而自云以攝欲致國乎與夷也隱亦曰爲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此與穆公之辭同皆實非攝而自云攝所以爲讓焉爾孰知國者利器不容假人可辭讓于未我立之先不可疑似于既成君之後人方欲就我或避之人方急操我或縱之授奸人以口實而藉之柄隱自處有未盡焉豈謂分實應攝乎哉故曰隱之攝亦隱欲然自處之情有之而義不必爾也迨其後君魯者桓後之有魯者皆桓子孫也借隱爲讓之辭遂蒙隱以攝之實以解桓之惡已爾

承譌習舛殆非一日三傳之語必有所師非臆說也而第不
深察其情其實隱有即真之理不當被攝之名是以隱自處
乎攝而處隱者以爲君內外無不順之辭而春秋之書皆予
以正乎君之法非好學深思不能心知其意故曰二者之說
皆未盡也

荀息論上

陳乞欲篡齊故諾立荼之說而不沮荀息欲殺驪姬母子故
順立奚齊之命而不辭立荼則內亂內亂而我承其隙齊可
得而有也是陳乞之情也荀息豈欲殺驪姬母子者哉第順
立奚齊之命而不辭則勢必至此而息不知何也春秋二百
四十餘年間奪嫡立寵蓋亦有之然善其終者少矣又況淫
嬖殘賊神人冤憤未有如驪姬之甚者也國人不順內外生
心不待智者而見息謀士也能以璧馬易虞虢而璧馬如故

顧以奚卓易一身而并奚卓失之與使申生君晉或夷吾重耳有一立焉彼其之子以先君之遺簪敝履邀惠後人終其天年豈不母子俱全哉違眾推擁坐速其斃併命一朝使之俱盡非息殺之而誰殺與吾嘗思之荀息里克皆晉望也廢立之謀獨難里克宛轉優人之口幾幸一達爾其于荀息公直告之明以藐諸孤爲託蓋公與姬嚴重克而狎暱息此可見矣後之論者以忠貞許息何哉是不明于春秋之義者也

荀息論下

或曰春秋書里克弑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與孔父仇牧同辭許荀息之死于卓子其與息者至矣劉子曰不然事有所相連而時有所相屬則及之及之者同所以及之者異據事直書而是非美惡人自見焉爾宋萬之弑其君捷也君已弑矣聞難而趨手劒以叱者宋國之大仇牧一人而已于是不乎

及仇牧是全乎美之辭也。督則以豔妻之故殺孔父矣。其君救之及乎弑焉。此似以孔父及與夷者然。君子謂國有其主比肩事人而擅殺一卿。蓋既有無君之心。然後動于惡。故先弑君以及之。此其及爲探情而書固已異矣。且夫君驢于戰。民不堪命。父爲司馬。無一匡正而與爲虐焉。督乘眾怨以行。其私非無故也。則及孔父者。若曰孔父亦及此矣。是美惡半之辭也。夫荀息者。主乎君。奚齊卓子者也。卓子者。孰君之晉之臣。民無正乎卓子之君者。息獨君之已爾。事起于息成敗與俱。奚齊未已。卓子繼之。皆息驅無罪而就死地。以實己。經不正之言。克雖不及。息庸自己。諸及荀息者。若曰息也。果及此宜哉。是全乎惡惡之辭也。昔人謂美惡不嫌同辭。非也。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焉。爾不追原始之不正而第許後之不食其言。所謂不知春秋之義者。陷于篡弑之誅。死罪之

名皆以爲善爲之信矣

里克論

里克非中立也其曰中立權辭也里克無權辭而于中立一語有遜避焉人故莫之察也夫人不知其始究其末不知其終審其初焉爾里克之傅申生也公使伐山戎則諫明冢嗣之職斥帥師之非一曰太子再曰太子侃侃正論無回譎也至其誨太子又謂子懼不孝不懼弗得立修己而不責人則免于難蓋教人臣子義理宜然此所謂與人父言依于慈與人子言依于孝者也使必以擁立申生始爲克解則獻之昏庸視漢高隋文唐玄代何如者而謂其臣皆效乎使必以智巧謀術導申生以自脫將大之潘崇陷商臣而次之石德以敗戾太子可乎哉克蓋學術端方行誼淳固不苟爲機變如平鄭者流此吾審其初知非中立人也申生而既死矣奚齊

儼然君而荀息爲彊相輔之矣克荀中立此固可以集于苑也乃其信奪嫡之討行嬖孽之誅上存典常而下爲恭世子白誣抑此心蓋未嘗一日忘者安君之老不驚其暮年而始發之今日克豈中立者哉討驪姬之罪止于惑蠱讒邪而拒平鄭秦狄之計吾故謂克學術端方行誼淳固不苟爲機變者究其末以泝其始愈知克非中立人也中立一語聊以塞優施之望而觀其變慳其防殺其怒以不吾忌吾然後可有爲于後日爾使當時彊諫力爭悻悻見面不過與杜原款同死死無救于申生而荀息奚齊相與以有成也吾目瞑乎哉克于晉君臣父子無權辭于優施獨然者君臣父子當以正告而優不以人畜也蓋其始末初終曉然矣故曰里克非中立也若平鄭者陰陽避就真傾危之士哉是則所謂中立也云爾

趙盾論

卷三十二

四

盾之弑君信矣無可疑者歐陽子以經文縣斷之不如吾以傳事明覈之爲得也蓋盾之弑機成于君臣相疑之際而穿之操刃受盾指使爲之者故曰盾弑君也何也靈之立非盾志也盾志在公子雍此逆彼來有成謀矣迫于穆嬴不得已而改圖靈焉爾此大卻也靈之既壯得毋曰是志不在我者與芒刺在背怏怏非少主臣此念未或忘也盾得毋曰是且以我爲不立彼者與藏怒宿怨故諫不入而沐自恣我刃在頸矣寧我負人此念又未或忘也是故鉏麇之遣伏甲之攻甚至無策而縶是嗾蓋靈褊心復志無遠圖大略不勝悻悻焉若高貴鄉公拔劍登車之所爲爾爲之盾者方且世執大權陰行小惠其謀深其備久觀駢桑之餓與爲公介則公之前後左右無非盾私人也或奔而告或謂公養女等正在今

日如提彌明輩此屬何限于是穿為之賈充成濟抽戈桃園而弒事成矣此謂穿自為之可乎哉曹髦之薨昭尚自投于地垂涕對人奸人面目誕詐如此謂僅一出亡者無與弒事乎陳泰語昭曰惟斬賈充以謝天下昭曰可復下此否泰曰但見其上未見其下泰見且如此而謂聖人縱舍首惡姑錄細餘哉經曰趙盾弒其君夷皋誠哉弒夷皋者非穿也盾也

伯州犁論

國事不立由功罪不明功罪不明則勞臣荷戟而歎人莫肯致力焉故也有掩人之功以為己功者則又有掩人之功以為功于人者楚伯州犁之媚公子圍是已奪寘封戌之鄭皇頡以予圍而已若不與則媚為太巧焉爾方圍戌之爭頡也犁但曰請問于囚使戌可自恃者然又曰所爭君子也何不知處戌以美名善地俾其坦心以聽者然乃上其手曰夫子

爲王子圍寡君之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是其手勢口語輕重所在明白曉然頡故曰遇王子弱焉誣以取說冀免死爲脫歸地豈顧問哉第使獲敵者皆如戌以誣罔罰不獲而獲者皆如圍以首功賞人情憤惋疆事懈弛國受其敝將何可言鄭夫之害無所不至此之謂也且風指示囚使相傾陷春秋不多見而犁創爲之又況後世坐堂皇盛刑具箠楚之下何求不得或乃微見風采授指所在利啖于前而刑威其後囚有不承上意自誣服以冀旦夕之命者哉是皆州犁之教階厲無窮也雖然圍既弑主亦即殺犁犁之巧媚無庸矣

吳季札論

季札可以讓者也抑不可不讓者也而獨孤及猶然非之不成人之美小人之見也季札非適長也即有治命義不爲亂

首古之人叔齊行之矣故曰可以讓者也札之始讓也有兄諸樊焉兄餘祭焉兄夷昧焉而我偃然越而君之三人之讓人人誠然乎一有不然禍及其身及夷昧卒札固讓以逃也札見微知著人也僚有欲國之色札知之矣光有欲國之心札又知之矣身死之後國將誰致且恐不能待身後則己爲大愚而國以不盜札豈貿貿若此故曰不可不讓者也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中以國之故子殺其父或父殺其子弟殺其兄或兄殺其弟獨孤及不此之罪而季子是訾所謂比于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故曰小人之見也

晏嬰論

晏子蓋老氏之流其敬與儉非必盡精義之學也致虛處後所以遠害全身焉云爾蓋崔慶莊景之閒幾于君臣相讎其汰已甚不敬則瀆瀆則慢慢則樂易相招而其流必及莊以

見憚亦以得疏疏故事變之來我無所與也且力行節儉即寡所取寡所取即家無贏餘故曰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邨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涉亂世之末流有戒心焉是以安居湫隘而推祿以給舉火者畏陳鮑之樂高我也夫君斃于獄一國沸然徜徉門外而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何脫然也四族並起又端委卻立而無所可否曰何善焉曰庸愈乎何混然也置身事外欲行地而又絕跡後之留侯曲逆而前之老子已爾去聖人之學其閒豈止尺寸哉

三桓論

田氏之有齊也舉全齊之強皆爲田氏有故足以有齊也三卿之分晉也三分全晉猶各爲強諸侯故足以分晉也魯爲天下弱久矣世及之君席魯之全業其氣力不能當齊晉一

巖邑而欲以不義得之又數裂焉所據幾何其能國乎蓋季
自意如斯肥而來世有失德戴倍之澤斬然豹媯州仇蔑速
獲洩之屬其材致相若也季不能兼孟叔而有之審矣不能
兼孟叔而欲以區區之魯爲三諸侯豈不爲天下笑哉隕命
之速不能終日不必智者知之是故三桓者以之蠹公魯主
則有餘以之建侯開國則不足勢使然也孔子曰故夫三桓
之子孫微矣故者已然之辭豎牛陽虎之事已數見矣私家
之難方作未止而欲以謀公乎微者寢衰寢弱消耗滅沒不
知所終之辭是魯與三桓同究竟之象也

莊周論上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矣孟子曰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于智矣禹之行水
行其所無事也夫舜禹之在當日甚有爲而勞甚勤苦而有

事者也觀天畫地一年而身至方岳者四律度衡量之瑣細
皆屑屑焉斲二渠播九河疏鑿瀉導弱水流沙之險遠罔不
區處也而孔孟云云者誠以爲其所無爲故有爲而無爲事
其所無事故事多而無事也聖人之治天下教誅生殺所以
爲器也禮樂文章所以爲數也行乎其中者性命焉己爾性
容與乎其自然而命安于所不得已性命之理順則天下大
治矣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恃以治天下者皆然而
不在乎區區之間也聖人務盡力于器數者蓋誠以之順性
命也後世塗飾乎器數以撓滑其自然不得已之故則反以
之亂天下也莊周曰後世之器數可以亂天下則器數不如
其已聖人之器數所以順性命而流卒至於亂天下則聖人
之性命亦不如其已是以曠乎游消搖栩栩然齊物化也堯
讓天下于許由曰夫子立而天下治是孔孟之致中和而天

地位萬物育也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是舜之恭已無爲禹之行所無事也夫曰恢恠慝怪道通爲一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爲一而獨出曾史之行訾仁義之言使聖人不得與大盜俱錄伯夷不得與柳蹠同收烏在其通與一哉故曰寓言十九卮言日出斯亦可以憮然言外矣嵇康曰少讀老莊益增其放此不知莊者也郭象曰莊子可謂知本矣此深知莊者也孰能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乎則舜禹之有天下而不與者乎孰能化余之尻以爲輪以神爲馬因而乘之豈更駕哉則舜之恭己無爲而治禹之行所無事者哉

莊周論下

周之觀理也精其憂世也亟觀理精故窮極乎道義之原憂世亟故憤極乎汙流之俗窮極道義之原則知煦煦非仁子

予非義懲斃不可以爲禮而閒閒不可以爲智故欲盡鋤而去之以爲快憤激汙流之俗則見竊仁者一儼然仁而安忍不仁者雖至仁亦無如之何竊義者一儼然義而冥頑不義者雖大義亦無如之何又不如盡鋤而去之之爲安是以辭指瑰譎洸濊自恣與聖人和平中正之誨遠矣至其甚訾孔子多在外雜諸篇蓋後人所竄入文辭淺陋證據乖悞不再辨而見是不可以重周罪也周之言曰親父不爲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是以周培擊仁義而我知其志存仁義周詆訾曾史而我知其意尊曾史也

四皓論

四皓策士也而或擬爲神仙故或疑爲僞飾皆過也夫其山居而老得至耆壽者策也其不能已于一出以稍見其功名亦策也何也秦爲無道以烹滅諸侯焚燒先籍寇使其民如

湯火之燎體此其大亂可計日至己自度之非興王之身又不肯爲烹狗藏弓佐命之烈則奈何以其軀橫四通之衢而供劉項之鋒鏑是故逃去入閒山居谷汲結此同心徜徉芝朮蓋自放爲臃腫支離之樗櫟故斧斤不尋而天年得老此不過自處之審而非有他吐納神怪之事故曰策也夫漢興十年矣商山不在絕徼四人之蹤已達于高帝留侯之耳而謂高帝留侯之生平與漢廷之政治得失不詳熟于四人之聞見哉故夫聞嫚罵之習抗手自高當卑躬折節之禮則翩然來報殆亦人情非盡飾說何者四人蘊奇抱略人也亦不肯槁項黃馘絕不一見知于世所以聊玩人閒欲偶爲一非常可喜之事以至泯滅而況太子之聘可以不來留侯之招不可不赴彼豈不知滄海力士圯上老人皆從良游而奚有吾四人哉要所以見其爲策士者在聞太子將兵之命而

急謀以止之夫太子將兵是晉獻申生之已事也然漢廷諸
臣未聞有起而爭者獨四老人已汲汲相謂告建成以禍患
甚詳而教建成語呂后以乘閒之言甚具使徒深山野老乍
至闕廷其能與人幾事如此乎昔者侯嬴一抱關而知王之
兵符在臥內惟如姬能竊又知公子之爲姬報仇而姬願爲
死也事卒以濟深山老人而教皇后以泣止又教建成以閒
語后何以異是吾是以決四公爲策士之雄而笑往者狐突
之拙也至于偉衣冠以相耀稱太子仁孝慈敬延頸願死以
相劫何一非儀秦范蔡之故智哉若夫太子既定翻然遠引
不知所終世益擬爲神龍威鳳而不知策士蓋有之魯仲連
爲人排難解紛而終無所取欲以輕世肆志是也夫仲連固
戰國策士也嗟乎侯嬴田光皆藏身戰爭之時以至于老徒
以貴而下士者誼當爲報遂一爲公子死一爲太子死而不

辭綺黃諸人亦老爲漢太子出事成而乃得爲魯連先生此其成敗利鈍不同而爲策士一也何疑哉

陳平論

陳平事高帝粹智應變出奇無窮至呂后欲王諸呂遂獨居深憂計無所出何也平與絳侯比肩同朝已幾何年矣豈漠然無交者何至用陸賈言始以金爲壽兩人歡相結也蓋平所憂者非憂己之不安劉氏而正憂絳侯之不與己同也其憂絳侯不與己同者非憂絳侯之不乃心王室正憂絳侯之不如己委蛇呂后也何也勃辱重少文人也意其端嚴誠慤正而不譎者事事見之已爲呂后所憚矣使后欲王諸呂勃之爭執豈後王陵哉是則平之阿曲承順無其助無其助則平所以制呂氏之術不得行而勃官太尉又主兵者也使徒伉質無術以與后激爭大之有死亡之禍而小以解脫其兵

柄將盡用呂氏黨以代之夫后之給彭越殺韓信如弄小兒
何有一勃哉使主兵非劉氏之人則平益無其助而呂乃真
不可制而此其說平又不可以開口告之勃者何也勃厚重
少文人也彼方端嚴誠慤而以我阿曲承順之說進疑于自
見短而取輕于勃辭或囁嚅隱約不盡其意則且速勃之疑
而謂我實貳心于呂勃不諒我而所以制呂氏之術愈窮此
皆平之深憂苦慮計無復之者也此其情狀已盡爲傍立閒觀
之陸賈所探見矣夫平勃未始有不和也其所慮不和者非
功名相軋利祿相傾而意見有不洽血脉有不通滯礙隔闕
此不和之大者也賈自見其情以啗平曰絳侯與我戲易吾
言以明己于絳侯親愛狎暱如此也以明己于絳侯無所不
言如此也是平所欲得于勃者可一一與賈策而所欲語于
勃者賈可代爲騎驛交通其閒也不特此也賈與勃如是其

睢如是其可以言也意賈所爲平畫呂氏事安知不先爲勃
畫也安知不先以平阿曲之術語勃也又安知其來見平不
先以語勃而勃亦使相覘視也賈但得平語爲證而已躍然
可還語勃于是平不可自致于勃者皆賈代之語而所欲勃
如此者賈皆導勃使如此也昔者項羽以高帝入秦距關怒
欲攻之假使帝身直謝鴻門羽盛氣之下帝必不得盡其意
有項伯以先爲之言如此其還軍如此其備盜傍人緩頰羽
氣始平帝明日之謝不一語自辨而事已解使平自以偃阿
之說進少文之人略說驟聽必有格格不入者安得賈之恣
言深論出局外旁觀之口而又往來交通幾爲傳致足以移
勃之聽而使之樂從也哉夫平勃非始無交者也至是平厚
具樂飲五百金爲壽而太尉報亦如之蓋隱然申之盟約而
重以要結云爾自是廟堂之上兩人反可漠然不言所謂深

相結而將相和者此也異日者后欲王諸呂平勃皆曰可王若出一口夫平挾知任數其固然耳勃端嚴誠慤漢廷倚以爲重而與彼同聲不一立異豈勃之素哉則平之謀而陸賈教之也然其不結王陵何也勃雖少文而沈厚多思故可徐悟以事勢所必至陵直戇而已必不可以說而動而又爲相而不生兵相已有平太尉又有勃事固已辦矣且留一陵爲正論以撓之使知漢廷尚有人而吾魯祇曲意呂所謂無用之用亦平與賈之謀也觀呂后怒陵遂欲廢之遷爲太傅以奪相權使勃且爲陵后何難奪彼兵柄不將使平孤立無與哉吾故曰平之憂者憂勃之不同己術而賈之結兩人歡者蓋專結絳侯以曲逆之術俾同心委蛇而特申盟約以安劉也嗟乎後世宰相欲濟國家之事者有其心而無其用有其用而無其助如賈其人曷可少乎哉

楚元王論

余讀馬班儒林傳歎其于師門授受之稱某守相某二千石
某至丞相御史大夫三公九卿大官是誠以經術爲利祿之
媒鄙哉傳六藝而昧六藝之微言大義也又覽楚元王交傳
竊以爲交固漢儒林之首惜史不以列浮邱伯申公轅固閒
而徒例置之藩王已也夫交固高祖同父弟也秦漢閒急攻
戰燔墳籍一家之內仲則力田治生產矣季則好酒及色嫚
罵儒生矣交何所見而早毅然學古獨與穆生白生申公輩
游處略同受詩于浮邱伯豈非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者哉即
交生平身嘗從侍高帝帝即位後出入臥內傳言語與諸內
事隱謀而動無過舉不見瑕疵王楚二十三年歷事呂后患
文際危時遭變故而行無詿誤令名考終非漸漬仁義之府
沈湛典訓之林者能有是哉即其與穆生申公輩始終不渝

貴而下士學焉不倦猶以卒業長安燕翼郢客總交行事其
于適事父而遠事君與觀羣怨之間處之有道而應之精審
矣是深于詩之教者也夫誦詩而授政不達至有明經大儒
沒身邪黨則無以誦詩爲考文之生平行事意其所次詩傳
號曰元王詩者精義必有可觀何渠不如韓嬰外傳之牽合
破碎而後世蔑傳焉豈以其位在大藩門無私授莫爲之端
家弟子以相攤翼故卒不顯與惜哉然而數傳之後辟疆亦
又好詩能文與子路叔皆清靜謹厚以行誼顯至向遂開源
流詳經術精忠爲漢一代宗臣冠蓋所由來遠矣元王之世
遂以經義與西漢相終始焉今夫漢興歷高惠文景矣至武
帝表章六經厥功始茂然帝神仙土木兵戎之事疵類百端
甚至身以親父殺其愛子而海內騷然後之論者曰秦皇漢
武幾以表章六經之盛下與焚燒詩書之惡同歸大惡而莫

別賢愚孰與夫含風吐雅終身寡過之賢王之爲應經義而精道術哉如之何不以首儒林也

貫高論

貫高身被楚毒不悔卒明趙王之不反王生而已乃伏死其誼甚烈余以爲高特俠士之雄要不明乎理道之分者也天下共主也高等之臣趙王猶趙王之臣漢帝也赦于天子分則君臣恩兼子壻春秋之義王人猶加于列辟而況親天子所至乎上有桀紂逢干不改其度況一語言禮數之急嫚乎以一箕踞嫚罵之不可忍而據欲抉胸屠腸于天下之共主斯亦悖理滅義之甚者矣即以其十餘人共爲不使王與曰事成歸王不成身自坐吾不知以區區之趙弒事顯白內有良平絳灌之儔外有齊楚荆燕淮南長沙之屬趙持此安之是事成之日固趙滅族之辰也若夫謀一發覺赦即檻車

雖以魯元之故不能解豈少而女之疑使帝終不聽高而遽以王坐亦奚辭又使高不幸而不勝剝藜奄忽以死又誰與明王者是王之不族幾幾乎毫髮閒耳此皆高午等不辨理義冒昧冥行而重禍張氏者也然則高之絕吭就死豈惟仰愧天子不亦慚負趙王哉夫身爲之則身坐之堅持本根所以不以累王此自其本分事豈以立名義不侵然諾者事敗而脫己誣人行若狗彘乎斯不足爲高難矣故曰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首惡之誅高徒見戰國時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之習又徒喜荆軻聶政慷慨捐軀之風遂以行之天王共主幾陷其國以大逆覆宗而不覺區區一死安足塞責此皆不學之過也雖然深學問析義理儒者或難之吾奈何以責負奇任俠較然不欺其志者哉

田叔論

田叔燒獄辭事乃無有遷史班書皆不載獨褚少孫自以摭拾所聞綴此一語而溫公以之入鑑學者遂甚稱焉余按以當日情事及馬班家言豈惟不可抑亦不必而斷知其無是事也夫漢法即疏叔即負奇能立事未有奉天子專命往按大獄獄具傅爰書矣持以還報近國門而焚之以是稱使臣塞執事者也原焚之之意凡以爲梁獄解而已輕重出入辭不具在乎吾焚之而天子怒我遂事疑梁有大惡而吾與爲陰私益窮治之更遣廷臣往簿責之事何所底激主怨而開大釁已無所逃罪而累梁以重禍可不可耶且叔之爲梁獄解凡以爲帝與太后閒而已夫帝之有不忍于太后叔知之矣太后坐而可以爲梁庇叔知之矣吾抱獄辭而進吾說如所稱無以梁事爲也云云是以無厚入有閒此庖丁之解也左持牘而右責聽而奚以燒爲且叔既久案梁意又主爲梁

解梁之陰私宜亦頗聞韓安國之走長公主叔意之矣鄒陽之干王長君叔料之矣一太后已使梁不斃而況梁必竭智力以要游說其精爲梁解者知不止一太后也吾所對帝云云者因勢利導而助爲說獄辭雖具帝可不省覽而聽已移而又奚以燒爲夫遷史即不無脫漏班書即多因遷文乃至承命案獄燒獄辭而以徒手還報此叔一奇節偉事何可脫遺史既已遺而褚爲綴拾使其有實可聽班不應重棄不錄我故以當日情事合馬班兩家而知昌廢之說是齊東之語亡是公之听然笑也且褚所稱叔對帝語獨謂罪在羊勝公孫詭而于梁王無與此則有說可信蓋異日者叔與貫高趙午等謀逆高祖實不使趙王敖知以爲事成則功歸王不成不使王受禍故趙王卒以免誅而貫高田叔輩以此特著叔或以事相傳合遂用以對帝語亦類此夫既蔽獄勝詭而與

梁王無與則獄辭者固坐勝詭而解梁王之具也而胡以燒乎哉

爰盜論

鼂錯刻削諸侯身爲大僂蓋由與爰盜數不相善盜既擠錯東市而勝之遂使錯被惡聲盜獲眾譽史亦謂錯治申商刑名之學而稱盜仁心爲質繆矣余謂盜刻薄少恩傾巧險側殆合刑名縱橫而有之故足以死錯而要之終亦不免也夫絳侯者高帝之所謂安劉氏必勃也豈得非社稷臣哉主新即位而嚴重大臣自盛德事乃首詆訶訐折之欲以聳主聽而賈己名其面折王嘉亦猶是是商鞅之刑黔師傅范雎之攻太后穰侯蔡澤之宣言奪應侯相之意也閑家無術至使侍兒私客亦足羞矣匿情不言而又追賜與之彼其有憐才隱惡之素乎欲以啗人而鉤致其死力將以一侍兒易人軀

命也是秦穆公之賜酒食善馬者楚王之一座盡絕纓之術也夫劇孟誠賢盜善待之誠是然後此武帝嘗切齒于魏其武安之招賓客而禍累以滋富人所見不可謂非早識而愛爰氏也盜不聽之卒與孟交斯亦已矣奚事罵之絕不與通蓋不罵富人則好劇孟之說不章不絕不與通則交劇孟之名不固豈以家居失勢無所發舒憑倚名俠自起聲稱乎蓋將曹邱孟而季布我也平原之斬笑躡者美人頭信陵之從賣漿博徒而辭謝平原欲裝爲去固四公子相傾之故智也盜最盛德事者無如絳侯繫獄而爲之解夫已嘗欲擠人泥塗矣既在泥塗而始掖出之以明德果真長者乎且絳侯無反狀文帝之終不殺勃漢廷臣舉知之盜亦知之矣爲解者順風之呼而以飾前此之擊排不爲私怨是石顯之尊事貢禹果不譖殺蕭望之矣盜最慷慨直節者無如卻慎夫人

坐不知其先有一人蕘故事而借爭執以效忠勤也夫人馳駿足于危阪之顛我止而下之告以履危之不可曰此其上某某踣仆矣人必以為愛我而誰其怨怒之是向者霸陵攬轡之已事也文帝可與忠言近事可為切鑒盜料之審矣夫第以為名而已則王莽亦撤定陶太后席使不在乘輿幄坐矣蓋盜之峭刻深內設變詐以立名者類如此若夫吳楚七國之事盜蓋顯負大罪宜伏重誅竟逃漢法而僅假手梁客何哉夫盜之議淮南王也曰諸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蓋適而削地之謀豈惟賈生言之盜亦發之矣言出于口而忘之邪是諸侯之宜削也盜明知之避事而畏首難之名錯遂任之不辭鼂氏之禍使盜請誅錯時帝憶前語曰削地公亦嘗言之奈何專以為錯罪豈倡言削侯國者固為誅邪則盜當死且盜之言曰獨斬錯遣使謝諸侯則兵可無血刃而罷

已斬錯矣盜拜太常使吳矣吳且曰我已爲東帝尚誰拜王
不見盜而欲使之將僅以自逃幾至辱命使還報之時帝理
前語曰所謂無血刃而罷者安在說前後不相應徒殺一謀
臣而奉使無狀則盜當死且鄧公之以軍事見也曰吳爲反
謀數十年以誅錯爲名意不在錯也錯始畫計而受大僂杜
忠臣之口爲諸侯報仇非計也若是則盜以私怨傾錯已顯
然矣況謀之數十年彼爲吳相受王厚遇者何人乎相之不
知是不智也知之不言是不忠也則錯言多受金錢專爲蔽
匿非過也使帝聞鄧語而還思之刃在其頸矣則盜又當死
然盜卒不以此伏法者值景帝之伎而自護既以殺錯負慚
天下遂怙其非不更誅盜畏開天下笑口也此非盜計之得
幸也其卒死于梁者我意之則又盜計之失也何也天下不
當傳弟梁王不得爲太子竇嬰已早折之矣漢大臣十餘人

昌言之矣夫豈徒竇嬰諸大臣我知自太后而外三尺童子皆不許也盜豈大愚而獨依違其閒偕起而爭之固也然梁不怨竇嬰諸臣而獨刺殺盜者意竇嬰諸臣第以爲此漢法之常經吾屬之本分旅進而說所固然爾而盜必有沾沾色喜翹之爲名內以摩切兩宮而外以引繩批根于眾論若以爲主意非我莫持國本非我莫定鋪張直聲于一時而冀望恩私于帝之千秋萬歲後時必傾諸臣以獨見所以梁王之怨萃盜一身安陵郭門之視東市也豈徒天道哉則亦舞知之過人事所宜然矣夫盜故安陵盜子事事以盜爲之天下豈有終身盜而不敗者乎商鞅變法倣于法韓非說難死于說蘇秦成名于辯而刺于辯寔縱舍一盜與雖然豈獨盜盜哉其兄之子種與有謀焉眾辱趙談是温嶠師之所以制錢鳳也日飲毋苛是曹參教之所以容獄市也其他陰謀急知

人不及知史不及載者必多如帝方殺弟而諛以高世之行
帝正憂吳而驟對以今破矣便譎捷給幾如李斯趙高之阿
二世中士羞為之而盜出口不慚豈盡盜所辦或者不肖子
弟進熟于前種謀而盜聽之皆未可知後盜之傾身劇孟意
儻以用客謀得客力幾有如種者羅而致之乎夫一時倚以
應機立事而不知蓄毒禍于方來也然盜有兄子以其謀
錯有父而不善其策禍之遲速豈待問哉悲夫

司馬相如論

相如之識度蓋遠之莊周之亞近之東方朔之流世第以詞
人目之非也夫人交物而即繫于物者其心不能出物外也
寓物而不與乎物者心常游乎物之先也漢鄒陽枚乘之屬
其文辭巨麗何遽不相如若而在吳幾罹吳之禍在梁復任
梁之憂纔脫獄中又累刺客皇皇道路媿媿蓋侯其後之勤

于所事是也而始之重嗅其餌湛身所暱而與人私謀則過也斯非物之中我者深而我之縻物者固所謂繫物而無以出其外者與若相如未始不爲郎也景帝即不好辭賦未聞彼曾上書獻賦不售也相如未始不游梁也梁王詞客甚盛未聞渠干鄒陽之獄介勝詭之閒而謀梁家國事也相如又未始不遇武帝也武帝好詞賦有不得同時之企想有飄飄凌雲之賞音而相如官不過爲郎終身一園令未聞有穹寵厚祿也跡其生平歷事景武出入漢梁多稱病閒居優游澹蕩不肯與公卿國家事何哉蓋其負才擅藻不忍自沒于天地之間則觸事騁辭聊自娛說如卿雲之適見醴泉之一出爲漢廷生色耳至其胸懷至足有達昭曠之源超塵蓋之外者是故不遠人亦不近人不遺世亦不入世彼且以漢廷爲濠上以文園爲漆園以諭蜀通西南爲偶然庖丁之一解而

以田竇公孫主父吾邱嚴助朱買臣之徒爲入廟之犧牲被
文繡以就死而已獨逍遙扶搖禦風行而冷然善斯已矣子
虛所云吞若雲夢者八九其於胸中曾不芥蒂殆以自狀
而他書稱其意思蕭散不與外事相關釋然以睡渙然以興
殆其終身精微之所在豈獨作賦云爾哉一時比肩之臣惟
東方曼倩同有此意而詭譎恍惚過之無論其浮沈誕謾不
屑意功名富貴者與稱病閒居精指無異而時一莊語不可
端倪即諫獵之昌言與宣室上林之偉論亦並卓然矣要兩
人者其于正論猶塵垢粃糠也而況其他哉或曰封禪不導
諛與曰相如死矣何利而爲之其生也引病優游不干權利
而死何冀與亦洗洋綺麗之材用之不盡聊以垂文自見夫
上古之初七十二君之說猶之謂鯤大不知幾千里也且卒
歸于安必思危兢兢翼翼是固以爲諷而世繆以爲勸也夫

寓言十九彼且詆曾史非仁義而泥湯武肅祇之言乎曲終
奏雅而以爲譏誤矣曰卓氏之事不汙與曰事汙矣後人未
之詳考而深論也夫相如以宦游不遂來臨邛非以竊婦來
也王吉之繆相敬重亦祇欲程卓諸人知令有重客爲治橐
中裝已爾及奏琴有相挑之事或亦謂主人知相愛重則王
孫可以女歸或文君果亦有心則爲請于父母以待禮聘何
至夜即亡奔此非相如所及料也夫王孫富人家僮八百相
如以一貧困游士來客曾幾時何由知某爲文君侍者又安
得重資以謝之一讎未終而殷勤已致吾不知向人閨閣云
云者語何以開口而曲折層複圖之不得者一貧游士獨捷
給乃爾此皆誣罔顯然人不知察後人第當罪相如之不拒
亡奔不當謂實由相如所爲也且相如固欲處于材不材之
間者也納亡之行其不材甚矣其不爲將相通侯之器審矣

此固相如所樂居之以爲不中繩墨足老天年而笑竇嬰李
廣公孫賀劉屈氂之青黃文飾也夫應諧似優不窮似智正
諫似直穢德似隱豈獨朔哉吾於長卿亦云

蕭望之論上

或曰望之再出不知止矣帝始即位而致師傅于獄事已可
見尚再辱與余曰以此時止晚矣夫望之傅太子者也二疏
先傅太子也太子年十二二疏即決去其言謂不去懼有後
悔夫不去何遽有後悔意姿質情性之間已見其大端岌岌
乎有鉗我于市之慮與不則亦懼傅之以德義而匡其不及
者未有後效則尸官可勝誅與廣之去意蓋如此若望之之
傅太子固其強壯時矣即位之年已二十餘所謂鼓琴吹簫
自度曲極要眇者豈一日事與所謂牽制文義優游不斷者
豈不有徵驗與宣帝且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爲之傅者已

八年不一窺見與夫其即位之時尚不知召至廷尉之即爲繫獄也則平日之講經義道古今者安在其臨文蒞事乎八年之中如此類者傳豈不早識與嗟乎同一太傅少傅也廣受早見于十二歲之時而已有後悔之懼望之以八年之久授經於二十餘歲之長君而懵不察其姿質情性之所底兩年再獄遂殺其身吾不惜望之不知止而深惜望之不知人也夫拔巨奸除故事曠然與天下更始此武宣英主之所爲而不當以冀中庸之下之元帝乃出于八年太傅之望之何哉

蕭望之論下

或曰然則傳人主者知其主之不可爲皆潔身去與責如是塞而誼如是愬與曰吾不責人以必去其主吾望人以知其主之才分而有所用之以庶幾于有爲也夫帝之多藝不過

史書歌曲之能宜知之矣弘恭石顯自宣帝朝筦機樞習故事宜知之彌留憑几受顧命者三人而兩人已極同心僅一史高不過恩澤外戚之侯器識材具不逮而位在吾上又宜知之矣夫恭顯以險側刑餘竊據機要此其當去豈待問哉然望之之誤在不量其主在不用史高夫能去恭顯者權在元帝而帝已如此矣則當微論恭顯之人不當驟語以中書不用宦者夫帝已習見先朝任用所謂漢家故事若應然者而遽望以不近刑人帝豈不駭爲非常高遠之事哉但告以去泰去甚使中材之主可勉而及則潛移默奪或可易恭顯而他用其徒使其徒由我進我得制之而後或可徐爲計願以改易制度之事望之巽懦牽拘之人非也夫欲去恭顯當有其助助無過史高而高與恭顯又表裏矣古今外戚宦豎未有不相結者與主近而禁地同也吾使之功名之間有所

其以爲樂而後道義之說有可誘以來即不盡爲吾用而亦不至驅之于敵以致難于我夫更生金敞之徒濟濟上前稱古則先者非望之所設施邪觀鄭朋龍華輩獻諂攀附卒不可得則當時薦士除吏烜赫可知更生之徒銳意太平必有揚揚輦上走人如鶩者高嘿充位闕如無有心豈能安乎昔者平勃能以王予祿產而祿產遂爲所給望之不以一功名與高高乃激而走險何怪焉後唐莊宗之伐蜀也魏王繼岌爲元帥郭崇韜副之軍士號令一出崇韜人填其門貨溢其室繼岌帥府寥落如無則崇韜之禍作矣事雖不同勢有相類奈何不略爲一樂陵大司馬地而獨自爲之也謾之以不足語則恥排之以不可共則忿失宮掖之援蔑應和之力是故禁祕益高而幾事易敗此又望之之拙也夫使帝可有爲則高亦奚賴惟望之視帝過其分遂忽視高以爲不足援而

恭顯乃不可圖矣夫帝固愚庸然于望之分自不薄觀其涕
泣不食與終身祠祀勿絕則敬禮望之之心獨未盡死者使
望之浸漬有漸鼓舞有術用史高之徒參和于宮庭燕寢之
閒以扶掖其說恭顯之去亦未可知縱不即去而此身未死
其設施匡正有裨于漢必多顧僅以一剛直不撓殺身塞責
惜矣雖然望之秉經守正古大臣風烈見焉與爲匡衡而生
毋寧望之而死吾又奚忍深論之哉

田賦論

今天下無不賦者舟車陂澤之屬靡毫髮遺也而田賦爲甚
天下之賦無不弊者官胥奸滑紛紜轆轤其中如亂絲然不
可理也而田賦之弊爲甚惟田之賦最多而取重故田賦之
弊最多而害深吾一有以斷之賦取諸田者也欲賦之無弊
則先治其田而已田多則賦多多者益多則少者益少多少

縣絕則多能弊以害少少亦能弊以害多而墨吏奸胥又展轉焉故賦孔百出而莫可詰欲田之治則先使民田多少不相遠而已此非必奪民業復井授也則斷然限田之法潤澤行之而已矣古者農人受田餘夫口比土工商家五而當一然皆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田非民家所得私也田爲君有君詳於治田無詭匿僞增之患而賦之源清矣夫古之聖王何嘗不賦民哉師徒工役粟米布縷皆取之民而民不困者田之有無多寡較若畫壹賦之科條期約曉然分明奸人無以措其手則正供不耗于旁費故民無逋賦而國用足也蓋田均則易治田既治則田出之賦因之一國之田賦以幾何目目以幾何數數以幾何期期以罷免幾何日一國之有田者無不知也無不見也無倖免無重困也故溯而言之賦不病民者必賦無弊賦無弊者必田無弊田無弊者必田均欲均

田則必從限田之法三代之後賢人明主有志復古者嘗慨然于此豈無見也哉吾觀仲舒之言略矣何武師丹之議與魏孝文之所規畫皆有條理次第未見其必屬民也顧未之決行行亦不久者豈限田之爲患不力行限田之患也何者師丹何武之建議在張禹占鄭白渠四百餘頃之後人習兼并而丁傅董賢隆貴用事皆不便之事寢不行非真不可行也魏孝文仁明英傑無敢中沮矣值疆宇分裂聲教不通軍旅連年未遑專壹享國非長而步玉累改亦行之不終非行焉不可者也惟漢武以有爲之姿當去古未遠之日董生醇儒首發此議使當日君臣同力行必有成而帝以攻戰神仙忽此本計失可爲之時致其事益積重難反誠可惜也雖然欲賦之無弊必不可使田之多寡懸絕且限田何不可行之有何武之議魏孝文之施爲自王侯公主刺史太守治中別

駕之類以官品序次爲多少是限有差等也民所受者露田諸世業桑田不在還受之例是限有分別也遲以歲年樂遷者聽逐空荒是限有漸漬也又有盈者無受不還不足者受種如法盈者得賣其盈不足者得買所不足不得賣其分亦不買過所足是限田有所由來也此皆非強奪人田以爲公田但不得各踰所限以恣奸利爾此其意可師而事可損益爲之者豈王莽之影響周官哉嗟乎田不過多蓋有數善乃其大要在教吏以廉今其制既定士大夫知膏腴延衰者舉非我有也是灌夫不得以橫潁川而田蚡不可以請城南者也由是貪墨無所庸貪墨無所庸則不至剋剋小民以自飽官不剋民民心歡洽則入事父兄出事長上平居不欺其吏而有急不叛其君皆自限田始區區賦稅又奚難焉夫井田必不可復而限田決所可行謂限田爲非是者非俗儒之不

學即貪吏之營私其意蓋將自便身圖也哉

兵制論

今兵農之不能一也如封建井田必不可復者然然而事理不同實非不可復也封建者王畿之外盡捐我之土以予人盡捐我之土以予人勢均力侔久而無事者未之有井田者一人之寡遠盡取民之土以自有盡取民之土以自有物盛芽孽久而不弊者亦未之有是二者利闢而害則大故可以無復亦卒不可復夫兵農合一之制則不然民不可一日無君長者也不可一日無菽粟者也以不可一日無者或盡與之或盡奪之斯患有所起是故封建井田有別論焉爾若夫兵非日日用者也或數十年不用或百餘年不用而不可不有其一旦之用若是者非藏之民因之農則不可蓋今召募爲兵農出金粟輸之官而官給養之也曰此吾兵也既別異

之以厚糈矣故雖無盜賊之警攻戰之事亦時習其容觀器
技以明吾之用然實無盜賊之警攻戰之事也則所謂容觀
器技狎而玩焉如兒戲矣爲之主者勢不得以無所用之事
日苦人以有爲故聽其商賈傭作耕藝無不之也而不奪其
兵之糈及數十年或百餘年而一用向狎而玩者今乃如駭
鹿然以爲吾所素習何嘗至是而今有之且夫食厚饗飽妻
子者皆數十年或百餘年中人非我始有也彼其人何往乎
我適承之而遽責以死蓋不能所以事至而用其不任戰不
受甲與農夫等顧獨罷農以供之甚無謂也且夫農自出糈
以來曰捐身命赴死亡者有人矣吾悉力以飼之久矣吾出
而作入而息即一旦有事何與哉而不知其所飼之勞且久
者其無用與若等夫設兵雖多不多于民就使兵皆可用一
郡邑之中忘戰者已十之九一旦有事盡數十萬人皆無用

而謂數百十人足捍衛之勢亦不濟況此百十人又復爾也天下之事是以大敗其患皆緣于蠹民以媮兵又蠹農使不知兵而已向使此事或歲月數見或數歲一見則兵之玩狎如兒戲者當亦有所震撼淬厲以自新其苟且之習而農之悉力飼兵者亦早見兵之無能爲我衛則羣自精其劔戟擊刺之狀而不待命于兵庶幾事起有備乃卒以數十年或百餘年一用之事優游媮惰于積久而驚悸糜爛於臨時又使有意飭新之人每苦積重難返而更張之莫及兵農不一之害豈不太甚已哉故不若即民而兵之即民而兵之是盡民而兵也盡民而兵則凡萬家之邑十室之聚固不有戰士焉兵可勝用乎盡民而兵則雖百年不試人有干戈之氣雖一日乍用呼之立集兵可勝用乎省虛糜之費免召募之勞減客調之擾廣糾桓之路無銷兵汰士見虛于天下之形有月

厲歲試伏大險于不見之際三代聖王之制至今不可易者此是也而奈何二之疑者曰無妨農與夫力作有時講武有節有故事矣凡麋鹿之逐射御之攻鋤耨畝棘爲稼穡設者皆兵事也精而治之即兵與農兼舉爾今天下農之黠者皆竄籍戎伍食兵餼也而未嘗廢其農之實兵之黠者皆專力畦畝收農利也而未嘗損其兵之名上之人不合而下私合之是以兩冒而兩敝上合之則均修矣然其制奈何必如古之鉤連繩貫委曲繁難溝洫塗遂定其居然後比閭族黨詳其事與是又膠固糾紛之說所以便苟安而阻復古也吾爲淺言之易言之則唐之府兵具其略後世之屯田有其端夫唐去三代豈不遠哉府兵之法一寓之農其居處教養畜材待事動作休息皆有節自然皆耕于野之民也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于府將歸于朝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

兵之患歐陽子以爲得古之大意斯豈非井田既壞之後三代之制猶有存之者哉若由屯田引伸之則尤較然易見者可以吾戰卒耕而不害其戰則亦可以吾耕夫戰而不傷其耕以邊關障塞之卒秋高刈穫正虜騎衝突之時而耕與戰不廢則以郡國膏沃之農安居滌場習鹽禽蒐獸之利而苦樂難易其可行與否又奚待問哉夫府兵之法都尉長史亦繁有徒橫刀礪石厥器不一可考而知可做而行也其大旨則農可爲兵而已屯田之言清兼并給耕資邊防內地所在異宜而其要歸亦兵自爲農而已故吾不高言三代之規而以府兵屯田近言之精修二者之事則兵制瞭然矣由屯田以復府兵由府兵而堅持之毋致變爲彊騎童奴即三代之治至今存可也夫八門五花戰勝攻取之說皆用兵者也兵制不定則無兵無兵安所得用之兵制之難定也以其事非

日日用之者或數十年或百餘年而一試當其未試莫知其利害而至其已用常苦于究圖之不及然兵制之可以定亦以其事非日日用之者或數十年或百餘年而始試當其不試可以變革推移之及其久而後試則吾已馴習優游漸積矣舉而之于三代耳目不驚服習有素故也此奈何與封建井田并度閣哉吾故以合兵農而一之是制兵之本論也

將兵論

兵非不貴多不能多也非兵不能多將兵者不能多也韓信之對漢高謂帝所將不過十萬信乃多多益善豈非少易為力而多難其才哉今之治兵者吾惑焉無論文臣武帥大將偏裨一以多兵為請是淮陰所難者人人辦之也今文吏黜陟有繁簡之調亦以理繁劇者任難勝受簡僻者責易塞也兵之多寡其為繁簡也甚矣人人自請能勝其繁吾敢信與

昔爲賈料子玉之敗謂剛而無禮過三百乘其不能入矣然則不三百乘猶將全師也夫將苟徒剛兵將速敗況中情怯懦而恃多爲援者乎李信議取荆請以二十萬往王翦謂非六十萬不可後信果無功然使舉六十萬而授之信其敗之甚又何如哉用廣其器應博則凶苟非翦也將即他人能以六十萬勝乎狄山之詆張湯也武帝作色謂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能又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障閒山自度辨窮且下吏乃曰能武之所以難山與山之所以自處者其次第可見使山居一郡一縣斬山頭而去豈待月餘哉比而觀之類可推矣今治兵者一以多爲請何也吾非謂少兵足以勝敵也才任百夫者長百夫才任千夫者長千夫層累而上各揣己分能將幾何而不務多以爲恃合千百夫長焉則千人矣合百千夫長焉則十萬人矣層累而上

皆揣己分能將幾何而不務多以爲恃益必少焉而效則多
之多焉而效則愈益多之其競競受卒與受官同至有受官
益尊受卒益少者斯即淮陰不將兵而將將之意吾謂將之
自處與上所以處將者宜準諸此夫起徒步之中遂爲大將
將百萬之眾者亦韓信一人而已唐之李郭宋之狄青韓世
忠輩咸自身將或卒伍漸積起家其多寡能否可次第知也
故將兵者無務多斯奧術也

明見萬里之外論

古之英主其于天下之事舉凡天命人心倚伏向背之幾成
敗禍福轉移操縱之術莫不有以逡巡廟堂而坐制遐外談
笑几席而洞矚幽陰況乎身經百戰慮切三分私喙息者有
人竊土宇者有人我之力足以制彼而彼不投命彼之勢當
折而入我而且未脫然爲我臣則夫橫人之說連難之談必

有乘其閒而思動其聽者矣我伐其謀而中其所甚忌則可
以使彼交駭而易所圖此在中智之主猶能料之所謂已見
其形非徒察其影也而以難芟夷羣雄光復大業之世祖哉
世祖賜竇融書史稱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以
今論之非史氏之夸辭則河西之駑下夫世祖英主也此亦
何難見之有哉蓋當時河西諸郡如酒泉張掖金城之屬咸
斗絕匈奴特遠東面起事乎此固難出而爭地中原矣即事
成如尉陀晝然自王一隅則已此明而熟于計者皆見之也
然河西不足以爭天下而可爲爭天下者之資其與隴蜀地
相接勢相連也隴得之而重蜀受之而饒各欲招徠使相附
益又明而熟于計者皆見之也夫天下强者一而當弱者幾
前乎此者秦強而六國弱故六國合而拒秦後乎此者吳蜀
弱而魏強故吳蜀合而抗魏夫世祖之于隴蜀豈可以强弱

論哉梁趙既舉四關咸定天水益州徒欲以區區之螳臂抗
延歲月其有不駕謀臣遣辯士虛辭眇論以要質于河西者
無有矣此又不明而熟于計者皆見之也而謂沈雄敏略如
世祖者顧難及此哉且融也中智愿謹人也世祖料之矣河
西數年宴然富殖意在安百姓而已東向之心日夜不置世
祖又料之矣蓋不過一圖書姓號之說已足以破其膽而洛
陽土地甲兵之盛已有以懾其心彼任蠶之計鼎足之說我
知其必有而又量其不必從也知其必有而又量其不必從
璽書聊一及之逆發其行人之辭而激決其小心精詳之慮
融之惶恐歸忱一意東向遂絕季孟委身朝廷豈待讀書辭
之畢哉故凡此者皆不足爲世祖難也而河西之人輒相驚
服者融固長厚之質意其所召州郡計議皆中智之姿所謂
俗質樸而政寬和其一時人才意可知也故遂以此爲萬里

之明與然吾又謂融當更始之初即能留意河西卒就功業
撫結豪傑遠折戎羌而梁統史苞竺曾庫鈞諸輩相與有成
皆以功名終既自決策又能顯書責讓隗囂者豈不謂張玄
之說庸人之所必料而明主知其必至無足異者乃以此驚
聖天子之明哉此飾說也余故謂非河西之駕下則史氏之
夸辭也史臣又謂帝積苦兵閒嘗指囂述曰且當置兩子于
度外夫帝豈置兩子于度外者哉帝即端謹直柔無大陰譎
狡詭之習其于天下大計未嘗不熟思而審處矣嘗欲招融
以逼囂故自料囂之連融此不過一多算之長料敵之智帝
饒爲之而何遂驚絕若此乎吾所嘉歎于此者璽書有云王
者有分土無分民大哉數語安所得三代聖王之說而稱之
而所見之明無論也且夫伯升死而自如昆陽圍而不懾更
始遣而遂自貳交通書焚而反側安一時急智明略出人意

外者何限而其大如抑遠椒房之親以防后戚寵功臣之事
任卒善全其家有遂爲後世法者此所謂瞻言百里帝之至
明而不在乎區區河西之閒也

嶧桐文集卷第五

劉集五

文三二二

五

澤桐文集卷第六

二妙集三十三

貴池劉城伯宗著

說

封疆局面說

臣居恆嘗著狂說曰昔唐有牛李維州之議我明有熊王河東西之爭世之相去久遠若合一轍蓋維州之議言各有故而德裕之見爲長牛所以敗德裕之成者意不在維州而在惡其素異己李所以怨僧孺者事亦不始維州而以其不同黨而早攻之議牛李不議維州是以雖執悉怛謀于境上塞遠人歸化之路而不顧也我河東西之爭亦各有功過而廷弼之才爲優要袒王者文致廷弼之過非從河東起見而特以居右屯者之爲熊袒熊者厚誅化貞之罪亦非論河西而特以棄廣寧者之爲王爭熊王不爭河東西是以雖比武長

春于西市不坐失陷封疆之律而亦不恤也若是者今士大夫所謂封疆局面也我皇上手芟逆類與世廓清蕩蕩平平有何畛域而年來政府中樞仍因陋習橫設成心意所可否借題升墜皇上虛公無我第以爲法應如是不知中奧有人以封疆之名護局面之實大臣罔上行私殆不可問也往者己已
崇煥磔死矣舊輔逮治繫中本兵瘐死園中斥逐清貞之戎政比誅正直之晉撫愚臣曰法應如是爾後微聞之士大夫曰一二新參欲除異己巧設陰中使麗干法豈其然乎臣不敢信也迨丙子夏秋
猶故也攻陷城邑殺掠吏民猶故也捆載輜重徜徉而去莫敢以一矢相加猶故也乃閣臣緣以進階大璫且將延世觀軍袖手普被渥恩本兵怖死思邀厚恤若是者以視己已何罪同而罰異事一而賞殊哉果皇上之恩威不測抑柄臣之操縱有心欲

公孤之及己則先以金吾與人欲縱舍同黨之罪故寢嘉在
事之功臣感事至此局面之說雖欲不信不可得矣今在
內地又數月所破州邑已二十餘焚掠淫殺不可殫述無能
堂堂一戰徒有紙上功級其狀殆與己巳丙子等臣憂心京
京畏此翱翔不已然或徼天之幸出之後不知秉國者作
何舉錯也雖然聞諸道路已有萌芽拔自閑曹置之樞屬邊
才之選皆其能驅我異志者也奪其清華擠之險地行閒之
用即其顯與意忤者也此形一兆封疆與否局面與否稍有
智者不已料乎昔唐相盧杞惡顏真卿之抗己以李希烈反
請用重臣夙望如真卿者往諭之是豈不陽與顏以美名而
死不可脫矣我明嚴嵩以虜薄城下惡趙貞吉抗言刺己即
傾擠貞吉以翰林兼御史齎賞出城幾陷之死賴我世宗皇
帝仁聖僅從降謫而嵩志快矣若是者文予封疆實予局面

往往而然今茲爲甚夫局面得矣封疆則不忍言臣爲此鯁
鯁過計非以贅說既往亦欲懲戒將來也

風聞言事說

自古國家之治亂惟在言路之通塞開天下之口則上下之
情畢達人無容其奸否則中外阻深而事莫知其狀宋臣蘇
軾有云凡權奸之禍其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其後以干戈
取之而不足有味哉斯言可畏哉斯言也我太祖高皇帝著
之祖訓曰凡廣耳目不偏聽所以防壅蔽而通下情也今後
大小官員並百工伎藝之人應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前聞
奏其言當理即付所司施行諸衙門毋得阻滯違者即同奸
論大哉聖謨垂慮深遠矣曰大小官員百工伎藝是不必有
言責立朝班者皆可言也又曰應有可言之事至御前聞奏
是不必大機密大急切者皆許言也又曰其言當理即付所

司施行未嘗曰不當理者如何處治如何斥絕也凡以廣諫
諍之路則無人不當言廓聰明之途則無事不可言又以盛
過而存之以招徠言者無預嚴其法以杜絕來告之門然後
忠言至計得入于耳也列聖相承遵用諸人直言無隱之諭
而不禁風聞言事之條以仰承高皇睿慮鼓舞言者率此道
爾或者曰機密不可洩臣曰情形當共知夫我用兵防略出
師程期與夫翦除肘腋之奸更革城社之蠹變在呼吸祕同
鬼神者所謂機密也此不容洩矣若夫
陷失之詳攻圍今在何所守禦方有幾端此情形也謂宜傳
布臣僚得共知見不煩懸揣可以詳籌人竭芻蕘眾效策力
執兩端而用中未必無補今概絕鈔傳閉人耳目雖欲進言
無可言者是陽無拒言之名陰有社言之實非計之得也或
者曰譎言惑眾宜禁臣曰風聞言事不妨夫倡興邪教傳播

機祥事無端而稱引讖緯賊無影而煽鼓逃亡使人惶駭無有固志此所謂譎言也誠宜禁矣若夫奸已謀而未露事有實而無形道路業已流傳特未聞之黼座通國甚多口語第難坐以主名此風聞也謂宜有聞即告勿用稽遲恐遂事則不及圖即未確亦何妨過計臣見先朝名臣奏稿每稱近日聞得云云或曰外間傳說云云當時據以入疏朝廷亦不詰所從來凡以事必待乎親見雖聖人亦有不能語既傳之通國此說必非無自即俟徐察言者無罪蓋寬待夫不必然之言以冀得乎有必然之言爾今預行阻止概等誣罔雖事有當言誰肯言者是明爲廷臣阻敢言之氣陰爲奸人快誰何之思非計之得也夫明者見于未形尚先事而料其必至況眾人已實有口奈何置之罔聞必待事勢既成證佐咸具而後許人言則蘇軾又有言矣謂天下事其始言之嘗可爲而

每苦于不見信其後言之既見信而又苦于不及爲豈不痛哉從古帝王縣鞬鐸以招甚且設誹謗之木故不至欺蔽隔絕漏網于吞舟元時命相詔有云諸衙門敢有越中書奏請者以違制論高皇帝嘗引爲殷鑒言路通塞之致亦概可知矣伏惟皇上體高皇垂訓之深心用列聖許言之明諭寧開入告之門無先設辭以拒寧使風聞之言未確毋使成事之說無庸則今日幸甚天下幸甚

將權說

古者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又曰閫以外將軍制之此言用兵之際呼吸變化得專便宜而非語于平居守官擁兵坐鎮之日也古者卒皆農將皆卿大夫士兵休事已則各還其故而一無所有是以用兵之時予以其權究無極重不返之患後世則不然兵恆爲兵將恆爲將終其身操可以殺人之器

矣我復縱舍羈勒不爲之制勢必至狂走而速害故漢唐宋之明主極馳騁其力于行閒而收魁柄于閒日一坐小法芟刈不遺嗚呼豈無見也哉我太祖高皇帝草昧開天率鷹揚之佐其時任遇頗隆即建官列爵武亦階崇而地峻數十年閒韓彭趙醢若雜草然中山開平而外亦僅僅矣此非用法之嚴夫有所不得已于其閒也列聖垂衣文儒輩進將權日輕中閒事起數端初作難皆不始于兜鍪虎臣明制之善亦可見矣皇上以時值多故蹈白刃冒流矢非若屬不能欲登進其氣崇體貌以優之閒與左班齟齬必屈此以相伸意勤至焉然愚觀繩墨之拘牽如故賢者未嘗盡其才而虛加之文事勢漸漬桀驚者已有以遂其非僭端見矣夫戰陣之事進退生殺大將得行于偏裨偏裨得行于卒伍此所謂權也不此之務而階列公孤力推文吏口語勃蹊必勝後已見賊

不戰徜徉自如擁兵道遙人莫敢問此則長驕習傲作孽之梯耳烏覩所為權哉然而鳩毒所播延及草木猘狗既斃齧傷已多欲重將權者奈何不思為之所也

箴

非箴

戊子歲六月二十二日偶念踰一日則行年五十一矣循省多愆作非箴矢警焉

百年大期半已虛擿君子知非聖人學易顧爾何人戲渝罔惜動念或違其儀則辟爾始衰矣人亦爾射告爾敬共毋以情縱曰欲與思均敝厥躬請窒其隙初難易終忿平躁釋與物從容以祈寡過亦保沖融

銘

研銘

爾中剛而外能受物日與交而不損其固有爾德可師師爾則壽

又

石其天也温而潤所以全也吾鑒子以自堅也

圓研銘

友人貽圓研一約徑一尺圍三尺凸其中水道環之石質非佳而義類可思也為銘曰

質者義圓則智多容而無恣是謂大器嶧桐曰吾斯以為志贊

湯半李像贊

湯半李有畫像自謂不甚似己陳眉公徵君書所作鄴侯贊于其上半李曰謾也或曰豈無意哉眉公之于半李嘗以子妻之

吳與越不能有其人湯與李不能系其生儒與俠不能定其精神之所存則丹青者誰乃責以恆似其形時似其神古之英雄善藏其用莫可測識者雖朝夕覲面如未聞名是以鄴侯功存唐室位極人臣而孰見其珊然之骨視此一飄塵我思張子房亦猶是也其人宜魁梧奇偉嗟乎亦烏知圖之者之果似與真

孔中甫太史像贊

瀟然絕塵者其氣清邪瑩然遠映者其神凝邪深衣幅巾望之儼然無論識與不識皆知其爲貞臣邪或以爲太邱道廣或以爲仲舉節峻此兩人者皆似之而未盡

蜀人劉嘉復像贊

有美年少翩翩秀媚其立也如望其將行而屢顧也若有深思而不捐其望者意岷江之峨峨盈牀之笏斯在其不能捐

者必父書之在笈言世務以成編古之人狀貌著于記牒今
吾家通侯將以茲圖畫傳

陳中湛中丞像贊

維公之生夢徵虎祥維公之仕難作貂璫公之再起帝堯明
明公之卒躡平津彭彭是以公方嚮用則山之蒺藜不傷公
既斥退則朝之鹿馬方張公能以未死之身待旭日之大璜
公不能以必行之志抗偃月之中堂嗚呼天與人與世止小
康我瞻遺像風烈未亡讀父書者其毋忘乃志承先學者吾
儕咸不易其方

吳檀像贊

有酒可漉有茗可烹有石流可枕漱有卷籍可諷吟有宗族
交游雲蒸霞蔚可晤對爲樂或曰此去儒而隱或曰此俠而
託之耕者與

甯洞像贊

史遷有言留侯狀貌宜魁梧奇偉也而圖畫如婦人好女我
觀山同白哲少年美如冠玉也今色加赭而頰上之毛又如
許兩者不皆差迕與然其髮既斷而鬢髮下垂目炯炯而似
有所延伫坐大石以盤桓揮如意而若舞蓋內有所得而吐
棄世之鴟嚇腐鼠山同之神正在阿堵誰謂人不可以貌取
乎

劉遠公扁舟江上圖贊

滔滔皆是狂倒無底計將安之乘桴逝爾桂檝蘭橈采蘅搴
芷衣無新製書有舊史冠追雲切神隨風起凡此皆所以喻
芳潔而精道理也夫豈徒虛相觸而不怒夜藏壑而善徒與
自章江維解滕閣帆開南浦雲埋西山雨瀾或以爲幼安浮
海之風或以爲越石擊楫之指要之送君者自厓返君自此

遠矣

甯川像又贊

三年之內圖畫再易無改須眉增此巾幘巾幘既復貌亦改
觀我再作贊石亦生歡

書

上池太道史公辭免選舉書

城章縫賤士樸邀庸人下帷讀書不問外事有年矣二月閒
忽奉明公檄召時郡邑君侯闔扉閱試牘城無所稟命僕夫
控騎來趣端發渡江庭見則蒙明公與論文章勉行誼激厲
氣節倦切正人云城爾時如蘇轍語見賢人之光耀聞一言
以自壯私心欣懌如是而已歸謁邑侯願露微指謂明公將
以城姓名塞明詔者始惶駭汗下道路之口流傳滋多反覆
躊躇亟圖放免以未奉明教議難自發又思漢臣有云言之

爲先事不言則情不達故卒言之三月檠戟臨池城輒自陳
白乃數語未終而明公莊色相待輒逆折之城分卑氣餒遂
不敢畢其說雖然竊再四思之矣城今日冒犯顏色強聒而
前其罪小使隱忍不言卒有一蹉跌內負平生上累明公知
人之哲其罪大敢嘿嘿但已乎蓋城志有所未安者一才有
所不逮者三而時勢之不可不與焉念城自屈首受書意用
遠大同學少年多不賤矣已獨鹿鹿行伍蔑有著見夫年非
遲暮盛廩衰竭之憂家用粗安無資升斗之潤而中道棄捐
以諸生身出曰非戰之罪去而救時其誰信之此所謂志有
所未安者也城少溺辭章長工傳注蠹魚脈望似有夙因居
恆辨志使得畢諸生事願如子雲所云不受三歲之奉休脫
直事之由肆心廣意觀書石渠上則傳經勒史次乃鼓吹風
騷譯聖揚休固不多讓若刑名錢穀別有能人非所敢任今

翻然反之以彼易此不逮者一城資稟羸弱不耐極勞雖廉潔抗直己分事爾而簿書煩疊奸宄其中度不能如廣漢翁歸敏給足辦汲黯有言曰臣有狗馬病不任郡事出入禁闥補過拾遺臣之願也城誠似之今以枉怯之姿驟受不習之事鉤距籍記萬不稱任而意所可否又以非職噤不得言韓愈所稱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以彼易此不逮者二城曲局迂謹罔敢跖弛已食餼多年見庠序爲人才根本而臯比非人模範蕩廢途窮日暮相率傾邪自念倘不能他有發舒循資比格則經師人師尚堪驅策宋胡安定我思景行之夫子衿問字經義析疑以視胥隸呵呼訟牒紛鬪事較逸而功亦相當矣今投之民社釋所雍容急圖搏割意願乖反用違其能以彼易此不逮者三夫城原習舉業志雜進取非有務光不仕之高嵇生不堪之誕也又今除拜有志銓選在人非能如

古度才而處量能而官也然城以爲繇糊名易書射策次第以進則人與職相遭于不可知命也如何試可而已今上也明以此徵下也明以此應而乃知不可而冒爲任不顧能否冀倖有成豈理也哉至若帶甲滿地必居益用凶事之窮科目盈庭當得適從何來之誚此則時勢未易取共之情而非城之所屑慮也夫士誠審己度才不容苟可則聖天子明公卿必無強人以官之事往者崇仁新會名動闕廷業有束帛之使亦赴典銓之門而引決不回卒能自遂雖其人與事非城所例而士之自守聖賢爲師何遽不可引以爲裁乎況此事在明公猶可亟止伏望憐城志有未安察城才有不逮諒兢兢猶潔非盤錯之長即區區藝文豈煩劇之用別訪通儒稱塞詔旨庶城不至上累明公而明公亦不至下誤不肖是乃所謂誑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也則不肖幸甚國家幸甚

冒昧陳佈主臣主臣

上池州郡守石公舉吳次尾自代書

池有天幸邀惠主爵者以明公蒞而治之叢爾江城遂屹然
重鎮父老欣欣咸爲明公加額而不肖城于今應試外絕未
一望見顏色者去年秋冬與友生講藝白門歸來鍵戶讀書
公庭嚴肅無緣得至疏賤子衿分固應爾也昨者備兵憲使
史公移檄召城城趨而往謁辱論文字勉行誼植節持身諄
諄惓切城私自念以舉業浮稱遂動尊者之聽而賜之訓辭
至此此厚幸矣已見邑令則顧語曰茲行也殆將以生塞詔
旨稱選舉者然某與郡君侯實亦推擇生云城時舌橋駭汗
卽面陳不可于言次已又列上具辭聽高不報城乃滋懼或
曰主上銳意邳隆旁求俊乂嚴旨趣督必不可已生而乞免
誰其任之不肖反覆思維竊有以處此矣夫舉爾所知古聖

之明訓也推賢自代昔士之芳規也城有友人貴池縣學生
吳應箕者少負奇姿壯研名理績學則予長孟堅之流危行
蓋李膺范滂之屬魯連之辯杜口千人元龍之氣聳身百尺
而人所尤難城最畏服者謀君國之事析利弊之由畫地指
天絲連繩貫又性諳糾紛略優摘伏度錢穀刑名簿書期會
之事觸之直迎刃解爾使其勝任愉快知古潁川渤海治狀
非夸也蓋嘗約略計之以城當應箕學不如十之三識不如
十之五才不如十之七膽不如十之九城徒以狷訥端愿誤
入筦庫之選箕峻博雄杰反逸夾袋之知如天下何如明公
知人之哲何即欲渡江謁陳多所未便伏望俯垂清察亟拔
英能列牘當道許以箕代斥駑駘而登騏驎黜嫫母而進夷
光使天下後世受良臣之福而誦明公立賢之功不衰則宗
社幸甚又使城遠罪戾逴焚英殷浩之譏身名無累則不肖

女三十三
幸甚冒昧竭拳拳惟執事實圖利之

辭江西方伯張公薦舉書

竊惟旁求俊乂者聖主之雄圖也以人事君者大臣之盛節也審才度務量而後入不苟自進者貞士之恆操也使一目之羅可以盡士堂吏之簿足以見才則國家不得非常之人安所得立非常之事使侍從貴重之臣承明問而中沮惟蔽賢嫉能之是圖或舉非其人以私暱庸庸為稱塞是廢格德意營便己私人臣不忠之大者矣又使為士者感奮知己之遭激切功名之會己分未審情義不詳而冒昧一出有同嘗試究至事機乖忤建樹無聞豈惟自負生平亦以累大臣知人之明重失主上求賢之意也今皇上悼吏治敝壞資格牽拘知科目之途已狹保舉之事近真慨然明詔亟行徵選復唐虞三代與我明已效之法此雄圖也遂有明公不以無才

爲對不以親故黨舉疏賤如城阻越江界既從未樞趣于提
命又無葭葦之親交游之容于左右徒采聽聲聞賍之夾袋
何所投契相信遽深部牘已行而乃聞之下走此盛節也顧
城所自爲則伏而思之矣人各有能有不能此存乎己者也
事有可爲不可爲此存乎時者也去年春正兵備史公已嘗
采擇見及遣騎來迎深論世務示意必用城退而具書郡公
求爲沮止中閒自述志未安者一才不逮者三今即以別紙
呈覽不復更說是則城之審己亦既知所不能矣而事不可
爲前書小略今具言之夫徵選之典列聖所行神廟初年猶
一再見曠而不舉僅數十年今皇上毅然獨復而貴臣之意
弗善秉銓之地勿便也制舉諸公詫爲異類羣擲揄之已見
端矣由是兵荒險阻盡爲機筭之鄉侮謾擠排共肆摧殘之
力雖東西南北惟命所之盤根錯節亦何不利而伎慎出于

陰中折辱非人所堪堂堂丈夫徒死無名學術安在此甚不可也又今世路險熾人情叵測所舉無多待舉者眾就使暗中摸索平流並進忌忤不無而況拔擢裒然恐杜賢害寵不止絳灌之屬矣風波微起制科承之無兩榜之人爲之氣力有立槁爾圖君之念空殷澤民之功難就此又大不可者是所謂事有可爲不可爲合之城各有能有不能斯亦可以蚤自裁矣去秋就試白門伏接手書躊躇改歲尚未勒復以決志不出辭費無庸且小禮苛節非明公所以責不肖者然卒思之昨既佈腹心于史公今敢不盡悃款于執事惟執事憐而察之追還去牘別舉賢才是明公不以愛人者誤人而不肖亦不以謬相附者致相累也如謂部文已達事不中易則不肖更正言之古之君子出處之際寧恬無躁寧三讓而升無一呼遽至豈徒明禮亦以觀時是雖部檄星馳乞許賤

軀雲臥不敢不預白也惟明公舉大度之事擇不肖于闕絕不相謀之中故不肖吐銜口之言盡狂愚于不忌諱之側伸紙竭拳拳惟明公裁察

再與張公書

明公以三十年名德重望敷歷中外鄉里聞石慶循謹之風方岳著君陳保釐之績顧即入登三事簡在一人爲社稷生民所倚藉楮也則培養人才拔擢眾正爲大臣第一義而今茲之役以不肖爲隗始不幾累知人之哲乎春閒披瀝奏記冀回尊聽以事得中止爲禱未幾史公符牒下郡云明公先有到部之文史公且受重薦之駁若是則城雖獲免于此必被推于彼又奈之何哉仲夏咨到郡邑來趣時以歲試之後偶有負薪之憂已具一呈祈免起送夫城幼工舉業即係干祿之思況際聖明有何鑿坏之節然私嘗忖度今日事勢真

如救焚拯溺然第陳畚揭具綆缶有濟于事豈必焦頭爛額
之爲若褰裳濡足與汨俱沒者非所笑夫從井救人者哉苟
如昔人朝廷若待神明至竟無他異又大僂也量而後入古
訓昭然況與病魯豈敢造次若夫知己之感即中心藏之無
數矣風便具聞伏惟裁察

答黃赤子論保舉書

三月十九日城頓首赤子足下城無似時苦應酬是日正對
客語接良書展誦屢幅不得了客從旁誦之移時讀竟竦然
動色汗雨下客益怪問乃徐語之曰此孝感有道黃赤子書
也客故多知赤子文章名城故知赤子不但以文章名昔者
易曦侯劉瞿若雍石蓮皆能道赤子行誼略城先後從行卷
中想見須眉不啻屋梁月色即不敢過揚之抑亦濂洛關閩
之徒矣則相與長言之可乎夫我輩之所以見知于世者徒

以舉子業爾而世之知我輩舉子業者徒以二三咕嗶諸生爾我輩之舉子業雖如此何嘗用之生一人濟一事而世之不為我輩之如此舉子業者率得氣去羣操生人之器而反用以殺人且率一世之人化為賊以相殺故謂我輩舉子業一道足以救世此不足信者置之勿復道可也夫惻隱之心所性而有而道濟天下之學又夙昔所求然則遂但已乎觀今日之事壞敗已極非登王途非據可為之地分則斷無能措手即聖主亦謂人才不盡制科中特復行徵辟顧今徵辟又何可言哉聖主側席之意如彼大臣摧折之心如此應之者逡巡如此旁觀者揶揄如彼無論傳說呂望即下之王猛張賓其人縛騏驎之足而責之日行千里有是理哉然此不足道也吳康齋應徵陛見豈無志當世者堅辭館職意有啟沃微衷而南陽不悟遂乃決志還山陳白沙一代真儒吏部

欲考而受職致使身赴銓司稱疾至再而主爵者自如不知當日吏部堂皇之上作何面目然此又不足道也唐荆川之出也以目見東南倭患塑嬰兒剖孕婦慘烈切肌于是犯險蹈疑遂以趙文華之薦亦乘之以出此真以惻隱之心欲行不忍人之政救斯人于水火也而議者訛之至今爲口實不知荆川出處原商之達夫達夫諒于當時而多口吠于身後賢者用世其苦如此我輩自顧未如康齋白沙荆川而今日人情事勢又大不如三公時夫人所自立身名已爾道義所繫豈敢苟然是故再四審處不欲鹵莽一出者非曰立而視其死亦重有所不得已爾陳士業沈眉生學問聲實百倍于城尚復逡巡何況城乎識者有謂爲達夫易爲荆川難城亦欲二子爲其難許我爲其易者爾已雖然凡此刺刺皆已分外事亦子所謂末也請循其本本立而一身一室有救世之

具即前此刺刺無庸矣蓋制舉之業本乎砥行砥行之本先在倫常倫常之本要在不貪不貪則無欲無欲則理明理明則君臣父子之間無他端以替之而得專一于忠孝節義之事夫忠孝節義之事修之一室使子弟臧獲有相觀而善者可以救世之爭弑賊奪而偕之大道矣即忠孝節義之事存之一身而性命不至澌滅亦可以救世之爭弑賊奪而勿死其心矣夫救人之田宅廬舍也此則安居正路也救人之妻孥僕妾也此則親戚上下也洪水夷狄猛獸之害不烈于無父無君也有其救之者其心其事一而已矣如是則舉子業之遇合與否可勿論而在朝在野吾無擇焉皆有以內解于惻隱之心而外不假夫吏部審官之事孟子曰不得志修身見于世夫見于世而所以云救者至矣夫子曰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則夫赤子之所謂貪功貪名貪文章之皆足以殘天

下者欲仁則皆無之城所謂不貪則無欲無欲則理明者貪
與欲又未可概論也嗟乎以文章救世者昌黎韓子是也然
其文非所謂場屋舉子文也三上宰相書數及宰相門者亦
韓子救世急也然其事又非今日所可爲也幸無康齋石亨
之嫌未至白沙吏部之辱不敢學荆川柳下惠之可請從事
吾孟夫子脩身見世之說是不肖所以全吾惻隱之心仰答
赤子同患救世之意以自附于濂洛關閩之後者乎夫脩身
見世砥行其本而著書立說不廢焉七篇尚矣韓子亦猶是
也城不揣經史之閒小有譔述倘書成而行世非舉子業可
例是或救世之一端也信去索報急對客楮語故不次惟
嗣音是望

答皖撫鄭公搜關張文字書

承示蜀漢關張諸文字城寡學渺聞搜覽不多敬撫摺一二

以復明問若關公告辭曹操書想久入胥鈔故不錄上然此書如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內數語真奇警武人有此非英雄不能或疑其偽作非也公鑒定以為何如關張諸銘不過數字按涪陵志宋大觀閒掘地得印及佩鉤刁斗上刻張飛二字因立桓侯廟刁斗文似無全文具列以俟審定倘有續得當書油素上典記

再答鄭公書

近苦應酬未暇簡閱諸文字然如關公進玉璽箋雖繫節文楊用修古文韻語載之近梅禹金有辯要當過而存也又蜀廣記引碑目有桓侯與張遼書有目無文或當于蜀中古搨搜共全耳皆具如左

一關公進玉璽箋

璽潛漢水伏于淵泉暉景燭曜靈光徹天

見楊升菴古文韻語

一 張公與張遼書

按碑目云閬中有張桓侯與張遼書石刻漢文八分書曹

能始蜀
廣記

答鄭公池州救荒書

池州土瘠田狹雖豐年所入合計之不足半歲之食仰給于
江西湖廣及皖桐之米與穀從來久矣每年六月中客船銜
尾至民賴濟焉今歲池州先水後旱高下皆災秋收所入又
不及往歲之半而江廣始以寡收閉糴客船無至者于是穀
少價增郡城十一月內遂至買稻一石用銀一金此池城數
百年來未有之價也人心洶洶流言日布即城內富家之有
穀者皆不敢留以買怨盡糶賣矣近者鋪戶無可買之家貧
民無可糶之路每日鋪戶之門輒聚飢民十百持錢而來不
能人人得米各鋪辰起開扉已後即無以應或聞有客船一

二皆小艇輕橈所受不多風帆乍泊頃刻立盡惟近水居民得之升合不能入郡城也至各鄉地遠法弛攘奪屢見白晝公行較之夜盜尤劇而要之實實無米爲憂方大則郡城爲甚爲今之計急宜使鋪戶有米而買即價值甚昂不至坐斃則人心可安地方無事不然自今以迨明年麥秋尚在四月一春何以支持事在然眉非難逆覩救荒拯溺不容須臾緩矣明問下及謹陳數事伏候裁擇施行 一募行戶市糶行戶所以不敢遠出買米者有二一爲江廣遏糶一爲舟行多盜夫南京兵部尚書李等久以通糶疏請矣若蒙憲臺一面移會江廣各院曉示地方凡有買米賈客聽其開船出境無許市徒攔阻以抗明旨一面移檄沿江府州縣及哨禦官兵晝夜巡緝稻船所過儻有以失盜聞者該地方文武職官參劾提究一面檄行本府諭行戶聽彼自備資本各給府印批

文前往有米處所市買先回者官給賞銀示勸再換印批往買總計往來多次米稻數倍者申院旌獎以示鼓舞如此則郡城不患無米而米多則價平又不必言矣 一察存留備稻本府原有倉稻備振既係錢糧豈容虛耗若蒙憲臺一面移會按院一面檄察本府預備倉歷年存稻若干變價存貯若干又前院史公存留餉稻若干變價買貯若干俱造確數文冊開報即將所存之粟或散賣貧民或總賣鋪戶變價若干同歷年支贖存留銀兩一并批給有力行戶聽其自往販買俟穀到賣完之日交還官銀原數庶行戶之資本益多則販賣益盛俟冬春足食之後方將此銀著令買穀貯倉以備異日此時但取隨買隨賣不許抑定賤價勒取官稻則行戶不以領銀爲苦所以致米得多而前此官物亦不爲雀鼠之耗實有振備之用矣 一行振濟實惠邇蒙本府印發募簿

勸輸備振本府首捐百金餘各輸俸有差鄉紳士民商賈等亦隨力書簿矣夫池瘠土之民不過涓滴之助此須實委職官擇某任使察劾支用凡持募積滑無許經手及此斷穀之時早爲接濟之用古人云與之太晚亦不感恩是爲無策矣

答張爾公書

城白辱惠長書以千子極口相詆而欲爲芑山辯艾書者此自仁兄德業所繫弟何敢率然勸止然弟徐思之竊有以廣仁兄願試垂聽也弟卑之無高論姑就事切言之昔者陳羅章艾之見推于世愚知一辭無異議也自戊辰艾選論說出而天下之闕千子者十四五自四家摘繆出而天下之戟手千子十八九矣豈非以其酷加介生大力者辭不雅馴誼微忠告天下之責所以四面至哉今又以加吾爾公乎前次尾以東下故信宿敝廬適有持艾選來者兩人讀至例言刺心

長喟殊不能已天下人情可見弟乃深爲千子惜曰是再自毀也千子過計矣仁兄何庸辯爲昔山谷謂東坡文章好罵自是一病夫東坡之罵豈如今日云爾哉而識者惜之使千子如是爾公尤而效之是爾公爲千子分謗也其奚庸辯爲弟巡覽仁兄文辯發明經傳崇尚理體功在後學多矣即甲戌文辯中指駁弟與次尾一字必嚴尤服古處或一二稍涉苛細非乖大義也若使顛以辯艾行之恐兩家憑氣波及作者深文刻論株連無已仁兄其何用此邪抑爾公之辯也謂千子能屈折我哉弟觀千子之言曰明知非某所評則是不謂所評是而辯之者之非也但以爲非己評而已又曰文不雅馴者略之則是不抹者果不雅馴而不能謂辯之者之非是也千子之言已如此矣又何待爾公啾啾耶然此皆就事切言之者也天下之大未嘗無人理道之在天地閒如衡量

繩墨多寡曲直不得意爲增損爾公千子有功有過有得有失以至功過之大小得失之厚薄絲髮杪忽都有定之者單辭盛氣繁言紙費皆無益事理又奚庸焉昔人謂盧仝茶歌到七碗亦應自止若復滾滾百千何極遠之朱陸異同近之李何推駁一再往復亦遂罷矣爾公已辯矣千子已答辯矣弟願兩家斬然遂止然請從爾公始且弟尤深自痛責者昔考亭嘗言歐公平日但做詩飲酒未嘗理會身心事夫文忠之文其于斯道何如者而文公云爾哉然則今日之文今日兩家之所辯爭毫末中毫末亦定非急矣言念至此吾黨固當汗下解紛已似舍己之田佐闢更滋鄉鄰之害口語橫恣徒爲高人長者所笑則惑甚耳白門有吳次尾陳百史諸君子吳門有楊維斗錢吉士諸君子貴鄉有葛茂先陳士業左之諸君子仁兄幸一一商之知不卒卒成書也入山鍵戶

弟夙具此志誠有如仁兄所言者近觀情事計益決矣以承
遠教辱仁兄骨肉我故率剖胸懷不覺媿媿幸投之破紙堆
中不足爲外人道也伏惟仁兄裁察爲禱

嶧桐文集卷第六

嶧桐文集卷第七

二妙集三十四

賁池劉城伯宗著

書

答漕撫史公書

公以澹泊之志文武之才約己勤民忘家討賊蓋江南北倚
 為長城者既數載而中外奉為砥柱者不幾人也乃者又以
 淮徐地重漕儲事難借公莅政其上從此給軍國之需蘇君
 民之困官旗蠹剔飛輓如期真時事之慶城每念本朝定鼎
 于北仰給者南一水若帶舳艫相銜小有梗塞便爾可虞況
 今盜賊充斥不止荏浦之警巨艘連檣翱翔河上皆屬漫藏
 柁師水手本無良善又即逋逃藪也運官債帥爾猫鼠同眠
 其何能為東南諸郡皆當大澇大旱大疫連年疊見之際即
 如敝邑昨歲船入府門今則三月不雨甍斃子遺都無聊賴

卷七

唐五

而無名之征額外之稅百孔千條益深益熱力竭髓空民將
安出大抵旁費愈多正供愈缺漕事可慮不在運船渡淮之
後矣凡此疾苦皆緣大吏不肯親事層纍而下小官爲政胥
吏爲奸爾有如我公衣大布之衣食監門之食身親行伍日
在戰陳閒而乃虛懷旁攬獎拔勤勞墨吏聞風而解綬小人
革面以奉公蓋昨以此治兵兵治而賊懾今以此治漕漕治
而國裕又何有焉城昨浪跡都門雖懷韓愈上宰相之書實
切孔璋救北海之意已而眾正相尼遂爾中止兩詣門牆渴
思提命乃既辱枉駕更錫旅資則自喜不爲有道君子所棄
而城亦又徒步歸矣明問下及輒以詳對

答皖撫黃公問左兵書

日者重兵猝至小郡孤危仰賴淵謀遇亂于呼吸將興之際
江南無恙陪京晏如矣城前此執爰登陴四十餘日弛帶交

賤殆無數宵今幸解嚴然覽觀軍勢芽孽頗多如喜亂之民藉此聲勢因而剽劫奪殆同左兵即彼已去而此風猶未衰止一也如各鄉被毒不得不結寨自保然有團結因而有供億有號令有殺慘窮民借以資生黠者行其武斷專殺無忌行旅多冤解散何日長此安窮二也又如馬步未盡渡江鄉民終難復業一則爲暴不已恐有激而相圖之事一則留滯招搖仍萌煽動句連之憂耕耨既擾秋穫何來衣食無資意外可慮三也至于見今二麥蹂躪家鮮蓋藏三餉催科勢同星火以析骸易子之餘責急公終事之義雖江南他郡容有不同而池陽久困情在獨苦夫一方不靖則事有相連此皆城總總過計尚欲仰煩臺慮者也若城家承先世衣食本豐往者以好客營書稍稍破產連年兵凶全露衿肘至今日而先人之敝廬不保負郭之磽田就荒輟食并日所不待言

要皆一身私憂不足贅語池郡邑長昔則有而無今則無而無勞身瘁力身兼僕役惟池太道程公一人耳池人皇皇亟思借寇題留之疏諸臺必有同心也相傳朝廷進退頗與往異耆碩老成多就搖落昔人云河北賊易中朝黨難豈其然乎又無怪豫楚闖獻之紛紛矣城侯左兵稍上當操扁舟一謁榮戟先此附報不一

答貴池令林公本縣江防書

前承明問日來頗更思維欲躬詣詳復暑中襜褕恐溷起居敬列所聞伏候裁擇 一扼險之地就貴池四境內上則李陽河之闌江磯礧礧槎柯直亘江半可據以偵下距郭港梅根大通河而止如流婆磯尚藏洲內不能遠眺仙姑廟正臨大江直望北岸有樹有祠可以栖止先年曾設險瞭視于此一屯塞之人今欲問用船之或官或民當先問設寨之或

民或兵夫民自爲寨則民船可漁船亦可以己之船供己之用便甚也若設兵偵探定須官自給船即物力不敷不能多造亦須特買數隻以予各兵不然兵借用船之名以騷擾百姓弊不勝言矣第謂之立寨未有非民自爲之也民自爲之之事官一切不當問耳蓋官與其事則動止在官民之聚散出入飲食攻守不得自由而有所牽制束縛于上其害滋甚楚豫諸郡城破而寨自如者民自爲守官不與寨之事也然以大勢論之民之結寨多宜于山有險可據有扼塞可守楚豫及敝邑皆然沿江一帶平遠瀾漫安所云寨故愚意今日督臺之諭不過用兵守險之舊說而申飭之云爾爲今之計凡舊有兵船之汎地有哨兵而無船舊年沿江之船盡爲左帥所據則宜用正項錢糧造船以復其舊以原哨兵充補而力行之凡新欲添設之險而無船并無兵則宜調池陽營兵

數十名踐更以往不過偵探眺望原非大有攻戰而以勸輸之銀動支若干或造船或買船以給之蓋營兵六百靜坐城內殊為虛糜而設險二三處各止數十名按月輪班亦未甚苦府中勸輸原以督臺文移為據則用之江干以應督臺之檄非擅也此役官兵以守險設官船以給兵不易之法也若外是而民自為寨則聽民自為之官一切勿與焉可矣一建立之時今農功未畢錢糧為艱但當定其規模預籌方略而舉行之亟似或俟之秋中彼時水痕稍落布置為宜若錢糧輕動奸胥必至侵漁若牌票驟行隸人徒恣恐嚇蓋講求斥埃不過游徼偵探之用終非遏寇禦敵之需恐奉行者視為故事則設立者止于象人土鼓而已

答程撫軍辨張亞子書

文昌星號也唐以前詩人屢用之而祝以為神謂之梓潼謂

姓張謂即周之張仲謂之亞謂之亞子謂慧子又譔化書附會之蓋非一日而稱亞稱惡互有不同致煩下訊雖不足深辨而各有所承襲搜神記云文昌神姓張字霧夫續搜神記云有神姓張名亞道術顯著廟在梓潼玄宗幸蜀著靈追封左丞相唐書廣明二年僖宗幸蜀神又見于利州桔柏津封爲濟順王親幸其廟解劍以贈神郡國志云濟順王本張亞子戰死而廟存昔亞子西至長安見姚萇謂曰卻後九年君當入蜀若至梓潼七曲山幸當見尋至建元十二年萇隨楊安南伐蜀將至七曲迷道游騎賈君蒙忽見一鹿馳去遂至廟門鹿自死追騎共剝之有頃萇至悟曰此是張君爲我設主客之禮烹食而去按此即世所祀梓潼帝君也唐判度支蕭遇和王鐸張亞子廟詩曰青骨祀吳誰讓德紫華居越亦知名未聞一劍傳唐主長擁千山作蜀城斬馬威稜應掃蕩

截蛟鋒刀俟昇平鄧侯爲國新簫鼓堂上神籌更布兵此皆以爲亞子也雋永錄云祥符中西蜀有二舉人同研席既得舉貧甚千索旁郡乃能辦行歲已迫始發鄉里懼引保後時窮日夜行至張惡子廟云云王奔州四部稿內神仙類云今文昌祠所祀梓潼帝君即張惡子神也續稿內題文昌祠投詞後云文昌星也于天官家爲奎若壁而今以屬之梓潼張惡子張神于蜀甚烺烺云云胡元瑞莊岳委談注曰梓潼神姓張名惡子見太平廣記此皆以爲惡者也城按古文亞惡通用如昔人得周亞夫印亞文作惡知其相通張之亞惡似亦猶是也作文昌祠記則字從亞所謂尊之耳天下州郡無不廟學者廟學無不祀文昌祀文昌無不貌奎星者文昌旁刻偶爲二童與花藥夫人所圖畫象異又以奎爲魁其譌舛僞妄所自始已千有餘年累楮不能盡也

上閣部史公書

城謹齋沐獻書閣下竊以今日之事普天同仇碎首斫頸義當即死徒以昔人有言從懷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者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者爲忠社稷既重長君是圖公所以任絳侯之迎代卹躬安世之擁曾孫從此宗祧有主恢復可期繼聞爰立之命遂首同升之賢覺樞江左秉軸建炎此皆高皇之靈嘗鬱蔥于鍾阜定知建武之業重光大于雒京涕淚之餘頗爲欣幸伏有請者國難異常是三月閒事其始也僅得諸咨請之鈔傳其後也乃微聞都門之凶問符檄不下郡國文牒未及監司凡諸下土誰忍信之至今監臨之詔未頒遐方之聽難一官吏蔑所稟承智愚胥爲惶惑城五品方州十年不字雖仍草莽之列敢忘君父之仇昔在閒閒之畝果有磴磴之誠今三光欲晦則志士畢命之秋百靈來

扶宜盡人投袂而起本願麻衣草履奔赴新朝先哭孝陵隨
叩殿下已而思之李綱既相則陳東可以無言夷吾復生即
顧榮何須再拜然而私憂寃見念不容已當乾坤崩裂之際
非臣子隱忍之時豈不知此際艱難倍于往日要以本朝義
憤矢不共天敢瀆高深略有條列益定大計者一審大勢者
一根本之議其目有四枝葉之論其目有五中閒節族所云
心之精微口不能言書何能盡知公機務殷煩祈賜乙覽必
終其卷無遽以書生款說僅擲之典記已也嗟乎梅子真終
身逃遁已有其書蘇雲卿一言不出情乃太愨君國大倫耶
許敢愛中興之業仰首竭拳城再頓首頓首

一大計宜定

自都門失守大行皇帝凶問頻傳雖所傳不一大略頗同公
率先諸臣奉迎福藩殿下臨蒞南京此中外臣民之願也旬

日以來引領詔旨庶慰遐方而頒布無期賈客從燕湖傳來翻刻稿本則尚蒙監國之文未有御極之意夫琅琊渡江亟正位號康王航海仍就尊稱良以統一人心奉承宗祀名正而忠義可鼓事定則奸宄易萌也今日既以倫序應在福藩大寶之御無可遲滯之端如以東朝為疑乎姑無論覆巢之下蟻屯之中仲康安在嬰杵何人即以先朝事例推之當英宗北狩明知車駕萬安青宮見在而宗社既重長君為亟郕邸之監數日即真當時大臣定見如此況今事勢萬不相同早正尊號事不容時日待矣知郊天告廟事禮殷煩然御極之詔先行典章皆可徐舉况壇壝見在修葺易為夫繇叢行禮不妨漢業之隆况弓劔留遺皆有高皇之舊蓋有主則賊乃可討心一斯事乃可成此大計也

一大勢宜審

昔西晉板蕩江左以興北宋沈淪臨安斯建或謂今日事勢若符自愚觀之實非一致以言恢復有難于彼者二有易于彼者三焉夫晉宋建都皆在河雒江東一葦相去非遙然而南渡之後不復更正龜鼎此人事不臧非形禁勢格也今幽燕闊遠殆近三千里踰淮泗歷齊魯舟必銜尾猶有過洪歷險之虞陸乃長途盡反主客攻守之勢此其難一矣且晉宋所遭皆是夷虜非我族類終不久留是以聰勒不復渡江兀尤粘罕其去也可知其來也易辦今賊本中土嗜欲形勢與我共之舟楫火藥長技皆同細作奸宄不復可詰而我又在瘡痍之後風鶴之餘此其難二矣雖然未足難也晉惠麥粟不分道君花石斂怨骨肉相殘淫靡已久我祖宗功德且無論即大行皇帝之屬精圖治盱食宵衣以英明視昏庸以恭勤視淫侈惓惓百姓仁愛是圖此豈宜有今日者所以薄海

內外無不爲之發憤裂背飲痛刺骨也人心未忘同仇易作
燕人剽卒即墨怒堅三戶可以亡秦一旅足以興夏及鋒而
用此人心之可乘者一也昔劉隗刁協參王導之權衡伯彥
潛善制伯紀于樞軸所以功不能成變易以作也今建國之
始惟公獨立東政諸君皆佐下風天生李晟以爲社稷天下
久信之所同升者皆極一時之選共爲四海知名此如房杜
同心于唐室方邵左右于周家由此推之進退人才易置守
宰推擇將帥皆志可合而權不移心既同而功易立此勢力
之可爲者二也從來枝葉靡爛將盡無餘則根本仆焉如宛
雒之分裂崩隕瓜儀之蹂踐殘毀區區晉宋猶且支持今以
吳越豫章閩蜀之全盛而都門失守忽焉一頃此非賊之能
也夫秦暴入人骨髓故漢興易于摧枯尚且百戰得之馬遷
謂王者受命未有若斯之易今賊何人乎運世無本功德不

紀而謂驟焉一喜非爲人驅除難乎夫天下猶未失半也鎮撫岳鄂以聯絡斬黃招徠荆襄以進逼河雒事尚可爲而況全蜀故在形勢得以入三秦吳越充然物力可以給行在閩粵稟命豫章轉輸此璘玠兄弟所以摧金虜于方盛而文山藉手尚以起義師于垂亡者也況今日乎從古中國有事則外夷從之今日賊自將待邊難保■不入也且愚又爲吳三桂輩策之彼于賊人原非佐命之首功或有射鉤之往隙今即傾心歸服不足當開國之勳就令覲顏事仇亦不過五等之爵誠往偵之或者自爲死戰或連結■如榆林已事但得彼中擣虛擾亂即我得以休息承時可圖之端指數不盡此事變之足以有爲者三也審此大端謀非絕望惟諸明公身在事中則情形以目歷而見智勇以久習而生又可以燭照數計強力爲之者此所謂大勢宜審也

一根本之議其目有四

朝廷之氣勢宜立

夫所謂立氣勢者非徒積粟練兵守險設防已也先得人才則積粟練兵守險設防之事畢舉矣昔晉元建國江左桓彝懼其寡弱後與王導極談乃曰見管夷吾無復憂矣導又以江左名士如顧榮賀循爲此土之望勸結二子使來則百姓無不歸者今國家雖兩都並建而陪京官多省汰六部無左右侍郎諸司概少員外臺省縣缺不補是官且不備無論人矣粉署庶司又多任子遷謫處之高者嘯詠山水餘盡擢攬官私蠹若食而敗若事視缺官抑甚焉爲今之計百官之制除鴻臚光祿諸署外固宜盡仿北都添設員缺其有缺無人則擇人填補若東南舊臣久繫人望者宜分別召用存問以收人心至于草莽之中或品行卓越經濟優嫺亦宜薦徵並

及用示招徠夫許靖徒有虛名孔明尚勸先主尊禮況名未
必虛者乎昔人云楚有得臣子玉則文公爲之側席漢有郅
都魏尚匈奴不敢南向彼一將之任如此況廟堂之上乎所
謂氣勢宜立者此也

東南之民力宜寬

夫所謂寬民力者非徒赦夙逋緩征輸已也先定經制則供
億不煩而民力足辦賦自無逋矣昔南宋立國無論中原盡
失即吳越之京口平江秀州明州豫章之洪州吉袁諸處皆
先經金人蹂躪宜掃地無餘矣而臨安既建六宮百官供賦
煩侈張韓劉岳稱師每十數萬不知當時物力果饒抑亦因
中原之用既減神京在近用多可省故力尚足支與前此謀
國不臧加派萬孔弊難縷述今即以事勢言之三韓何處九
邊皆亡最可恨者練餉尤甚夫不練之兵餉之何益既餉之

兵練復何餉然則遼餉可罷也練餉可除也漕糧脚耗可免也至他供御諸費尤宜節省蓋財賦盡在東南昔以西北待命三十鍾而致一石而又他端誅求故民力漸困今以東南之物力供東南之支費速定經制去其無名力易辦而不難則心樂從而無怨夫國無怨女詈女而後曆可長也夫民有衣有食而後無怨詈也所謂民力宜寬者此也

闔宦之干預宜制

夫今日宜言兵食言戰守而言制闔宦非迂也以武侯之才力忠誠董允費禕之勤恪姜維之膽智而一黃皓竊弄其中則恢復大略每牽制顧慮而不能竟文文山之于董宋臣亦有然者至典兵階亂從古爲然此不待贅方今殿下英武睿哲何止照黃門求蜜之奸諸明公貞亮果毅何難行魏公空敕之事然而從龍之際必有近侍飛躍大計或與密謀有高

如三十四
力士之小心則有李輔國田令孜之縱逆窒隙拔萌不言而默制如禽鳥之以氣此恢復之前圖非迂說也

紀綱之飭治宜尊

今日百事草創宜尚姑息而必飭治紀綱者何也昔南宋初建李伯紀力持僞命僭逆之誅良以名分整齊則人皆斂手綱常弛縱則盜敢生心所以士卒燒第而不問斯哲士興嗟射柳鼓譟而勿禁則奸人拊掌綱紀一空名治亂恆由之未可專踵跡憤憤人以譏遵養時賊也然其要皆在未然之防將芽之際小物必勤謹嚴端恪雖今日君臣骨肉當有蕩佚簡易之風爲臥薪嘗膽之事而假借宜杜微漸須防早爲飭制使奸吏無以伺朝廷之輕重斯忠逆較然而後賊乃可圖也

一枝葉之論其目有五

取才之法宜嚴

夫今日取才宜寬而曰嚴者何也嚴其所不可取則取人之塗闢矣祖宗以科舉羅士意甚善也浸假而偏重初場置策論不經心則時務之術疏矣又浸假而專以賄成並初場經義亦庸陋不足言矣鬻賣之風吳越爲甚數科以來恬然不怪蓋知推求一同考先費千金因而取償于關節遂爲成習價值明懸彼此互簡嗟乎累累陶穀之子家家程鑿之兒唐之通榜尚收名宿今之科舉惟有鑽營士既以此得官又以此取償轉展牢固日甚月新當此江東初造取士之制宜稍變更此中科條別有款目須使贖鼎金穴無所售奸又斷乎以薦辟兼行蓋保任必有實蹟行履不同陳言昔楊士奇吳與弼輩豈由科目蘇軾謂以孝舉人則强者割股弱者廬墓愚謂割股不愈于不進藥廬墓不愈于食蒸菹者乎推之而

弟友廉潔皆如此推之而經術濟世皆如此固尚賢于貌爲糊名易書而實爲手授口諾者也中興之士全在得人得人之效係于取士夫倖濫杜絕則賢路宏開然後雖一技一長皆可以所能進大之經國之猷小之庶司之寄乃實有才技可使矣

起用之倖宜杜

國家每一用監軍一議屯田一舉邊才則凡貪酷敗簡邪穢不齒之徒便摩厲以須究亦果取攜而去夫平時尚且貪殘臨難豈能豎立以豪傑束手之地付猥鄙奸詐之儔嗟乎誰爲汲引盡喪良心事至今日所謂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懲前毖後鐵面持之毋使爛羊再謠狗尾復誚蓋敗類之輩不庸則致治之機可望也

將帥之權勿假

夫今日右兵重武子將帥以便宜可矣而勿假以權者何也
愚嘗有說矣閩外之令不知天子此臨敵制勝事在呼吸之
際而非平日擁燾坐鎮及拜命征伐之常時也且古之將帥
皆卿相也敦詩書說禮樂多知道義今何人乎負販無賴陰
驚盜賊得監司一劄制府一咨即循級而上漸登公孤矣夫
公孤論道之官也六卿或且不得而以施之兜鍪介冑不大
舛乎此皆本朝之秕政不可不漸為剔除者且宰相至尊貴
也朝入政府夕即匹夫國家有令一片紙召之而今能得之
副將以下乎嘗見守把一官或選授武科方來蒞事而先得
劄付者輒根柢盤固卒不可去蓋朝廷之選授不及司道之
告身紀法陵夷亦已久矣又安怪近事猖披也今通侯大帥
或本綠林或由劄委無以小故而漫視之銜轡在御機彀由
我此中操縱難以言宣知必有以深思而熟處之也

最急之官宜先

愚于朝廷氣勢謂官必備才宜多矣而中有更急者非樞曹地官兵餉之籌畫已也天下之治主德為本主德之美輔導宜先故講讀之官妙選得人則晝接之閒裨益不少且與相臣表裏可以默制在旁次則言路為亟夫句龍中丞則盡除異議秀夫去國亦抨自臺章此何等時乎總之銓選之司斷須如王翱馬文升趙南星為之則諸曹皆得人而一二要關之署自無秕稗此立氣勢之中又大節目也

似緩之地宜備

愚于大勢宜審略及全蜀閩粵矣夫蜀沃壤也財貨為我資又險道也形勢在我上通秦之棧可絕來楚之帆宜揚即荆襄虞梗而衡沙可問塗也至閩廣與寧紹豈徒賞稱陸海實海徼也財產險要並為國資苟幸無事或可忘此此有深意

未易猝言若夫淮揚已爲重邊京口江浦並爲衝地句容宜興溧陽太平池州並爲三輔此直當以馮翊扶風視之不當以彈丸黑子度外置之此又審大勢中一小節目也

池州距南京四百五十里甲申三月之變至五月三日始聞其概又五日始得蕪湖鈔傳南京兵部史公檄至二十有一日詔書至池州劉徵君乃與吳次尾先生聚哭于野云聞變之詰朝端午前一日也徵君已治木扶櫬自戒矢殉之誠人咸異其早計端午之次日即具是書上史公故所言皆福藩未登極以前事史公覽之唯唯而已史公開閣揚州嘗以是書示蔣一个民部意甚悔之先是吾鄉魯先生亦欲上書聞劉徵君上書史公韙之而漫無所舉措是以此止徵君著池州防守後議蓋見當時多設巡撫爲人擇官爲官擇地而不係乎關山之險又用罪廢及逆黨人

補其職勢不得休所謂因而利導之以救其半耳議聞時朝廷以左公懋第撫池太可謂得人左公尋以憂去未蒞官又奪其情充國使北發乃以程公世昌代之左公疏薦也左公後矢節燕臺矣徵君又上藩鎮議其開章曰四鎮而既設矣夫何言焉全文今逸不傳余游池州久具聞其詳于吳非是以記之篇末癸巳三月和州後學戴移孝跋

答汪西京書

僕自入山既深所謂不知有漢無論魏晉矣兒子鑾每從郡邸歸亟稱足下逸才雋致一往過人爲近今所希已得所爲尊公行略讀之點染波撇大有古法中間至性之語血痕透紙背僕信鑾兒言不誣矣近巢友所稱述益詳至僕更自信心所羨服不謬也僕與尊公游久矣尊公慷慨負大略經濟鬱然而僕以雕蟲迂漫爲活計尊公不彼我也皆作緣於

吾師史公史公不負國尊公不負史公以不負國而僕獨有
醜面目偷息人閒于君國師友何居此不復當人理而足下
固痛心尊公與史公者乃不鄙僕而辱之話言足下又何居
當由誤聽巢友諸君過許僕語邪是巢友妄言之而足下妄
聽之矣僕今日自顧所謂臣之壯也尚不如人今老矣無能
爲也已辱芳削大篇洋洋瑰麗如昔和仲樂城之於韓范者
僕何以當之哉於僕分爲過量而於尊公史公及一切情事
則又古人之誼作者之言矣足下文甚高意甚摯不容不報
而心之精微口不能言傳之于書益復不盡來諭云春閒過
我乎倘與巢友肯惠顧山中連榻數宵山巔水曲時復揮麈
則僕平日所誦習於師友鑽研于簡牘者尚可一一爲足下
述之祈相商榷以教我也楮短筆拙茲固不能一一耳

答巡江御史王雪園書

一春秋討賊復仇之義

有討賊復仇兼之者少康之殪澆趙武之攻賈是也有討賊自討賊復仇自復仇者楚圍之誅慶封齊桓之滅紀是也亂賊者人人得而誅之仇者其身爲不共戴天者也春秋之義大討賊許復仇者與人以忠臣孝子懼人以亂賊也賊不得則其君薨之文有所殺以愧其臣子之不討賊者于是知賊在必討而賊懼不敢爲矣不復仇則凡與仇構之事必書以譏其臣子之忘君父者于是知仇在必復而亂人亦懼不敢種惡爲仇矣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而大要如此或曰康侯之傳春秋也在南渡之日其志有憤而意有所諷是故經之意有至乎討賊復仇者則說因之即經之意有不至乎討賊復仇者其說亦深文傳合之雖然康侯之說猶之乎懼亂賊之意也人第于討賊復仇辨別之而已

一朱子晚年定論

夫朱陸之異也人謂終未始同矣陽明欲爲之合非徒謂二家之說離則兩傷也王資之所近學之所主實大同陸而見後世盡右朱而左陸也故爲書如此然羅公欽順已擇中間數書爲朱子盛年之筆非晚年論也意以章句之滋蕪本原之欲徹朱豈待悟于末路又豈誠舍所學而從陸者哉顧陸鶩湖塗中詩云易簡功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是其生平得力亦是紫陽鍼砭文成之學實所從出當時席公書亦有鳴冤錄謂子靜非禪而人輒冤之席與王一本之學故應有此然先是程公敏政已有道一編其序略云人不當以早年未定之論而致疑于終身不同兩家之學初則若冰炭之相反中則覺疑信之相半終則且若輔車之相保而朱子晚年推重陸子有出于南軒東萊之右云云是其說又不始于

陽明矣

一陽明致良知之說

大學曰致知孟子曰良知陽明致良知乍聽似合而陽明之所謂致知非程朱之所云致知也則以所見格物先不同耳程朱以格爲至在窮盡事物之理陽明訓格爲正如格去非心之格蓋皆先其本與內而不逐末與外故單提良知而致之傳習錄中論此頗悉王于大學亦止從古本不從程朱分章更定者蓋其所謂致知格物全非向外功夫也

一二氏之學

二氏之學少時少有涉獵然皆其麤淺甚者自謂未盡彼法之精微故未敢判彼法之是否也迨壯年學問略觀藩垣遂以孔孟之外可無仙佛信韓歐之不妄而度閣二氏之說不講矣就二氏中于釋又較有所近蓋符籙醮科之策既不肯

爲而服食導引之事亦懶不能耐惟道德南華二經之旨時時胸臆閒耳釋之大乘諸品頗尋味之真有深雋出人意表而蔑所參學未遇鑪錘又自少迄壯皆爲舉業所牽沈薶六籍未得以精心全力闢其堂奧故終不敢云有辦香在彼教也然舊執愚見謂譯經持律疑于辟支聲聞而尚有苦行實功不妨以漸爲頓嘗見單提話頭命唱宗風者頗爲一切狡黠頑頓藏身之地往年如憨山諸法器其銓疏教典筆有餘妍彼何人哉而未始脫離文字端以喝棒行也故宗門座下往往闕參近日入山已深苦空日近即修煉未遑而面壁已切蓋將以此終身矣昔陽明三十以前深躋二家之味而吐之卒優入于聖賢之域愚學道無成反取前賢之所棄以爲安身託命之所豈徒古今不相及殆亦時勢所無可如何與

擬東方朔從公孫宏借車書

班史稱朔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從公孫宏借車書文具劉向所錄矣然逸不傳余意朔佻優持論又以借車必有諷刺如客難非有先生論指今別本載與宏書寥寥不類知非朔文因更擬爲之豈徒代朔亦以規時也

朔當從甘泉力不任徒步又幸列諸吏法不得蹙躄羣卒中曩者待詔公車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朔誠飢欲死所從賞貸多日奉小益然自食食細君又償所舊負他用稱是無餘貲爲僦車馬直今董君之門車如流水馬如游龍皆漢公卿大夫物也朔顧不願往貸竊維丞相寬然長者開東閣延賢人朔以天子吏不敢私上謁參謀議然知故人賓客多所仰給者矣朔儻得比借外廡之餘乘假圍人之下澤一弛筋力也幸甚或曰丞相身布被食一肉脫粟飯爾所以風示廉潔

結主上之知者此知家無餘車騎矣朔謂是小禮曲節非
所云丞相盛德業也丞相佐天子理天地和陰陽鎮撫兆姓
禔福中外使如朔在上前所稱若周召爲丞相孔丘爲御史
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拾遺于後云云薄海蒙休四夷賓
服盜賊消亡黎民嬉豫天降甘露地生朱草聖漢無狗吠之
警而有磐石之固則丞相雖日厭肥甘體窮綺麗從車千乘
廐馬食粟苦肥亡損祇益寵譽也不大是圖而躬其細了了
猶好使朔不得一當游車之闕濟徒步之困豈知丞相者哉
朔亡具車非以爲高直今貧耳木槿夕死朝榮士亦不長貧
也

嶧桐文集卷第七

劉集七

嶧桐文集卷第八

二妙集三十五

貴池劉城伯宗著

記

游暑記

六月十九日度曹山山去峽川寓舍不二里初上有石級逶迤心異之及顛六七折逾不得到則稻畦蔬圃曠如矣尋下路陡峻欲絕無可留趾從此上可以布踵武也約上下山殆十里許又數里過查村澗流塍穰菁綠怡人又數里遙見白堊隔處長谿密葉閒厲而就之是爲塾所並塾而菴菴創俞氏僅容却顧吾云家人來蘭若山樹周遭景物小異可高枕也明日步湧泉寺寺始唐一鐘臥敗壁閒至正中銘可讀有僧台近泉源積落不容入而返明夜大雨水暴漲凌晨起視瀟蕩洗洋生平觀漲此爲第一是夕漲退移宿寺中連日

觀泉湧處歷前後山看諸峰泉源遠出崖石夾之崩雪轟雷未足云喻以此名寺宜也廿六日返宿菴明日游仙姑洞洞去菴六七里土人稱彼中靈怪然鮮入者時以沙漲不得進期冬初持炬御袂可成行耳明日至楊園遂三宿其園可流連也七月朔歸峽游事成暑亦漸減矣是行也道路三十里而遠往返以十三晨夕中間或坐或寢或步或眺或遊或醪或詩或字或僧或友或田畔或谿涯或山麓或雨或風或禪悅或談語佳事娛心以消暑而增游勝者不可悉舉情致多見詩中詩不為游作而作於游時益實與游暑事涉者皆備載故詩詳而記略焉

游桃波記

桃波見于太白歌余愛其名故數至焉丙戌夏初谿漲陰濃綠紋織水上季秋再過木葉脫而平沙白矣今戊子仲春十

日宿霧既收新流初駛土人方壘石中流便徒步水與相搏
激而有聲微風拂之如鳴佩環和且善也斥東爲中達雖兵
燹之餘索綯茅屋不數家顧平疇空闊草樹菁蔥觸目交心
皆有清淑之氣傳謂三月桃花水今扶杖滄浪已若瓣花浮
出者水盪有是吾意中太白爲之也李詩郡志及今本皆云
桃波一片地了了語聲聞闌與山僧別低頭禮白雲按舊本
闌作闕猶言人與僧別也或云白雲即寺名果爾則闕義尤
長桃波不從坡李詩自有意而土語相沿余別有歌是正之
是日先過古仙洞發其幽奇又西渡至殷墓興感古今而皆
緣始于桃波也故記

游殷村記

桃波之西爰有殷村揚吳時左千牛衛將軍文圭子南唐左
僕射同平章事從義所居處也地從主人故至今以名然土

人亦或稱湯而疑兩姓爲異其後裔式微不學不能以故語人按從義相後主宋興國亡主臣入汴避宋廟諱改姓名爲湯悅而子孫留池者多仍本姓故殷爲著而湯亦有之兩家別族以居居相去十里余子鑾往來道上詢知文圭墓所在遂相率登覽之墓視今制未爲宏壯無翁仲天祿之屬其甃石亦崩墮敝壞矣而藏內完好白楊青櫟蔓草叢棘縱橫絡繹其上固不至古墓犁爲田松柏摧爲薪也表碣龜趺都無存者就其家問之主人愴惻言舊爲強有力所齧怙恣失去指泥沙中斷石相示青質脆膩片片剝蝕微有花闌及一文字可辨蓋碑額云低徊久之余曰文圭稱貴仕矣子又歷官至相位即不去黃腸題湊東園祕器也其墓制宜稍與常殊而僅僅如是豈其父子猶有秉禮守儉之風與抑江南小朝廷其貴臣上卿其物力氣勢固如此與抑文圭有知數識時

變如爾時李建勛遺言勿封樹立碑貽異日禍故他公卿冢多被發而殷得全與鬻曰自南唐迄今殆七百年矣唐陵宋寢亦復何似即元宗以鬱鬱殂遺令葬西山累土數尺爲墳而後主不忍竟營順陵豈非欲厚葬之如帝王故事哉今即使珠襦猶存誰爲麥飯一盂上者況一坏之土安在也殷松楸不改狐兔未穴而其後人猶耕漁力食昏嫁如禮寒食上冢伏臘奉祀其先勿絕殷固厚幸也矣視楊李所得孰多因相與歎息而返

文圭在唐末有詩名仕吳有聲或言其攜梁王表薦及第尋爲判官又薦之既乃由汴宋馳歸全忠大怒追捕之不及愚謂此事乃無有夫全忠之非人臣也審矣使文圭如敬翔李振輩精心事之始可得其歡豈有可以假手取科名復背去者全忠之伎忍橫毒豈捕一書生不得而遂已

焉者如謂全忠不可共功名奈何由其表薦得進士官職也故唐詩紀事又稱文圭與杜荀鶴楊夔康駢等皆爲淮南將田頔上客不應朱全忠錢鏐之辟又云登第即南歸則表薦及第與宣諭判官之說爲乖刺無是可知矣詩人多輕肆取忌如皮日休避亂依吳越子孫顯宋代志銘譜系厯厯而史謂其爲黃巢學士誅死誣罔顯然文圭受讎殆亦類是惟從義爲人國相上之不能拓土保疆次不能死社稷而與其主纍俘相隨屬也恥孰甚焉第考其受相命在開寶元年已奉宋朔之後而罷相爲潤州節度使即在開寶二年其時事已不可爲立朝又無多日此必君臣齟齬羣小擠之以出雖管葛才安能有所成立從義即知不如韓熙載而心固賢于皇甫繼勛罪固異于馮延巳諸人矣至與徐鍇等奉藝祖命撰江南錄于李氏之亡第歸

曆數而不言其過失徐湯共事斯其人果何如哉是父子皆吾邑賢者吾不可以不辨後既以湯悅顯或云卒汴未歸葬此故獨有文圭墓云余以戊子春二月十日游後一日記又後一日跋

墮星石記

去桃波不三里有二石孤蹲田閒相傳星所墜化也不知幾千年矣事無可考顧四山遼遠蔑所連接而闖然見石焉一蟲而立一橫而臥蟲者斂秀可綴以登橫者蜿蜒可凭以踣以云飛來以稱星墮無不可者按春秋僖公十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經蓋止言隕石而左氏乃謂隕星也公羊氏曰先言隕而後言石聞其碩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也穀梁氏曰先碩而後石碩而後石也後數散辭也耳治也石無知故日之公穀皆不云星實也余意使果星碩爲石經

豈可不明所自而第書碩石異日莊七年四月辛卯夜恆星
不見夜中星碩如雨經于星複言之何如其詳而此經言石
何其略與杜氏曰星碩如雨見星之雨而不見在地之驗此
則見在地之驗而不見始碩之星而遽指此五石曰是星之
碩爲之即聖人敢乎哉是故經第曰碩石亦已明矣余於左
氏不能無疑而況其他顧後世星碩爲石史不絕書此或承
襲邱明或實有其事不可概論者吾故語同游曰聞玄覽氏
之言大星徑百里中星五十里小星三十里使此即小星所
碩由峽川至白洋一星覆壓之有餘何僅此如拳爲然吾思
石之英升而爲星星以光用者也故虛闊而大星之靈降而
爲石石以精用者也故縮結而小此關至理未可以茲石之
有無從星作戲論也今去石三里許呂姓者曰墮星呂

古仙洞記

自道上視之一培塿爾高若止逾文修不及三十尋也而通體皆洞其大者有三最奇勝者二其一豁領向上張口路側老樹獨幹穿石橫根其閒人俯而入不數武可布胡牀六七仰之若高廈焉步之若中達焉直視之若永巷焉乍覲之若工師所甃築焉睇之捫之倚徙之折旋之然後知造物之狡獪而巨靈之小爲挺埴也有色黝然有紋縷縷然有乳滴纍纍然有苔衣菁蒼然有後戶出于腹坦坦然于石之理粹矣其一闢戶山左門敞豁可容車中高廣與前等而幽陰過之仰視石狀或以奇鬼似猛獸似人似仙真附身于屋壁者顧時有寒慄之氣侵人肌骨以文況之前如韓此如柳以詩況之前如李杜此如東野長吉也而以戶枕田塍非羣眾所經游杜德機而全隱節抑又甚矣其口于路側者得題字僅廬山趙及水利乙巳歲仲春月十餘字可辨然文義難詰字畫

亦在下中可無問也初土人第以洞口稱余按郡志曰古仙洞此必上真所窟當小福庭幽異靈奇時見時闕名不虛也夫

游大樓山記上

人皆言大樓山與府治面遠去五十里而爲之朝此大略之辭也山延袤弘闊有絕高兩峰其一與寺近名柏峰巖豐下銳上迥出雲表與府治西南對見今所稱毓秀門門外平湖浩衍空氣濛濛及雉堞睥睨若可指數江流如練風帆如葉也其一去寺稍遠在峽川口拔地突出陡起千仞視柏峰尤雄壯與府治正南對見今所稱通遠門郡廳事直焉門外河梁襟帶纓煙生滅及雉堞睥睨亦可指數江流如練風帆如葉也蓋大樓之面府治以兩峰而兩峰之與府治面其同異有如此山去江又遠于府治而兩峰見之若一高可知也太

白秋浦長似秋蕭條使人愁客愁不可渡行上東大樓正西
望長安下見江水流寄言向江水女意憶儂不遙傳一掬淚
爲我達揚州始余疑大樓與江水遼闊何詩意超忽乃爾及
履其地乃知詩言不誣蓋登山實見江水既見江水則掬淚
付之無不可達矣西東字於吾邑境亦大分明子鑿進曰太
白古風鳳飛九千仞一首中云萬藥祕海岳采鉛清谿濱時
登大樓山舉首望仙真諸語亦實指茲山而言以既落風塵
之後藥物卒不可得所以汎清谿而登大樓非概云仙人樓
居意也惟山高遠曠闊心境廓然故羽駕滅景輒車回輪當
是登覽時所作余曰然太白他日代內答云估客發大樓知
君在秋浦又與周剛清溪宴別詩云溪當大樓南觀其言必
指稱非雄曠瑰奇不足當乃公意顧吾曹不躬親游歷亦不
知詩與大樓親切有味至此不可不記

游大樓山記下

太白居秋浦游大樓在唐天寶中今寺碣云創自天祐則後
太白百數十年矣豈有山既著稱無一蘭若栖息者或悟真
之名乃天祐始與或不始自天祐而後之人失所考與一泉
出地甃治頗古非近代物願碑亦不載則山中往跡湮沒必
多可慨也予欲為茲山存故實而今日之游頗多歎息蓋自
癸未來吾郡屢經大兵今茲春仲又值江上旅興以故郡人
久蕭索游屐寡少向所稱靈泉洞諸勝皆荆榛沒徑蔓棘胃
衣巾余輩如破天荒僅得措足則山固以衰王殊矣見萬曆
中寺僧瘞塔壯麗有擬于封君今僧不知何往遇之亦無主
客禮持糗糧莫為炊抱襪被莫與下榻則寺又以興廢異矣
方上下磴道閒遇老嫗持杖少婦襁兒乃附近居人避兵經
繇者云乙酉聞佛殿僧房盡假賃則登山之人亦欣戚縣判

矣今振衣言切余則得矣下視州土興慨如何是游也去從
閒道返遵中衢兩日殊途目無宿物其道引先登俾去來有
程寢興有所者二柯生也樂游好事惟恐後人遇險必涉不
怖不倦者吳筵也所至考索證據古今而勝情一往輒先人
百步外者子鑿也不佞城備茲行一更老而已昔太白登大
樓咫尺峽川而不入意既得驪珠無問鱗爪余住峽中久之
始得一上以諸子左右克濟吾事庶幾昔賢不笑人哉山有
崩石事則別爲之記

大樓山崩石記

丁亥年四月五日大樓山大石崩逾年戊子余輩以游山返
過其下鑿問居人指示崩石厥狀始詳當日晡時忽大聲如
雷奮已殷殷轟轟不絕逾十刻蓋石循山展轉而下故有聲
乃爾方其聲近山居民無論心愕咸舉體震撼三小兒正噉

粥椀墮地破遂僵死久之始蘇牛逸于闌豕奔出園摧裂震動之狀六七十歲老人云從未之有也已視之碩大石一不可以尋丈計約略如數楹之屋小石從者百餘幸山趾一渠限之躡而止不則碎人宅屋如泥矣農家取石煨灰以糞其田所取財十之三已得灰蓋六百石其餘石固在計灰以石數可數千也形家謂此山正面府治名之朝山故老相傳或小碩石則郡官必有斥罷及死亡者茲崩石特異而事不微豈其說亦有誣與或曰今撫軍建牙吾池而以鐫秩去彼貴臣也巨石之壞是其驗與或曰未也臺使非郡官也節彼巖石以象師尹詩人有具瞻之刺也今官邪甚于昔而崩石亦異于前夫害速見者小而禍遲發者大變不虛生事以類應顧語鑿其書以埃之

峽川山木記

山所從來不具述水口而外諸山亦不具述由三十六峰入
峽川是爲曹山峽川諸山斷自曹山始連亘爲西山又連而
爲下西山西山之腹孕爲獅山獅山之上爲球山下而水口
爲隱莊山其左關拔起爲大樓山處兩關之中以實其虛而
補其闕爲齋羅山左之漸內爲象鼻山又內與獅對爲洪家
山一稱鳳山山趾連及爲松寮山曹與洪以姓名者也西以
方名者也獅與球與象與鳳以形名者也隱莊大樓以古蹟
齋羅以齊諧松寮以物色名者也山之屬十有一而獅爲之
長獅體小于諸山顧背土面石一身異狀長溪帶之柯氏聚
族稱著姓焉徒以獅爾獅之名立而曰球曰象曰鳳以類從
之取彷彿云爾大樓之巖業嗟哉曹西之龐厚雄杰冠絕他
所而皆爲獅用以小主大以少役多山之說固如是矣有山
則樹木從之峽之諸山無木諸山非不宜木也耕者鉏犁樵

者斧斤故無木也獅獨有木非獅獨宜木也聚族者以爲廡
耕者勿鉏犁樵者勿斧斤故獅獨有木也松杉椶櫟梓柏冬
青材木之屬不具載桃李棗栗櫻桃銀杏果木之屬不具載
其最僞異者三是名爲榆根不植土抱石以出與石俱化混
同超忽莫之判合疏峭突兀其最奇古者二是名青檀數百
年物臃腫詭譎有一中空半腹破裂裂內可容人橫臥直立輪
困凸凹蟲不齧折其最森茂者數十是名楓林大者合抱次
圍幾尋參天蔽日夏午如陰老壽作朋物莫之侵霜不赭葉
終歲綠沈此三者嘉樹奇木也吾池不多見然惟榆在獅石
上檀植平地颯處隔溪而皆與獅切近與他山絕遠猶之諸
山無樹木而獅獨有也諸山不知幾何年矣諸奇木久者數
百年近亦百十餘年矣余客峽川始表而出之知山與木相
賀以爲庶見知于後世也戊子春二月二十日記

印記

一人之身而用數十餘私印有是理哉今國家南渡皇帝新鑄傳國寶士大夫始知天子璽紱凡十有初即位造黃金符一投冶即成天下咸以為瑞後乃求玉玉至按舊典造焉靡弗備士大夫官爵印信既由朝廷頒給外得一二私印自記姓名足矣而綺言怪號長短方圓殊制多不勝狀實始自宋元而濫于今日余生平獲私印無慮數十家輒散亡及徙峽川益少猶存篆刻者八家曰青陽吳光錫曰青陽張大猷曰和州戴本孝曰同里吳筵曰山東韓璽曰同里李慙曰茂公失其名與里曰新安吳典諸家之篆與刻工拙何如余固莫辨也曰劉城大篆吳光錫刻光錫余嘗酬以二十二句曰我名遐齡曰坐看雲起時並古文張大猷刻大猷余往為題其印譜蓋嘗學六書于吳光錫之兄寬生者曰謝髮鄭心

小篆陰文戴本孝刻本孝字務旃戴敬夫子也鐫其旁曰皋羽晞髮集所南心史伯宗先生讀之悲其志遇如此命作是印本不敢辭曰鐫城曰城曰鐫城白事曰鐫城私印曰今字存宗曰更字存宗曰嶧桐曰明之遺民曰謝髮鄭心曰嶧陽孤桐曰宋有會孟明則存宗曰大明貴池鐫氏藏書曰鐫城鑑藏曰臣鐫城恭藏曰无居並小篆城字最小用于扇上題畫謝髮鄭心因戴氏刻乃方者故引而長之與明之遺民嶧陽孤桐宋有會孟明則存宗同作引首余王父舉四子而孫惟城一人城孤兒矣故曰嶧陽孤桐而名其集嶧桐者十餘年余城四世單傳子姓弱媿不死于崇禎弘光奄忽苟活姑以存其宗于一日然終恐鬱鬱不能久待故更之曰存宗余城藏書不可不記每帙用大明鐫氏藏書于開卷其下則用鐫城鑑藏畫絹亦然凡御製類則印曰臣鐫城恭藏明吾志

也事在甲申乙酉閒余城居郡市之試門今轉徙峽川僦一室上漏下溼土坳且不全無論屋壁戶牖故曰无居本曰无菴古無菴字即闇字是也故從居山賓自作刻印歌贈存宗存宗傷之矣四方好我者新呼我曰存宗以此曰樂琴書以消憂韓璽刻璽東萊人官河南裨將今在池太總兵官幕下璽知吾以髮隱山中不求見余而以此贈余爲作韓將軍篆刻歌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小篆李愬刻愬所自勒以示不忘明者愬死其家以貽余曰問蕭樓文不古茂公刻樓吾所構也曰鐫城圖書鐘鼎文吳典刻典吳馭弟諸家惟張大猷李愬死餘皆存諸家惟吳光錫吳典刻近又失之餘在篋中諸家惟吳筵刻最多凡存者十五六筵與吾父子朝夕游有失輒復刻有剝輒復刻或紀歲月焉諸私印惟存宗稍規而圍其郭餘皆方者方而長者余攷古印無不紐故筵所刻並

紐之紐以瓦不敢用龜也螭也鵠也韓璽刻亦瓦紐余隱者也諸私印無不石者世寢衰俗諂餽遺士大夫每借金章名用黃物以賂言之醜也劉字本珩金刀而古作卯金刀誤矣許氏說文漢時著而國姓不見于書但有瀏字劉字之文而俗刻劉字多謬蓋豈皆從鐺不從劉乎明王應電補入劉字抑因瀏劉諸文而省之乎余論字以說文爲本故筵刻諸私印並遵小篆劉從鐺城字用古文則自吳光錫始山川城郭古人之所不名而余之命名亦妄比先聖之于山矣烏能改諸私印惟問蕭樓十餘年不用餘所在而是童子名露布所謂黑崑崙者侍余作草久善用印而印爲之剝嗚呼城以不死之身垂文自見宜自藏書而外一切告罷盡毀諸私印歸其璞然吾將游名山計所至當留私印巖谷閒我即死子孫亦爲我散所嘗游處則纍纍者尚存乎見少哉一夕夢老父

持數紐授城曰此守印又授數紐曰此游印游與守何分耶守豈貶之几案者耶游豈挾以歷名山大川者耶城偶記之以戒世之爲私印者勿多多爲累且不適于用而城亦自是守其故不復更矣儻後有從書畫便面識城者有從巖谷憶城者未嘗不于私印見之而城亦如雲煙之過眼爲後世所悲歎奚特明天子璽紱千載下痛心疾首已哉使夫人而如城私印之多已不勝記又況有多于城者乎使夫人而如城記私印記之多即汗牛矣烏乎可

篇

解惑篇

夫子曰四十而不惑不惑者斷然之辭不惑者自然之效也下此雖及門高弟子第以辨惑請辨者有不辨者也有不辨而後辨之務力是故各隨其所蔽而有所事可指蓋臨境治之亦

已勤矣至蒙莊氏有大惑終身不解語夫惑何以解也意辨之在先矣解則爲已然之辭視辨爲差逸然惑至而解如庖丁之奏刀砉然騞然不能外肯綮以游刃也安得如所云不惑者空闊昭曠自無纖芥哉嘗思師與須在聖門雖年歲可考顧其問辨惑不知當幾何時要之皆強盛之年非少小可知以聖人自敘不惑尚在四十則四十以前烏知不屹屹以辨又烏知不惑至而後解也閒即莊語旁推之惑之在事境者無時不有惑與吾身相終始者也吾之解惑與否亦無時不見第使吾惑至而解則前乎所以致此者其辨可知後乎所以引類者其不可冀此之謂終身之學敢擬聖人以年計哉李生敬仲少事科舉有聲庠序閒今感愴改革恥事二姓遂棄諸生將以沮溺老此可謂不瞶眩于貧富不惑易于貴賤矣生抱經考古敦四始之義泝大書之文蕭然閉戶不苟

惑世人至學積而美著吾敬畏之生遜謝曰此父母之教兄弟之所翼成也慙何有焉蓋其孝友端恪多類此是生于天經地義忠孝廉節之大端固甚明哲舉世之營營逐逐利可回而害可疚者未有所惑溺其間也生意其辨之有素與故事至而應若迎刃解與抑亦當大閑臨大節而辨之又辨故不至有回惑與抑人一身之內一日之閒洪纖畢應細大咸投生固先立乎其大者其他感應果皆批卻導窾如土委地與生今年正四十夫聖人之分勿敢僭也然不可不學師與須姑舍是故以解惑之說相切磨言解則知辨在先而不惑可馴至惟聖人可以四十言學聖人者敢不終身以之哉作解惑篇貽之

題跋

書十二諸侯年表後

十二諸侯年表實敘十三而篇稱十二索隱曰賤夷狄不數吳又霸在後故也愚意不然表起共和齊晉秦楚時皆未霸也霸雖後無稱乎抑秦晉非夷狄乎其庸愈諸且既已敘之矣目削而不數于義何居夫世家且首太伯矣如之何以夷論也竊意子長或始止敘十二故篇稱乃爾後自增吳其世系起壽夢欲更加考系未詳故篇稱亦未及訂耶或褚先生之徒求完備焉增入吳而篇目偶未竄易邪如以傳寫者三譌爲二不應論斷亦復稱二史遷往矣意不可知要以爲夷之故削不數則必不然之說也

書秦楚之際月表後

往年子鑿讀史記至年表月表橫行格畫中亦務求明析而于秦楚之際月表頗有疑義以書問余余爲答之今書之亦使讀史者曉然也曰秦楚之際月表除秦以月紀矣趙魏齊

之所謂一二三以至二十三十者如史記中之卷之一二三及漢書其帝紀之一二三某志某傳之上中下因上有秦月而此姑次第之以便省覽非有意義繫乎中也及義帝元年以後則楚分爲四趙齊諸國皆剖析分王諸人矣其始分王者則復以一二次第之起而仍前之人王者則以二十七接前二十六以二十接前十九以三十一接前三十故可推觀也惟漢則以二月三月接前正月尊漢故也且以與上格義帝之月相應至漢王十月羽滅義帝無十二矣而漢仍以月次至十二月又以正月起至五年之二月漢王始稱皇帝耳至諸國之所稱一二三者依然自爲次第亦不以漢之月論也惟中有漢之年月書于前而空格中又書年月後于漢者凡二如三年一月在楚項格中者已爲漢之四年正月而二年一月三年一月在韓王信格中者各後于漢一年此不易

解豈楚韓不用漢朔耶何于此特見書也俟再思之

書循吏傳後

自馬班著書循吏創紀

或來有竹馬之迎去則遺靴作

愛偶爾一時好事翻爲千古禍尸考績當期則縉紳子弟日夜簞糞黃之向內召將歿而腹胥屬吏要結創朱召之祠攀轅之費出之乃公橐中赴闕之資派自正供額內至無官不豈弟召伯之樹多于蓬棘荆榛無地非畏壘文翁之堂倍于民居邑爨德政盈編太史含毫而不勝載豐碑塞路行人眩目而莫誰何然轉盼未幾賤惡可嗤遂有牧童耕豎斧木主爲樵薪亦或烈士酒徒投土偶于溷溺一解不如一解後人更哀後人不知遷載叔敖諸君固紀吳公等輩真偽何似始末何如也因覽二書聊綴以此

方密之九將題辭

余讀密之九將輒歎其才往追古情來絕今也夫密之生清華之族資鼎盛之年驚才宏覽含玉吐勒即奚疑焉顧所爲九將者蓋有不得志于世者矣猶離憂也夫平也怨在宗戚也是故辭尚隱複義取譎詭不忍巷伯之斥言蘇公之顯絕已爾密之所爲不得志者奚在其以是將之乎余欲推斯志也余讀九將纏緜往復情理無極意將探取雋妙節略識之如昔人所稱拾其香草者卒棣棣無所庸吾取舍矣因思之誰爲文選乎九歌擇其六九辨掇其五九章取一焉使讀九將又奚以云也

釋正古所藏詩畫尺牘卷

昔昌黎抗表佛骨而至潮乃與大顛游朝士多疑之韓辯之孟尚書以自解然所傳與顛三書則宋自永叔晦翁而外皆以爲非出韓手是其徒僞爲之論甚覈要以大顛爲彼法中

龍象聰明洞達而退之之與往來所謂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則書之有無真贋何足爲昌黎損益而紛紛不已哉今正古上人與吾郡司李李長度知交久游處略同嘗爲作小畫及贈答之什赫蹏十數皆出手筆正古裝潢成冊挾以東下余得見之因論曰先生深宿禪悅素少所可而獨敬愛正古正古可知也余又讀正古詩清真渾樸疏落自如視惠休綺豔若不屑爲者斯所得于甚深微義豈苟然乎後之考古者得是卷而藏之墨蹟如日烏得以僞託疑正古哉余書其首以示來世也

書蔣一个落卷後

吾友蔣一个臣自比管樂有年矣近者天子下明詔推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之人將以畀任職事利濟元元識者咸舉手一个曰是以天下爲己任者也微斯人無足當上旨遂以

其姓名聞徵檄再至矣顧逡巡不出退就儕伍試京兆所余
觀一个意以爲凡吾之出以康王國惠斯民也今科目處極
重之勢諸生無易世之資斯豈所云用我乎俳偶之言童而
習之若弄丸矣儻猶以此進而爲吾所得爲天下之治可幾
也云爾乃榜發復不售都堂闕然有失士之譟主者爲動色
搜其落卷歎息移時無及矣余乃正告一个曰子其亟出矣
哉夫糊名射策之得人不如言揚行舉也審矣彼相倖于不
可知而此相觀以其素也以子之才數試而數不中有司之
尺度以知人之難一舉而遂得吾子應明詔亦大可見矣子
忍當世之憔悴而姑待不可知之遇以有爲于仁與智何居
而以曲江選勝爲工以杜陵獻賦爲拙非素所樹立然矣夫
資格所以待庸人不可以待非常之士艱難可以困小才而
不足以滯通儒以子之不制科也而謂無以相處或遂投之

險阻有意妒成亦曾見騏驎困步于峻阪鉗且大丙回策于
崎途也哉夫子之所以對執事者條貫天人指畫統紀
靡遺機宜具見是先資之言也出而圖之毋濡滯矣蓋余既
爲勸駕如此遂次其語書于落卷之左方

鄭孚尹送用章宗侯序題後

吾觀鄭子孚尹之序悱惻纏綿文亦已工矣鄭子固工文其
獨至是者宗侯用章之義有以發之也夫少康之事遠矣更
始世祖亦後世得失之林也婦人衣而爛羊吏沈酒貪黷日
樂其所以亡者欲不爲建武毆得乎試觀徇河北者相從之
士如躡冰啜麥輩茹荼飲痛何如也宗侯宣諭之請不愛毛
髮身任艱危義殆類此此已觸鄭子之胸矣鄭子于三月十
九日事爲泣血詩聲泣噴薄宜其于此文益以工爾戴子敬
夫書鄭子序後拳拳人心地勢兩者而所謂地勢以江南之

習汨權嗜利猥詐爲劣嗟乎此鄭子序前之意向外之憂也夫因書紙尾著之

姚孝子傳題後

余讀姚孝子兆汝傳悲焉兆汝既渡江就醫白門矣聞賊信顧返曰以親在故也若是則兆汝之死必矣死猶負其母不解生敢以既渡江爲之辭乎吾聞和之陷男女死者殆二十萬其趨歸就父母死則姚兆汝而已余故直稱之孝子云兆汝之弟既涕泣道其兄事又言傳中高子卿孝母狀頗類此以身蔽母中數創飲箭鏃卒以其母免友人戴敬夫亦云然余將別爲之傳

謝樗全畫聽松圖題後

嗟乎此吾友吳次尾所藏卷也往南都朱元介宗伯妮古特甚所收周漢以下器物爲一時最次尾寓南中蓋得其一二

而此卷爲嘉靖中筆渠家或不以爲上駟也其實蒼潤疏秀
逼似元人墨瀋所漬神韻渙發養和鍊師吾不知何人而標
全名手真無疑矣次尾既死義釐孤岌岌子鑿拉吾姻柯孟
璧往經紀其家吾乃以贈柯焉嗟乎今日何得撫石捫松欠
伸偃仰豈非薊子訓費長房一流人雖然寧爲蘭摧玉折不
作蕭敷艾榮是次尾之志也如以呼吸導引之說進顏常山
張睢陽豈有當哉覽卷太息因爲題此其善藏之

書吳草廬題李亦傳後

澄之譏宗元似矣奇渥温之廷非大厠溷與子收父妾臣娶
主妃帝師偶尊而儒次在民白之間此非釣天清都也澄委
身焉揚揚司成之堂欲以行孔孟之道非以廁鬼爲殊麗而
妻之者耶澄固知笑宗元之惑也觀其出處取舍向背于宗
元何罪哉

書吳草廬帝師殿碑後

草廬儒者而集中宮觀之文累數十至爲帝師殿碑二惜哉
文有云聖心眷注俾嘉隆于文廟其以是揚主善乎抑益醜
之也夫皇天之下一人之上秕政詖辭千古流穢而載筆助
瀾焉視字尤魯翬請各不爲禮者辱甚矣雖然其主以爲師
其臣焉往草廬元大夫欲不爲帝師碑得乎哉

監本三國志書後

魏吳國號也蜀地名非國號也昭烈稱漢被以蜀名何也志
三國矣奪一國之號而獨以地志壽謬蓋至是哉壽固蜀產
即云蜀缺史官而家世見聞近在耳目裒輯易矣志顧略甚
賺相亮父子而及其主又固陋其故都焉壽豈復人理哉然
則父喪近婢豈真有疾丸藥母死不歸葬未必母治命也推
壽之爲書吾直薄其人焉爾志頗寂寥賴裴注翼之該洽雋

勝奕奕動人遂得不廢不則難以肩次諸史矣此爲南監本
萬曆中祭酒馮公夢禎刻每卷末公輒署已校正月日晨夜
皆具前輩風流猶可想見後此大司成皆讀書如公否也

無他技堂稿題後

先生詩文涕淚千古無論其氣體聲調頗軼同谷而上即同
谷當肅代代興鐘簾不改雖麻衣草履負劓拾橡之餘猶有
劒外之忽傳捷書之夜報渠亦尚堪自慰先生感遇蓋不可
言淋漓醞藉視昔人爲難知視昔人爲工矣

此篇伯宗徵君題吾鄉先輩蔣一个戶部所著無他技堂
類稿之作也嶧桐集並未載此蓋徵君詩文雖爲其子孫
所刊本有遺軼蔣公行略徵君未死前兩月有寄書今亦
不見集中此篇爲蔣公後人刻集載之玩其詞氣似作於
順治乙酉丙戌之後古人所云詩文知己者是也近日新

刊嶧桐集所據之本頗有脫謬余既爲假得舊本讐校之
復於蔣公集上錄得此作以寄蔥石世講補刊嶧桐集中
可與吁嗟行寄懷蔣一个之詩並傳云光緒庚子孟夏月
桐城後學蕭穆識

卷八

八

嶧桐詩集卷第八

劉集八

嶧桐文集卷第九

二妙集三十六

貴池劉城伯宗著

題跋

讀王度古鏡記偶書

此記蹟雖靈竒文實質直其非偽妄明矣而或者疑之夫物有其至精精足以相伏神理之制豈不如禽鳥之氣與以其爲子虛也吾獨有深疑者度謂鏡與日合日蝕則光闇日復即輝揚是故妖無不照照無不窮乃今觀青天白日之下魑魅舞伎罔兩眩人千妖萬怪紛陳競進彼愍不畏日日亦闕然若不燭之何哉安在日與鏡同功也然吾又有以解之曰鏡雖與日合德鏡已離大而就小舍氣而用質是其去日遠矣夫妖無不照照無不窮者鏡之精也有照不用用照不褻者日之大也彼紛陳競進者豈可肆然謂日不如鏡乎哉吾

書之以實鏡記亦以爲日解焉

讀李空同太康縣安氏塋碑偶書

古之葬者其子孫以昭穆祔無內凌無外擯禮也義也後世惑于形家術歟賊有三曰侈曰犯曰專侈者何望奢也以爲吾祖之壤可矣未也富矣未大富也貴矣未大貴也舍其舊而新是圖子不以依父孫不以陪祖可祔勿祔棄遠其先一也犯者何亂次也以爲惟祖父之某兆吉下焉弗如也遠焉又弗如也穆侵其昭昭侵其昭穆又侵其穆瀆鬼之序干人之紀而冒爲之二也專者何厲錮也以爲某祖之壤於吾吉分之他則我不獨有也某祖之吉壤於吾子孫福分之他子孫則福我子孫不厚也應昭者不得昭應穆者不許穆擠同氣於秦越排一本爲仇讐三也近代以來三賊橫兆域搢紳尤甚賢者不免痛哉吾觀安氏塋地葬者五世蓋二十四窆

矣自一世而下為左為右為左前為右前又稍前秩秩如也
安氏可謂秉禮而敦義矣歷世永昌不亦宜乎吾又觀葬一
世至三世始有貴而知州者四世有貴而推官者五世有貴
而進士知縣者他者壽文學纍纍不一產此二十四竈左右
前後中即又安知富貴福澤所在也空同詳之可以觀矣以
此為教後世猶有枯祖之肉腐父之齒以爭福而不葬者

書空同為人墓志中詩語

李為人作傳志無全載詩文者獨鮑梅山賈道成二志各載
二詩鮑賈人也其憶子詩曰吾兒屈指一載別他鄉回首長
相思在抱兩周知數日攜行三歲隨歌詩筵前與誰論賓主
席上為我開須眉情偏憶汝老更苦中夜難禁迴夢時即無
言杜與山谷空同之學杜者孰左右哉賈城隅共泛詩曰波
水澄濟澹澹浩浩樓臺賦蹋林石晶竒霜露載零徑蘭凋搗

女三十一
二
偉彼松筠哀此眾草人生幾何榮名是寶還邑詩曰郊原曠
以修零霜一何淒飢鴉噪枯桑故城委蒿藜黃鵠輕四海游
子乃念歸懷瞻顧里閭怛焉傷路歧前一章祖述蘭亭集後
一章何啻陶阮風規也弘治正德中風雅道盛其不以詩名
者且若此矣賈又言月非九月光非日映又云聖人觀象而
繫辭三極胡獨不言象耶皆有精義初見志但稱其學易嗜
吟而不云有著集又無子絕悲夫因特表出之

題李空同刻陶詩序

李之言曰刻其集必去其注與評大羹之味豈羣口所嚙哉
云云李言至矣使見今日評注之外益以圈點李何如痛哭
長太息也或曰始作劉辰翁也濫觴李贄也然劉以讚他而
贄惟譽己劉時一點綴而贄盈溢淋漓矣

題子鑾文丞相東流詩記後

文丞相之東流信矣得山谷及此始東流爲一證又得公風
兩秋一葉數語爲一證故曰東流之爲東流非傳會也故曰
信乎丞相之三致意池州也余猶記一事崇禎癸未春楚帥
左良玉率師東下所過成墟駐吾池郭外五十日以兵備光
山程公世昌苦心調御力挽之始有旋師意然畏李賊甚不
敢返楚語程公曰吾當暫駐東流以待公笑語之曰大將軍
功名事業如何付之東流東流豈可駐哉左聞言色變遂決
計渡皖去蓋公以東流屬邑恐其貽害故以詖語沮之卒中
左忌如所謂黃石磯者乃竟北渡而池民以蘇公談言微中
每如此此亦東流一佳話而吾池人不悉聞故識之

題子鑾相公墩讀書記後

正嘉閒李公昭曠樓今已無指及者書院亦無復稱說者則
遠之宋代范文正之蹟黃太尉之冢其湮沒不傳又無足怪

因其漫滅而遂謂無有豈可哉後之考古者但當恨故實之無徵不可行然謂郭公夏五皆亡是公也

題子鑿六泉口記後

開平勇略肩次中山乃中山兩公並建奕世無虧而常則國統再絕僅以侯傳論者謂常好殺使然夫常之殺降事不他見實止見於九華一役至使高皇有吾不壹將之過之語則徐常德器之分與天人食報之異蓋決於六泉口之日矣夫稱兩公功者不數六泉口孰知六泉口之繫兩公差別固如此哉

題子鑿金鐙巖記後

公過金沙有題壁東松寺有題壁祁陽大營有題壁新淦蕭寺有題壁知公雖奔命戎馬而山水之間未嘗不流連在念也觀齊山二詩則過金鐙巖必觸目觸目必刺心鑿去金字

事豈無有哉公後改諡忠武今率稱武穆者淳熙初諡也
備婦孺千古一辭故粹不能易云

題子鑾常將軍廟記後

開平自靖難革除夷于阜隸至弘治中繼六王後始偕襲指
揮使嘉靖中始爵爲侯然于鄂國之舊封替矣真不如西谿
數椽薦蘋藻而勤報賽固久久無斃也余往拜雞籠功臣廟
幾有臥龍無首之慨今應鞠爲茂草矣聞沐府東西門與常
府街都爲人飲馬所嗚呼西谿野廟尚稱一片乾淨地哉

題子鑾華岳里宅記後

楊升菴集載華子西諫書及其事直云傅伯成去後華遂瘦
死獄中不復言登第杖死楊一時趁筆疏脫乃爾乃陳晦伯
胡元瑞梏擊升菴毛舉深文靡所不至而獨漏此則陳胡于
宋史亦不詳讀故也弇州謂楊疏于正史陳胡又曷嘗熟正

史哉

題吳山賓說文序表跋後

凡夫于字學深矣然亦有大用己見者余心所未安即此序不獨改系聯所尤于義未勝如同屬牽條漢人語意亦自雋永不必改作同條牽屬也至于成書在前御名在後者後人臨刻一例追諱如唐刻十三經則淵世民等字皆闕老泉管仲論云管仲相威公改桓爲威南宋人爲淵聖諱也老泉何遽爾而至今刻本不復刊正此類甚取皆無可疑吾獨嘉山賓究心篆籀酣熟許氏而能正凡夫得失也即此跋見之矣

題吳山賓跋真山民詩後

山賓跋山民詩而追歎西山改姓以爲後有非之者此不足異夫文山遭既出祖母變小人亦借以行訾況西山崔山當時且有僞君子真小人之語哉讀此爲之增慨

題山賓讀穆天子傳詩後

嘗細讀此傳其氣體手筆全不類漢人定為先秦之文事不可詳而文則古甚矣余偶然涉筆別有寄託不謂同心之言更得此十二章也淵明讀山海經詩妙在能說己意余與山賓讀此傳亦是以他人酒杯澆塊磊耳詩之駘蕩雋永固自五言長城也

書男蛾刻樂府變後

崇禎己庚閒余作樂府數十首將入都過維揚友人萬茂先游適至覽之袖焉三日持還余曰後勿以示人會當有讀者指其口相戒曰守此如餅耳既上燕臺不能不為人見一日梁公狄來熟誦之無遺曰斯指某斯指某何如余不應公狄笑曰或人習其讀而不知不如我解語也則幸甚余竦然悔之今一二屬詞以俟後世采而男蛾必欲持去男蛾不謂非

好我其愛我不如萬梁矣夫皋羽自哭何與人事而記語隱
譎詭文山爲唐宰相託友人以甲乙斯固已異矣至所南一
書以錫鐵層函之更沈井底其謹嚴閱惜何如哉痛之深守
之固又不獨銘磨兜堅意也吾戲語男蛾當作中郎論衡觀
所謂吾與子共之勿更語人可矣

雜著

擬東方朔責和氏璧辭一

古今同哀和事而朔直責之憤矣朔嘗以伏日不待
詔割肉去帝使自責朔再拜云云余倣厥體推言之
不祇責和而責璧憤益甚故爲辭二篇

和來和來女號言璧而不知人之不知璧一何愚也不量其
識而強持前使彼輕詆爲石以形見其盲瞽一何忍也璧辟
不祥爲國上瑞宜詔君王齋戒設九賓而廷跪受乃不忍積

藏一再往沽致茲訕辱又何無禮也薦賢不得士當被顯罰
薦璞不得玉何遽為侈汝不善賈使楚以璧故連則女世負
賤人貴璧之聲于諸侯又何不忠也和女不自責願怨別女
者耶

擬責和氏璧辭二

倣襄責髡奴頭責子羽而為辭至吾命義度朔所同
也

璧前來聽吾責女稟清潔之姿蘊粹精之德薦馨天神降福
人國其出也有為其沒匪無說今明聖遐徂戰殺紛拏既非
急享帝禮宗黃琮蒼璧又無需輯瑞班玉子穀男蒲珪璋埋
滅琬珍泥塗即宋有結綠梁有懸黎莫不辱在婦女碎傳簪
鵲道高者引避價重者愧茲女踴躍冒昧思見此世如麟來
魯哀之年龍豢夏后之季制氏亡玉人逝知我者稀宜哉出

非其時女責奚辭吾聞鄭人稱璞玉之未理周人稱璞死鼠
未腊夫鼠玉相萬稱豈等級良以周鄭多方俗尚異嗜也使
女擇居入魏則已一見千金食上大夫之饋或自致秦廷亦
償城十五羣呼萬歲歡聲而託茲侏儻下邑藍縷後裔睢于
愴父曷覩瓌姿自共王戰晉呂錡創深四海之內盲目盲心
狺狺猛猛往者白珩倖而一遇埋璧卜君史氏誣諛女懷此
都如資章甫以適越奏鐘鼓于爰居國無人莫我知嗟誰吁
哉產非其地當責者二且女誠欲自銜楚宮揚聲雲夢也則
何不入子蘭上官之手投鄭袖靳尚之胸其人寵薄青曼權
移斥谷吹噓生風雲咳唾成珠玉不然亦借徑陳軫之口轉
輸張儀之舌其人脣鼓雌黃辯易黑白瓦礫可使為球璆玄
圃惟此為不夜數子誠為之游談兩主不復生惶惑矣乃今
委身野氓寄命單子無葭葦之親左右之容先于王之醉飽

寢興而又質直椎啗恥學從橫一斥為石羞復抗陳使占人
得關其說闇主再淫其刑嗟乎哉如樂克薦孟軻于魯平景
伯直仲由於季氏聽移說訕勢必不企滅趾貞凶痛此罪整
主非其人女責曷任然且寶不肯竟閔光不使終沈發人涕
淚動人酸辛始懷平之顛倒終荆王之歡忻陵陽既拜白虹
氣伸覩神質之灼灼笑昔人之汶汶形彼愚瞽成女令名淮
陰既侯知亭長之妻非哲曲逆在漢見魏谷之聽不明改責
女癡女又何堪今蕭蒿適用奚必蘭荃小璣足利焉事莫難
珉磷砭硃易致而值廉烏待崑崙之上閔風之側鼃采委然
必世歷三主人斷兩足泣盡以血然後受福則和亦何事有
女璧哉女亟抵淵還返其璞

萬家姓

焦氏國史經籍志載古今譜系諸書帝系凡二十種皇族戚

里二十三種總譜凡五十種韻譜九種郡譜十二種家譜七十六種書多不概見中有集其成者則凌氏萬姓統譜尤著若楊用脩希姓略王元美姓說王氏續文獻氏族考雖不在此例而散見諸書姓氏之源流亦已備矣惟里俗所傳百家姓或疑爲趙宋人所編又千家姓有二種不詳作者皆不與焦氏錄爲其近謬也千家姓內府板行之百家姓窮鄉下邑農工之子始入學皆習之考其所出其韻譜之流乎楚李靖孩編次萬家姓一卷合眾姓複姓紀之以韻又集諸方夷姓附焉而質之於余余曰族姓之道先儒詳哉言之矣余何能益然嘗稽之古有二疑而略觀近今可爲太息者五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僅十有四世遠人微此孰考之而知彼十有一人者之沒世不名乎且由帝王世系圖推之天下之人自夷狄而外鮮不出于黃帝則黃帝之氏民皆一家可

也或謂五帝之民無姓貴而為官者始有姓此誠是矣乃釋尚書以徵之曰百姓之平章所以異于黎民之於變夫百姓黎民猶言天下國家爾執文辭以伸己說此一疑也姓有字有音有望有氏望與氏固一定之稱字與音非意起之事古云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漢興遂有吹律定姓者理雖精微近于術數此又一疑也吾足跡未嘗徧天下而聞見多可風刺者惟強族為甚夫黃炎之裔降為阜隸畎畝之子或至丘公時勢使然曷足怪焉世傳山東尚昏姻江左尚人物關中尚冠冕代北尚貴戚此亦習俗所致也吾江上邑巖而風鄙凡一姓中有二三成進士去者雖其倡優下賤與人言輒曰我某家其子弟或多青衿則武斷鄉曲雖有奸如山有司弗敢犯單門之士修行砥名必羣嗾之要之所謂二三成進士去者比諸他方若九牛一毛耳又多碌碌貪鄙曷足數哉此

可為太息者一天下姓望莫夥于張李劉王劉二十四王二
十二張二十四李十一然古未嘗以異望而昏今江以北一
邑之中往往有同氏而昏者至瀆禮也至無別也可為太息
者二古人非分封受賜懼患避嫌不敢易姓今吳越之間士
競名而詭試父子不同姓矣兄弟不共籍矣近者異縣邑遠
者各省會矣又或冒與臺為假父求以進身恬不為怪幸而
宦成則一二題復不則終身焉已耳可為太息者三新安地
饒而俗諂慕勢而藉人其富商大賈時伺同姓而新貴者厚
其贈遺強為一家貴人利其有不遠千里來焉拜異域之鬼
識假合之親屠沽可與為諸父先寢易之以新顏于是江淮
吳越巍科高第之士幾似半出其家豈不盛哉貪頑無恥至
此已極可為太息者四當世名門莫不有譜系所以別嫌統
同敦治修睦也參以疑偽則誣先世而亂人倫矣往見新安

老生掇取古今姓族謬以己意附會成帙以藥物染紙又故作毀裂狀詫爲數百年物稱曰譜頭市鬻獲利無識之人樂其遙古寵榮可眩取之冠譜又有家世賤微多出金幣求附乎大姓甘爲人孫子行如崇韜之哭子儀者比比傷風敗俗職此之由可爲太息者五夫吾之所疑千古可以異日考其是非吾所慨于今者則不能一朝居也願留心世道之人起而釐正之靖孩名學沆施州衛人起家明經丞貴池好讀書能詩

張猷印譜

士大夫之有私印非古也世所存圖譜遺章吾姑未辨其疑似即秦漢所傳皇帝璽符而外不過官爵焉已耳其後姓氏名號並載矣上自貴公卿下逮巫祝工賈醫卜一藝之流或至婦人孺子莫不爲私印其故有三交游汎濫簡札雜而多

端一也好事者署其所作詞章飾觀標勝二也假偽名字并其私識而竊之三也賢者章其令名不肖者因以成其奸宄而工厥事者又類非學問之徒承譌襲謬或點畫偏傍毫釐有辨者都不復考輒割裂湊綴聊取形似以應俗求若此者曷可勝數乎九華張猷少從吳寬生施下之游通古文篆籀之學下之故者儒寬生則余亡友也張子貧甚讀書無聊賴偶刻小印自娛而求者益取于是薄游京邑設肆下簾賣腕力自食余觀張子所刻必宗匠六書不爲苟可伏習疑神又所輯略例論斷磴磴雖嚮者吾楊之徒何以加焉夫張子非有昆吾之刀藍田之玉岫嶼石鼓之文覆斗辟邪之製也而良工苦心因物以寓如此余早歲碌碌無能建樹邊陲取黃金如斗大即尋常纍纍者余亦無從繫焉竊自悲歎張子適爲余刻小印成古勁可寶又以其譜請序于余余第以張子

之私印傳姓名于世乎哉

雜說

北郭之虎

池郡北郭農任氏者畜耕牛一所謂水牯也夏夜有虎入闌攫牛牛雄健抵觸不受制終夜咆哮任氏知之怖匿不敢往助牛然相持久虎卒不勝質明虎更襲任中堂蹲踞倚臥相羊不去任乃號眾持械羣糊之虎怵惴欲突出不得遂死觀者曰使虎見牛之健鬪知不爲己有也早舍之去豈不生全身逸哉逐物之可欲而不審己之不能制力衰于貪得志昏于力疲遂以殞死悲夫

峽川之犬

峽川人家多畜犬羣相舐骨相牙無異也中有素馴擾者一日忽齧一貓折脅死人叱之走而遇貓復齧之斷喉羣逐之

遇數雞又齧焉已遇其類之熟狎者亦張吻向之不置眾乃
恐謀曰是狂狻也矣懼小兒之不及避且將及吾儕然不敢
近以鳥銃擊之糜爛死主人曰是嗟嗟者司昏夜頗謹然人
之遇之恩亦擊矣使安常分而老死疾病死或以職死豈不
有帷蓋之賜哉無故而狂齧不擇物則人將懼焉不得不先
發以制之肢體狼藉卒膏鼎鑊惜哉

梁上之鼠

余所寓屋多鼠夜翻盤盞矢汗卷白晝從枅櫨下衝人走桀
驚萬狀不可耐余乃買一貓至之夕鼠不知也正從橫間遇
之攫一焉羣驚去一夜技復作貓乃往禽之連斃其三鼠從
此竄伏梁上穴絕跡不下若聚族相戒者殆不敢喘無論晝
出矣油盃盤飡巾箱書篋露置不閉然貓自是亦忘焉日夜
啗粥臥無蹤跡奮禽之意而鼠得全其軀命其族屬陰繁而

不違禍患童子曰鼠非悔過乃避禍也然知避即孽不作矣
惴惴小心命遂以長世之怙終不悛卒與禍會者奚智不鼠
若也

劉子曰昔子厚聞客談麋驢鼠作三戒茲之虎鼠犬三事余
目見也然為戒者二可師者一嗟乎至語人以虎可戒而鼠
足師豈得已乎苟不寤焉虎與狗同斃矣可不畏與

詛雞文

世稱雞有五德余山居多暇乃稔厥狀歎其不然如主人先
有畜雞矣久之復一雞進則先畜者鼓翼張喙啄虐後來欲
死人弼粥之不解明日復一雞進則昨受啄者已更啄後來
如之方其鬪狠惟力是視強必凌弱多乃暴寡破冠胡摧羽
距流血被體略不閔卹又羣雞一雄則徧撈諸雌日以爲常
絕無比翼交頸意不幸而兩雄則終日鬪爭勿已乃雄意未

已又時入他人舍誘導就己致鄰家常失伏雌顧雄或被烹
就縛亡去不見諸雌亦相羊自若無哀鳴不平改其恆度者
主家貧無所飼則蟲螻之奉甘于八珍脫稍給稻米即不顧
微蟲更灑熟飯即舍去舂米其意欲奢廣貪進背初類如此
然主婦方陳俎沸釜湯睨視若曹將鬻分肌割加諸登豆
之上而彼且競殘粒于除前爭半菽于他吻不置豈不太愚
也哉夫強己虐物不仁也濫接諸雌生聚死捐不義也先者
距後不修主客分無禮也方就死爭食不休非智也貪進請
初不信也推原大惡歸于一如觀其排斥方來專己是固獨
攬司晨之勢深忌分粒之羣我思古今人多類是者乃爲文
以詛之曰

維皇造之埴物兮繫翰音之無良將擅家而獨利兮差媚嫉
乎同行偶疇栖之先託兮遂力排踵至者之方將惡彼美之

見軋兮羌覃技以深戕昔鄭袖狡兮新人劓袁妾謀兮國色
縊幃長隔兮伎遠刃往襲兮車悻妒津澎湃兮靚妝臨渡者
見懟狂婦癖獬兮遙望接手者立恚思專房而翹寵兮誠入
宮之見忌抑蔽賢而擅爵兮同立朝之刻伎子蘭當路兮靈
均勿庸絳灌蚤貴兮賈誼不逢龐先用兮同學者別都妒能
兮螫弧者顛凶平津忍兮淮陽去偃月闕兮曲江窮據穹位
兮家物籠厚糈兮已獨前堂鐘鼓兮後房粉黛綺穀田請城
南兮園放沁水而不足求奢欲侈無窮已兮昨悴今榮忘本
始兮牢籠權權殆不止兮人怨鬼責禍是邇兮亦奚異乎餘
粒未啄刀砧擬兮羣雌徜徉鼎釜滓兮骨飽遺蟲雪渠恥兮
復一雞進孰拒彼兮吁嗟乎桃都唱曉重明喜兮彤日升雒
中興起兮爾豈無師喪厥美兮聽我詛辭毋充耳兮

募建痘神廟冊

余素不信機祥神怪之說獨于小兒痘患不能不然疑其閒也或曰痘蓋胎毒云夫受毒于胎固人人殊也而同發一時則何與或曰必緣外感以舉云若是則病也而時乃比屋皆安時或連房天去夫人不各有感傷輕重祿命修短醫藥良拙邪抑又何與于是智愚咸惑男婦齊聲以爲是有神焉矣夫神怪之說之不必存者以子虛假設姑妄言耳即實有之亦世不多見伯有實沈一二固不足以概萬千也若夫事在耳目之前效徵房闈之內父母清心以目擊童幼忘機而口陳往往皆然如今世所奉聖母者則危乎其神人接幽明通矣又安得不禱祀而求哉同里李天效家世禮法一切吉凶不假巫覡固吾郡所僅也而忽得異夢者再後其家痘患果如之詳見所著廣慈引中嗟乎自天效言之豈不益重吾黨之敬信與余猶記往歲辛酉余兩男一女皆痘時方試南都

歸則已安好如平時內子爲言夢中得神祐狀甚悉余姑領之蓋余從未之見也舊年幼女遘患始亦目覩此女秀慧足憐竟殤于痘余內子乃又言夢不吉與前辛酉異而余所見亦有一二怪徵爲有鬼神無疑者此即所稱數夢見神而痘疹蔓延吉不敵凶之歲也余讀廣慈引感念亡女因相愆慰曰此募甚善第持此以往人之投金錢施簪珥者爭相屬耳然余有私願焉廟成之日余稽首神前曰今天下多事戶口漸耗折矣丁男力作不足供征戰轉輸女子紡績猶之乎亡杼軸也使童穉得壯壯者得老則太平有象矣且夫諸君吾子不夭其生而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及鋒而用之豈非國家之才而單門薄祚僻邑窮鄉亦得以長其子孫大彼聚落蕃衍充溢無悲愁哭泣之聲無天札嗟厲之患斯非上帝之至仁而維神之顯相哉神聰明慈聖育物好生知不靳以祈上

帝而隲下民也若夫纖毫區豆之助所謂豚蹄孟酒而祝滿
篝滿車獲償奢矣其又奚怯焉

字說

自說

晉伯宗爲三卻所譖蓋以好直言及于難也漢劉伯宗爲朱
穆所絕交詩比之以北山之鴟也是兩伯宗也余性慙口訥
不翹訐人過然亦不能含垢匿怨子瞻所云欲茹則逆于心
故卒吐之余蓋未知周身之防之所在也若夫少年結客肝
膽爭投我不負人人嘗負我逝梁不入實繁有徒廣論絕交
孝標自著然鴟鳳同類猶苦相踴不置也是又一伯宗也自
陳廢帝而下名伯宗者不知其幾何人自老子而下字伯宗
者不知其幾何人伯宗側其閒眇如矣然名字不嫌同顧亦
適有不得異者宋孝宗之名伯琮改爲昚與諸宗室之同名

伯琮及名伯侗者無論矣

從徵君自說五伯宗而外其見之史傳者高辛氏之後有
伯宗氏也漢王龔引進黃憲陳蕃等相爲友耿恭節義
過于蘇武故鄭眾鮑昱稱之夏勤爲樊儵弟子令京宛有
理能名揚數爲赤泉定侯西涼裴黎爲游擊將軍崔剖諡
元贈涼州刺史武陵公元李之紹號果齋以侍講同修國
史夫如龔如恭如勤如數如黎如剖如紹此皆字伯宗者
也而漢人取義爲勝本朝吳伯宗名祐亦以字行後魏員
外郎元伯宗鑒子也與和子顯競求承襲宋伯宗位侍御
史性清退好學多撰述至齊亡不仕職遂不入仕宋卜天
與拒賊劭之戰以死子伯宗正員將軍幢主亦擊南賊於
赭圻陣歿何愧於父阮佃夫密與直閣將軍申伯宗步兵
校尉朱幼千天寶謀廢帝立安成王天寶洩之帝帝收伯

宗輩賜死蓋幾事不密害成矣辭伯宗善禁氣治病醫以著唐書甘伯宗撰名醫傳七卷即伯宗可知宋宗室伯宗李伯宗字會之建言朝廷行方田均稅之法與王黼不相能以罷固得正終元殷伯宗年十九即從平江南著陷陣功其勇略過人本朝趙伯宗儒士也太祖怒李文忠取妓留宿召而罪之以中官言得解回嚴州鎮伯宗等說文忠曰再召不得回矣乃使伯宗等密通好於杭州張四平章謀約降會上復召文忠猝至上大喜撫之甚切文忠尤曰幾負上事世何以見之乃謀餞張使及伯宗輩於大浪灘使潑舍醉而縛投於水伯宗自以說致死矣他如洪武間之祝伯宗正統間之朱伯宗是以伯宗名者也不能伯宗名字止於此也徵君於古今諸伯宗其自視何等乎劉乘民之於宋宗室世系不知何若其據臨濟起義也從弟

伯宗合率鄉兵復北海因向青州所治東陽城沈文秀拒之伯宗戰敗被創弟天愛扶持將去伯宗曰丈夫當死戰場以身殉國安能歸死兒女手乎弟速去無為兩亡乃見殺是又一劉伯宗矣不寧惟漢有矣不得異亦不嫌于同也不嫌同胡於今日更之是亟焉嗟夫徵君固寓意於嶧桐者夫惡得不存宗也哉乙酉九月余既作刻存宗字印歌復書此以就正徵君曰詎惟伯宗天順成化之間已有劉城爲名中丞者矣劉字廷高鄱陽人同里後學吳非跋

鮑士法字說

鮑生可大文祥母吾姑出也文祥子士法以其名來請字余謂法有二義我于此立制人亦來取則是也按法古作瀆傍從水者取水之平平斯法也從廌從去者廌蓋神獸觸不直者觸去不直斯法也夫人一身之內日用倫常之間發言舉

事接物應感毫釐舛錯斯失平矣邪曲萌生斯失直矣平直以乖尤悔集矣媒慝召侮承羞是懼我何以立法而物何所法我哉故欲爲可法先去其不法者後世字學不明省廡不用以趨苟簡則觸去不直之意隱而無以起悟故用廡所以去不法去不法所以爲可法也請字士法曰維廡夫人心亦有廡焉非一角之謂也覩畫觸意目擊道存廉隅節度立而始可名士士始可爲法于天下矣

汪漢字序

前三代夏商周是也後三代漢唐宋是也前三代皆以聖人開天成務而惟周爲仁深而曆永後三代皆以英主撥亂致治而惟漢爲近古而功高蓋自秦起西戎雜夷狄之性挾詐任力劫取天下舉古聖王詩書禮樂紀綱法度之盛掃棄無餘務一出於急速苟且貪婪酷忍之猥術民生愀然無所聊

賴而漢亟起而救之脫湯火之厄拾煨燼之餘申孝弟重農田敦尚經術整齊邊徼雖封建井田未能遽復而古帝王五常六籍之道燦然明備于世者皆漢力也推西京之治以剗暴秦繼有周旗千古矣唯然故雖中遭賊莽閏同嬴政而建武重興雒陽再造衣冠禮誼歷久不渝非天厚漢漢則有以自食其福也自漢迄今千百歲矣萬方一辭稱曰漢人夫唐宋之人於漢何有哉蓋不例以唐宋遞興遞祧之號而以夏商周後終天地不毀絕者相稱述也人心戴漢有如此非漢之不亡漢所存古帝王五常六籍之道不亡漢也夫周之東也詩人思之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曰誰將西歸遺之好音當時姬姓不改而王澤欲竭人之致思已如此又況今日之于漢能無慨歎息乎哉吾家世命名取五行相生意吾孫行次宜從水今皆以漢字命之爲輩文子江淮並列之瀆

而實予唐宋共誦之代寄微尚焉乃汪生亦更其初名一言曰漢客問其指蓋與余所見同生年少修古卓然不肯同流俗即此見其大端余聞而樂爲之字曰西京夫漢有二京焉殆與周同然周之東也不復振而漢以光復舊物乃有東都是又與周異漢之東非劣也以舉西則東在其中繼者之述所以終創者之事也且第以明汪生自名之意非發源蟠冢並流潛沱之漢而實豐沛長安高文景武所漸摩之漢云爾是亡秦不能距于前而周爲之垂其統新莽曹魏不能篡其後而千萬世中國人爲之傳述其號久長其祚者也夫生不忘漢不忘漢所存古聖王五常六籍之道燦然明備于世是則西京爲烈矣故夫漢者中國之通辭西京者又漢之最盛視生之名生豈猶夫今人之志意也哉生自視其字生敢不詳求其實而力務所以存古聖王之道也哉丁亥長至前

一日

附與子鑿家書

研凍手僵萬不能書綾西京賀意稍遲數日致之想知己
自諒也字序稿先付爾一閱此所謂借秦爲喻也聊一發
揮似仍蘊藉讀之只如論古正不妨也何如將來刻稿此
篇要存故題目亦如歐公之於章望之鄭荀張谷皆直書
名此古人見到不苟處蓋欲書其原字則此篇無謂欲直
書今字則方纔字之知古人一毫不錯也章鄭張三人皆
歐公同官者而序目書名如此此亦學問一端不可不講
求也第此道今人棄如土矣我書綾當直寫西京二字以
從俗而刻稿則書名爲古道耳近時只作字說不復作序
我復爲之亦存古也此段道理閒中都可與西京說之近
人殊不解此耳

女三二一

孫豹奴小名祝辭

漢系

豹變文蔚其氣食牛吾家世積德以忠厚餘其姓未免祚薄而處柔茲命爾名者祝爾以文章顯天下又剛健奇偉起積弱而振厲之母忘疆宇之虔劉

孫仲虎小字說

漢威

爾生于峽川峽川柯中丞宗祠有前岡面寅之句寅虎屬也爾父生甲寅爾生于面寅橋木之家是為虎子而有豹奴為之兄所以仲之字曰仲虎

嶧桐文集卷第九

劉集九

嶧桐文集卷第十

二妙集三十七

貴池劉城伯宗著

傳

吳次尾先生傳

吳次尾者名應箕始字風之其後更字而名日益高所點定經義天下士子誦習之故稱次尾先生甚著次尾世貴池興孝鄉高田里人父某隱者家故習儒然鄉之人知舉子藝耳次尾少即獵治詩古文詞時時口李何王李也鄉之人視郡邑已闊遠絕不達國事次尾則喜游通都閒鉤致京朝興罷朋黨始末具曉之鄉人好曲謹拱揖問答咸有尺寸次尾獨輕脫率己意人希講曲體而或踞坐自若或解鞵繫爬搔也又高言指斥辭氣湧射屈一坐人人指目狂生率辭去以是數者聲日一起亦用以敗當崇禎初元三吳中創爲復社財

十餘人耳不佞城與次尾實共之十餘人者尚名實擯逆節
同而次尾好譏訶特甚又其後社亦不无濫觴也僉人切齒
謀相傾勢及次尾賴學使蔡公國用葉公成章金公蘭輩皆
國士之不及禍然次尾自顧儕偶人才下中居恆無一差強
人意者咸竊科第去而已顧旅進諸生中也愈憤悻悻怒又
見國事日棘中外大小臣錄錄取充位無一能辦者既摩切
歷詆之遂奸計畫策門雜進武夫介士身釣奇度務不復經
生自處言當世事益亟動止益自抗視鄉里中蔑如也怨家
用是益深相嗾使持梃刃來欲殺之不可得火其居以去次
尾亦恨甚會世變南土陸沈忠義者起恢復次尾曰吾有以
自見矣署謝詩于壁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帥義兒門
徒糾合拳勇與其曹攻郡城不克同事者遁己獨募士治取
連復建德東流縣聲甚著時歙州金聲首倡義兵以勤王擢

都御史得承制專拜牒次尾署池州推官監紀軍事且云將
進道臣秩也次尾勢始張而金先中閒敗頗失援乃益厲有
死之心矣身練卒深山飛檄郡治語皆醜詆多恨且愧者鄉
人怨家咸為耳目偵閒百輩戰敗遂不得脫既被執不屈與
兵官偕輒先踞上座自稱必曰本道兵官亦敬重之不加害
未至郡十餘里有必欲殺之者馳諭指乃以卒來捽次尾叱
曰吾不死于卒手爾官自持刃且巾幘漢服也吾不去此不
得無禮我語訖朗吟二絕句兵官從其言以頭入郭門如生
歷三日色不變人異之矣次尾雖貢高慢世顧善獎誘人才
一端之美揚之過量士嘗由以得名族子皆其成就者余遣
子鑿師之得其指授為多黑面紫髯目光奕奕射人性喜聲
伎娛樂不肯一日鬱鬱作窮悴狀云子二次尾死時長孟堅
十一歲次稗圭十歲所著樓山堂集若干卷行于世

論曰今天下知有敝邑則以次尾與余哉余自顧勿敢當次尾也方其矜己藐物不謂非過其舉事疏脫亦嘗有所規要其人才求之今世可再得哉景毅沒齒于元禮王成刻志于子堅至痛在心銜焉莫解悲夫

汪思誠傳

余讀文信國幕府忠義錄與信國所為前後指南集行府得人何其盛也如杜許鄒瀛趙時賞劉子俊蕭資輩殆數十人皆崎嶇險難歷久不悔卒以身殉人謂信國誠知人能得士矣而屬者燕山史公盡瘁抗節同符宋瑞獨是一時幕府鮮赫然著稱纍纍如曩日者非無人也我聞乙酉四月流涕殉公者不少以與公同盡無能載筆志之名湮沒弗章豈不惜哉如吾邑馬君應魁汪君思誠是矣思誠字純一世為貴池人居郡郭西生而倜儻好奇計然始承父業坐市肆人莫之

異也自史公備兵池皖清貞淬厲特異君仰而奮曰今世有此公國事或濟乎遂以身執役事公公時方攬郡才客日以進獨陰察君有守而負機略可共大事諸煩雜尤劇應屬公所者悉使君與聞是故史公備兵池皖君左右池皖也公開府舒滯君左右舒滯也公司徒漕淮泗君左右淮泗也公司馬守留都君左右留都也公以閣臣總帥維揚君左右維揚也公既委任無閒而君悉心籌畫以報知遇者亦殫竭無餘力至併命而後已公敢戰好先士卒故時或濱危而君能脫公于險公清剛或不容人細過而君以微詞解紛俾人盡其用公躬親事如罰二十以上皆自省決而君于刑名錢穀碎細閒毫髮歷歷俾無疑慮公于靖南興平之構持大義直折之無屈辭而君頗兼用游說談言微中鬪解而揚民以安諸如此類多祕不傳惟幕府人稍能言之君自隸幕下厯官副

總兵居恆飲酒諧笑若無大過人者至臨事善斷較然不欺
故卒慷慨從公得死所云嗟乎公惟力守揚州城陷而死故
君同日隕命如此使公有潤州之脫則君即杜架閣金路分
諸人也使公有庾廣之師空坑五陂之敗則君即周處置趙
大監蕭路鈐劉監簿諸人也得君一死士已足而況其他乎
誰謂公幕無客者公得人亦何減信國哉君三子長興國亦
事公授參將先奉公命泝淮去故不及于難次興周郡庠生
次漢邑庠生應魁見余別紀

劉生曰揚始陷時羣知公死純一從之狀顯白矣後忽言公
固在何邪或曰亦幕下士所云稱公未死爲己不死解也夫
公果未死純一何以死哉嗟乎公於甲申冬撰書辭具馬幣
招余即幕純一附尺牘至爲趣裝余逡巡未去至明年夏難
作余雖未參幕事公固已知而純一亦同心人也今豈淮負

公抑愧純一矣昔謝翱已嘗入幕而自處可考君子許之余則悵然不足于心以爲終不若純一之慷慨殉公爲得其正也

李愬傳

李愬者貴池人也字敬仲李爲邑著姓愬父得春明經有儒行生三子愬其仲也愬生有至性好讀書嗜古爲深湛之思自幼及壯時時閉戶坐不樂與人接神清而體羸竟以感憤世事邑邑佗僚死此其大致也蓋李自先世宦達即長老督課欲中程取世資爾愬獨瀏覽典籍上考蒼頡史籀之文旁及方稗戲劇之說咸誦習效爲之又世治舉子程文類尚輒美愬不屑獨構別體幽渺嶮削如長吉東野之爲詩而至所自爲詩抑又淹雅蒼潤彬彬有開元大曆風斯異矣愬所爲詩文手以古文奇字好寫之納藤篋牢鑰焉未嘗一示人愬

爲諸生兄愆又舉于鄉有名矣客屢常滿族黨願昵好甚而愆輒拒戶謝時誤相逢即舍去或默無獻酬語人謂愆簡亢愆爲之自若也所謂讀書嗜古獨處深思類古狷狹之爲者此也乃其人有至性焉當明經公拜學官道卒弟勲侍行兄愆往迎喪愆留奉母自傷始不得視含飯繼又沮不與扶櫬事也哀痛特甚既免喪而戚不解逮哭兄母已骨立矣然其死也亦以乙酉世變而決夫乙酉之變豈不有若秦人視越人已無與者然甚則挾策納訾改服異面趨令如不及攘臂急起赴功名之會者哉愆則願削諸生之籍益閉戶自匿或泣或舞或熟睡或琅琅誦離騷其幽愁憂思抑鬱纏綿之意于五七言古近體發之自刻印章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識志也又買一佩刀晨礪石上日以爲常或笑謂敬仲孱弱當不能手此器奚礪爲愆直視不答礪不輟然竟悒悒無聊容

澤曰癘積乙酉至丁亥冬盡蹶然曰歲復除乎長吁而歿年四十矣子二弟勰兄子時爲掇拾其平昔詩文若干篇與鼓龍生野查集皆以古文手書者藏于家

論曰懋於吳應箕劉城端戚有連又好相慕說者也當兩人盛壯時懋文字時一示然不數數也迨箕以義死懋扶病經紀其家城自放山澤懋乃赫蹏月數至至執弟子禮斯操心取舍抑何與世異哉夫懋卽以所篋箸示人鳥蹟蟲篆羣對之不能句何厚自祕爲蓋生而有鐵函沈井之志也矣悲夫

劉長公傳

劉長公者青陽人也名永祚字長伯侍御光復公伯子嘗陳情請代著孝聲而死特異故稱劉長公云侍御公當萬曆乙卯夏以張差梃擊事奏對慈寧宮致下司敗比重典也勢岌岌矣蓋當召對時自閣臣以下咸噤無語獨侍御公越大抗

聲願止慈孝即外廷已忌之而事連宮掖交關有口祕不得
知人或謂侍御公旦夕不測時長公以諸生家居方就學使
者試聞報跣而馳踉蹌赤日中汗雨下數委頓弗顧也方得
入園扉事饋橐心力竭矣乃謀爲請代相知者咸尼之曰公
子無遽夫上怒未易回也在廷在旁有伎與毒莫適爲援也
使一辭稍激祇速之禍是故張夫人請代矣而椒山不免鳳
洲兄弟遂寢此舉公子其已之長公曰事濟不濟不敢知某
不忍吾父麗憲典而子恬焉不以身贖也萬有一焉某死而
吾父以生大願也夫吾身非吾有固父之身也緹繫一女子
耳書上而渟于以生世貞兄弟不士大夫哉悻不言思質公
不免某志決矣章卒上不報于是長安中稱長公孝子而薄
海臣庶咸窺顯皇帝無必殺侍御公意也侍御公既知上指
乃命之曰明主可忠言我久當得釋爾急去毋潤長安爲長

公乃還里持家棟勤農田飭臧獲課諸弱弟學視侍御公日有加一日與其客之田所方暴風迅雷兩雹似有蛟螭物起于其旁石崩土裂長公遂陷以沒事在戊午七月異矣逾年顯皇帝以除夜出御批釋侍御史繫未幾貞皇帝以光祿丞起用而長公皆不及見悲夫侍御公之放歸念長公甚曰吾兒篤孝夫孝行之本子孫之式也其特祀之勿絕以爲勸于是長公有專祠顏曰純孝云生二子長紹京恩生次紹仁庠生

論曰天啟中嘗爭三案挺擊其一也夫討賊大義也侍御公昌言之而第不欲諸臣以爲名意良深厚乃賢者疑爲異不肖者妄引爲同均誤矣夫父子之間人所難言而死生亦大矣故父慈無賞而子孝有旌長公以請代得孝聲可不傳之以教孝也哉

姜翁傳

語云爲善無近名又云陰德若耳鳴言人無知之者也況章布力田之士謹身循理教行于家已爾顧安所得赫赫聲哉然內行純備視外詡張而中負慙者遠甚吾故于姜翁夫婦傳焉

姜翁者青陽人也名某字行先世耕讀翁父生五子而翁爲仲翁事父母循循乎孺子也奉養竭其力視疾瘁其身居喪過乎戚蓋自十六七歲有至性然迄壯不艾斯誠孝也矣翁處兄弟怡怡如也伯也死撫其二孤若己子叔季也弱扶翼之久不忍析箸晝各有營夜必命聚歡語一堂也終身無間言斯誠友愛矣當是時邑有施先生達者明道著書講伊雒之學翁命子寅師事之寅從師所返翁輒問師云何嘉言正訓日戒寅書紳又以自誦警焉翁于師亦甚敬而嚴于父子

也甚正而義矣配嫗潘氏相莊白首此無怒而彼無譎雖嫗之賢翁身教亦先之也潘氏出貴池年十六歸翁翁固所稱韋布力田士哉井曰緝績豈得無勞而已安焉矣翁于父母養得致敬疾得致勞者滫瀡湯餌嫗相之惟謹也翁于兄弟孤幼有字成立有造者睦娣姒而泯怨尤嫗接之和適也翁命子寅師賢者嫗亟贊曰宜交游稍廣即剴薦之風不啻嫗後翁數年卒獨及見寅入黌舍為弟子員猶惓惓師說不亟科名利祿如翁教焉

劉子曰余與寅友也余不逮升堂拜其親矣有友吳鐘先與寅交共几席久為言如此是非有個儻非常可喜之事也顧庸言庸行疚心者多而寡過者少故著姜翁嫗俾其後人得覽觀焉

國子生柯生傳

明興首重辟雍士沿積分法號得人甚也降及嘉隆事例開而賞粟進才者借爲科名之徑而多錢而養目不知書者亦藉以異中服得抗禮于簿尉故人用簡賤之顧不知有苦心厲意之士欲以取科名而卒不償願往往齎志其中如吾稱國子生柯君蓋傷之也貴池峽川柯氏族自都御史相而大生本名某後更名親志其名親志者初生王父一鳳舉于鄉官通山邑令矣生二子爲生父若伯父皆不獲入黌舍稱弟子員生父以爲恨而生以是署名自刻厲將以承考意而繩祖武也願生又困童子試屢躓矣乃發憤曰吾取足以武吾祖即天子之成均奚翅邦國之澤宮乎遂抑志以貲入朝夕諷誦治舉子業益勤苦意得一當而數奇竟不售每鄉試後登山臨水悵焉感愴輒發之詩多不遇之歎卒以國子生老云生家居罕與人接即族之尊屬歲時伏臘外鮮識顏面洽

笑語者或以狷狹訾然余始入峽川之次日生即盛衣冠來顧族眾訝謂希有事生既卒其二子不脫衰而來贄余從問業曰此先人之治命勿敢稽也生爲人如此

劉子曰余既旅峽川久得生手注乃祖詩與其自爲詩也乃知生蓋出而無所與語而入而有可以爲者也夫無所與語而語焉不色忤亦腹悻矣不如歸守一編耳顧獨命其子從余游何哉

杜孺人傳

孺人姓杜氏和州人余友選貢士德馨甫女孺生王象坤妻也崇禎八年十二月流賊陷和州杜孺人死之先是賊破巢縣和戒嚴父德馨馳至郭門以石繫書投入城貽孺人城即破女能死吾無憾焉孺人固守其言冬賊大至傅城下戚屬多謀避者勸之徙山居孺人曰吾既適人翁姑夫在焉義安

往遂易服索鉞縷紉其相數重謂王生曰君萬一得生辦取
密結其嫁時衣者是君妻也幼子奇兒五歲摩其頂不復顧
走翁姑所起居畢含淚退閉室自經爲侍女所覺泣救曰今
日之事毋寧從眾何自決絕爲孺人曰與死賊手毋寧自死
緩將求死不得女誤我女誤我已而城破賊刺殺人無算挾
女輩將及孺人孺人厲聲罵吾豈畏死者奴可速殺我以手
啟衣領引頸觸賊賊爲之動遂揮刃仆地即舍去乃復昂首
罵奴敢再與我一刃邪賊怒刃兩擊支解之相顧駭笑曰未
嘗見如此硬婆子蓋孺人之死其嚴整激烈如此時鄰媪見
者哀之取神帳覆其屍後賊縱火焚不盡神帳猶有存已鄰
媪與王生辨識拾煨燼將葬之啟視尚得衣領寸餘嗚呼其
即所啟之領以求賊刃者邪孺人生萬曆庚戌五月初九日
父夜夢接詔聞鼓樂聲幡幢輿蓋儀從甚都後一女子冉冉

從東至開篋奉讀恍有一貞字未幅似爲香所侵焚一小孔及且孺人生幼秀慧粗識文字授女誠七篇反覆成誦及長美容止若儒生德馨語人曰女有異徵慎擇所歸得王生至是殉節符夢中貞字即香所焚侵亦兆之矣嗚呼異哉孺人世系具其伯父學博德靈甫所爲狀中子慕貞即奇兒矣德馨名如蘭獨立疇行有古風

劉子曰我國家崇表節義敦尚教化蓋三百年顧一旦有變死生之際皎然明白無論婦人彼號稱男子者可指而數不數數也如杜孺人死節甚偉謹嚴強毅致命不渝殆有烈丈夫風矣即云守父訓不可奪要以天植其性非有所勸而成也勉之死則從導之避則不可此豈易見于冠進賢者乎夫女貞與臣範一也疆宇多故士大夫擇便而趨見險輒避安所望死封疆殉社稷者彼稽顙從脫身逃賊曷足數哉曷

足數哉余作杜氏傳以風世云

曹靜娥傳

曹氏名靜娥父世榮貴池西一保人業醫素端謹鄉里稱善家窶甚故靜娥年十五未字崇禎癸未春楚帥左良玉率師東下以勤王名師行無律殺繆彌甚二月十一日猝至小江家橋世榮不及避遂父子被執靜娥欲脫其父曰遣此老人吾當從爾父既去即大罵賊求死眾以刃儼之罵益甚有老嫗從旁叩頭勸靜娥屈節以全生卒弗顧奮誓不輟遂遇害事始聞監司程公世昌亟旌之越甲申諸生乃上其事于巡按御史云

劉生曰余癸未蓋與城守事從程公于西門公鈴鐸之暇即咨諏節義故娥事得早聞而亟獎之逾年乃達行部使者夫非以世榮貧故耶吾意窮鄉下里持節如娥而食貧如榮其

湮沒不得者可勝道哉又聞榮居父喪嘗廬墓爲孺子泣嗚呼娥之孝有自來也夫

饒氏傳

饒氏揚州諸生李璘妾也幼慧粗知文字以早失父獨依母居遂習聲歌恆邑邑不樂形于愁歎生見而異之氏謂知己曰寧爲夫子妾遂決意歸生布衣操作唯謹家人咸稱焉乙酉四月兵薄揚城氏卽爲必死計周身衣密縫紉不可解迨城破望見鄰家火有婦女羣走聲遂與母投室旁池中死時生方僧服攜子避他所越數日始出之池中與母屍相抱不脫云

劉生曰始余游維揚與李生交甚善生非徒文士殆蕭然貞靜人也乃一見饒而說之意饒芳烈之概有以深感之與當饒欲歸生時生之戚屬多方尼之生卒致之無黃衫客古押

女三十一
衙之助而竭誠厲意以成饒志生蓋不負饒者饒臨難致命
不辱其身有以哉吾聞
女倩妝炫服步進城門者五晝夜不絕使皆如饒沈池中渠
盜得此而不能然也饒于是為慷慨丈夫哉或曰不尼女之
死以成其節其母亦賢也或曰饒至死不棄其母非但云烈
孝亦至焉嗟乎饒之死備數善矣作饒氏傳

鄭氏傳

鄭氏歙人鄭之述女適同邑鮑銓從銓受句讀習書法嘗一
舉子而殤崇禎癸未銓中浙東武舉試戊子夏以疾卒浙邸
訃來鄭痛絕即不欲生已而曰吾夫身後事未一辦治安可
死也則為之具輿櫬貲付伯氏往逆之明州曰必以吾夫骨
歸既遣行矣則又曰骨歸當亟葬為之擇吉壤治壙明示以
同穴身臨穴所督治審視者至再三穴成矣則又曰葬必以

祭爲之議田若干畝以所入供常祀矢之族曰毋以吾夫鬼
餒議定矣則又曰徒墓祭非古也夫宗法下壽無子不以入
祠祀非誼也爲之製主倍輸貲告之族曰必以吾夫主入凡
銓身後事慮無不周處無不當次第秩然矣偶簡銓故籍有
所賞某某金若干則又曰吾夫生不負人豈以其死而易之
以所遺田分償焉無毫髮憾于是謂已脫然無一事者乃自
治棺備斂服概從約省獨以銓遠寄一釧爲殉手書所區畫
事懷之乃拜謝姑以不得終事爲罪又徧拜夫羣從娣姒善
以事吾姑爲託又還家拜其父母來則曰塗長兵興柩歸未
有日吾早得從夫於地下足矣家人侍婢多嚴守之或有懼
容則好語之曰若毋恐吾不昏夜死房闈爲爾曹懼也以七
月七日質明伺守者怠自經于正寢之梁閒蓋自夫死迄于
身殉真可謂從容條理不赦不譁以成其義烈矣銓從兄學

以其狀語余者如此學又曰鄭既殉節之明年有乩降于家
自云即鄭也謂與銓本同仙籍以微過被謫今返吾真耳自
稱如仙或如山人與銓題詠倡和語皆出塵多警句文多不
具錄命其家畫仙像祀之學志節士也不妄語與余善故掇
其大要著于篇

劉生曰吾不欲語神怪然世頗有夫世無神仙則已使有之
非鄭氏一輩孰爲之天下豈有無節義之神仙哉世謂慷慨
殺身易今其易者絕響而鄭之視死也如旦日之自中是
以昏如歸客之由戶堂以室循次拾級誠若固然斯所爲極難
耳夫星來嶽降古有之即鄭奚疑矣昔歐陽子傳馮道而引
一斷臂李氏以爲愧近世李夢陽傳六烈亦致慨于奄瑾時
怯死之臣又具載陳氏岐嶽丫爪之異知古比翼連理事不
盡誣噫嘻有味乎其言矣

碑

香烈祠碑

崇禎丙子十二月二十八日流賊破和州州人光祿丞張公元楨遇害于北門城上配黃孺人死節于室仲子弘闡伏父屍哭爲賊執奮躍入水死叔子弘聞猝遇賊向賊索生父被殺投屍火中兩孫亦同日死皆以張公城守時礮擊殺賊首鄧六王及他守人皆縋城逸賊得登大西門而張公獨堅守不去蓋公既執節就義而妻若子孫從之者若此又踰年事聞贈公官鴻臚人感公之烈祠公于州治歲時報賽載在祀典矣惟是祠有同列者勢不得及公之配與子于是長子弘開專祠于華嚴寺隅得並祀父母而以兩弟祔督學御史楊公額以香烈蓋質言之云弘開者即奉公命守舍既見羣守人皆逸勸公下北門而公叱不顧開會天幸不值賊以至今

在而夙與城友者也又踰年開屬城爲碑辭方和無事時和之賢士多與城交故于和事最悉當賊勢震鄰和豈不有倡義捍守與州刺史共章程號令增餉斂貲以食其家卒議定效死不去者哉無何未破前二日即先縋逸爲民望矣又何怪單門庶士旅而登陴者率徜徉下云且還視家也公目覩他守者逸同事者遁獨毅然不去此一步猶指搗申令扶走卒賊羣至而後及于難公真義烈大丈夫矣吾聞和之未陷賊實望見北門外陴無人焉者以數賊級而上周視之果無人舉手下招眾斯蠟附使皆如公堅立不去其雉堞以礮石乘之城豈得陷迨其既陷骨肉狼藉充斥閭巷卒無免焉然後悔不如公之不去北門一步而咨嗟歎服相與祠祀之不忘豈不晚哉顧國家自有賊患郡邑失事往往皆然不獨一和矣甚有守土之吏賊薄城則跳匿他所迨飽殺掠去吏復

還據堂皇治事如故如公以歸老郎官非受和守任而卒以
死守所謂古之鄉先生死而可祀于社者非公其誰與惟公
孝友義讓植誼有素蓋道行于家者故孺人執節不辱二子
視死如歸雖其人實賢亦云風之有自矣一門義烈視先世
文昌安國以文章科名顯者且增光譜系他何足言吾又聞
和之未陷前先縋逸去者倉皇鋒刃未嘗不同公死而又未
嘗不同公贈官祠祀也和人嘽嘽開是以痛心創骨別爲專
祀孺慕之誠亦重有感云爾城知和事及公死事詳以確故
不辭爲紀始末又作二歌俾開率婦子習之爲上食醉酒時
迎神送神之曲曰

薈有桂兮辛有椒潔有白華兮美有琨璠我則致之以藉俎
兮或以蒸餗類以臭味兮庶與靈招雷闐闐兮雨零零自西
來兮鱗鱗者雲虬螭導節兮悅愴昭冥奉踞睥望兮蘭服奇

服者靈

右迎神

若有人兮堂之中，焄蒿兮在上者，若含笑而左右者，肅以恭入，豈不言兮，僂僂乎如有聲，以發蒙靈嗜飲食兮，羊棗在御，栝櫨在供，猥偷走死兮，城郭如古宗，柘屹立兮，生者有處，所靈嫺媚容與兮，可無疾，怒兒熗蕭兮，孫坎坎擊鼓，婦進熟兮，兄嫂與為涕，醑靈乘風兮，無苦同終古，今時來下。

右送神

墓志

貢士吳寬生先生墓志銘

吳寬生先生既卒之十有八年，少弟光錫以所作家牒七述來峽川，求銘于先生之故人貴池劉城云：將以明年某月日葬于其里某山之原城，自念少從先生庠序間，辱與游久，因

以所觀記合錫所述志之寬生諱光裕豐顙脩頤顏溫栗如玉早年徧交名碩以毛詩廩郡庠益肆力經學善賦諸體詩精六書義工大篆小楷八分學使者嘗稱其試牘曰班馬鍾王以文翰並妍也而郡邑大吏亦或舍之中堂或別作亭館居之顏曰來鳳以相尊異其才名如此寬生性和易安詳不以才名自矜異所至人乞詩與書篆上自大吏貴交下及醫師游衲咸給其求人人各意得去無拒色其器量如此寬生和而介于財貨泊如也當郡邑大吏尊事之禮交道接則以受不妄及他事以自點點人故終其身貧晚而搆申椒園草亭數椽卒不成沒之日竟鬻焉始克喪事其廉潔如此此皆余之耳目自觀記者錫所述事則里有兩熊生無罪而爲王推官所榜擊寬生夜衣列狀直諸道府出之兩鮑生有文而爲諸忌者阨不與試事寬生獨扶掖之俾進學宮而同學

友羅仲源早卒遺孤三歲遂以女字之是時寬生名噪甚縉紳貴家多來議昏又止一女絕憐愛之羅徒四壁立一室三孀人視如鬼窟而獨心許死友不欺也時人以爲難其篤誼如此家有從祖叔父子客死西江爲解衣釀錢遠歸其骨有包氏姑年少而嫠家取撓之欲奪其守則公悉力扶植使其子成立而姑以耆壽稱完人而至其同產一兄五弟皆治詩文貧寬生名既重交游閒歲不無餽遺所從講業者亦多東牖願色養備至日進之兩尊人恣堂上分甘爲羣從嫁昏計至鬻己田代兄子償逋而錫最弱少則讀書受室之累與詩辭篆籀之學尤願慮者悉而訓迪者勤錫所自述如此錫字少友今里中又皆以詩辭篆籀推少友耆宿矣抑知固寬生所成就長養使然哉其孝友大節如此生隆慶壬申四月二十一日卒崇禎壬申冬十二月朔享六十有一先是庚午應

貢明年廷對返而疾增劇竟未拜一官以歿娶孫氏艱于嗣
晚買妾傅氏一女孫氏出即以字羅一子曰牽復傳出始生
而筮之得小畜初爻故以名其辭系則自漢神爵閒由桐柏
徙九子山西之新城宅五十七傳而至曾祖仕貞以族大系
繁又去新城二里居桐村祖諱頌父諱大琯皆隱不仕云所
著四書執兩詩經札觀離騷副墨游中椒園集飲和社
草天臺游草辛酉八月詩明妃曲若干首焦澹園李大泌屠
緯真顧鄰初鍾伯敬余聿雲諸公爲之序而李公如真至贊
之曰是嘗學下惠得狂之皮得狷之髓者手製篆章爲贈前
冢宰蘭水鄭公守歸德時迎之衙齋嚴重之而寬生生平推
服同邑施徵君下之以爲宗聖譯經惟下之爲畏友他四方
名士如潘景升梅李豹唐宜之林子邱茂之輩固皆相慕說
爲爾女交者也即寬生可知矣劉城曰余里有李公達博通

多才亦知名士固先生高弟子也而與余善先生至郡則舍
李生家余從李生與之昵久而深相知世謂文人無行先生
亦何篤行君子哉李生未四十不第貧以死而無子余與友
生刻其詩以傳先生壽六十矣薦于廷僅有子而亦不保其
一畝之園其詩多逸至為族子所竊竄己名以質人此其不
遇與李亦未去尋文者也皆余所深悲銘曰

亦既有文亦既有聞而依然食貧其天之屯其人之貞不如
是先生胡以名

墓碣

鮑主簿墓碣

鮑君諱師孟以候選卒于京時為萬曆辰配周氏以矢節
終時為崇禎甲申公有隱德長才不克展而周氏撫其子以
成立也至丁亥季冬合葬窰嶺離城南十五里其戚屬劉城

爲表墓而系以銘銘曰
蓮峰萼出清溪糞流其人霧隱其宅霞浮後者建樹前者貽
謀出也盛世沒也高邱

墓表

吳文學墓表

自洪武十七年復用制義取士士非由貢舉進士而得以行
誼文章表著于當時顯燦于閭巷二百五十年閒蓋可指
而數在萬曆末年民安物阜熙熙攘攘蘊隆填委士之懷才
抱德孝者廉者文者學者有志行者困阨于學宮者老死者
短折者抑鬱寂寥其不能知于達人君子何可勝計又不幸
生窮鄉下里子孫宗族交游莫能誦說即名氏宗系亦沈于
蒼煙黃泉久矣況際流離板蕩之餘大姓名門宗枋譜牒且
多不保即安問其先之屈首諸生而嘉言懿行之可載琬琰

而列室皇邪崇禎癸未高田吳彥初從余游而次尾在座次尾從座起曰彥父諱涑字岱水吾諸父行吾宗族尊屬中所嚴事者一曰青城一曰岱水于箕同高祖而年齒肩隨少以孝聞攻苦下帷夜必達旦補弟子員性恬適不獵浮聲考經據史凡所有之書無不竟讀竟讀無不丹鉛論列簡冊恥雷同有今古文如千卷其與箕出共舟車而歸偕角札也崎嶇澗谷之中念其親無不心動心動無不相感凡甘脆輕煖之可以致養起居酬應之可以敬宗睦族無不先意承志處弟昆分甘讓肥絕不爲苟取遭母喪骨立廬墓三年孺子泣遂用是違疾不起臨沒惟以不終養其父爲大恨語不及私年三十有竟悒鬱無所聞以死益天啟之也次尾又曰箕常有詩輓之余曰若是殆所謂孝且廉以績學而齋其志者矣洎次尾起義捐軀禍及其族彥具書辭涕泣來告曰先

人之著述如千卷今一旦化爲燼彥孤釋失怙既不舉過庭所聞兄縉弟甲皆嫻文章遭世末流竟焚研爲農矢不出彥惟不文安得句一言爲之傳乎敢以請諸先生余曰向所聞于次尾者可以傳且余忝交游奚辭焉雖然傳者藏之簡編不若鑿之墓上使高田後學知其先承學之士在萬曆時人多長者非今日浮薄所幾及也窮達何論哉青城名經邦崇禎中授官主簿以書法傳後岱水十餘年而卒其子孫眾咸與彥才相伯仲焉蓋岱水死十一年而次尾死次尾死又四年而余始爲表其墓于剡谿之陽

哀辭

新安吳生哀辭

吳生名辭字是式一字眾少勤于學問爲歛諸生卜築雞籠山下以孝友著爲文章與人言但微有知者即引據經史

旁羅稗官小說自旦至宵分焚膏達曙未嘗見倦容條析縷分期共白而後已聞人緩急輒解囊赴之千里命駕然諾不違時人亦莫知其貧也步履絕健舊都門內外或一日周之登山涉水必捫蘿踞石搨銘碣賦詠自適樂不爲疲藏書滿家嘗曰經籍浩繁多者易求少者每散佚故自四五十卷至百卷以上者非善本吾貧不能備自一卷至二三十卷者吾當南面自誇又嘗惜焦氏國史經籍志有三缺郡邑志未詳一也小說中無元人演義二也元人雜劇不入戲術三也所藏祕本雖殘篇亦讀而度之撰著無慮數萬言皆草稿曰正氣偏留錄集古之死忠死孝死義可以不死而死者也其若臣之死君子之死父妻之死夫以爲性分固然悉弗錄曰文章靈異上自人主下至宦官宮妾夷狄盜賊奴僕鬼魅禽蟲凡好文者皆著于篇則謂今天下士大夫皆不好文耳士大

夫宜好文者也古者士大夫則好文矣悉置之不加褒刺曰禽五倫揖猴舞馬往往而然而人或往往愧焉士君子或愧焉賢士君子或愧焉曰不知名以爲今天下儒生誇小技處士盜虛聲古之人有終身石隱行立言章後卒不知其名姓者因次其軼事而集之自上代始其他經學韻語瑣事短篇手卷凡十餘種大率出于教忠達性其交游至博嘗曰吾固有數百人之友有數十人之友有十數人之友有一二人之友然吾之所以至于友者惟城與壹而已久棄科舉落人閒晚爲故人鄆陵鄭公二陽聘入安慶開府出入和門勉以立身事主安輯兵械絕不及私鄭公在皖三年賊屢犯舒六光固滯桐城邑卒以未破鄭解官爲言者所中踰年從騎蹂躪中赴京對簿鄭公之客千人蔑有從者獨吳生匍匐往艱難共之遂以積勞遘病崇禎十有六年冬盡病革京邸鄭

公哭而歸其殯厚卹其家當吳生之在皖幕也早夜念其母
氏吳生或出覲省鄭公具書訊典故及理解無不首以太夫
父爲問者其于昆若弟友愛最篤無諸名士所爲夫吳生生
而長齋茹素不葷不娶不啻陽城兄弟今溘先朝露返于無
何有之鄉適以去其浮累不足爲生悼使生在今日方有黨
錮之禍門戶之仇其死固已幸矣惟吾黨之士討論失所資
詰難失所敵然諾失所恃也城自國變以後神思忽恍問唁
愆期是可惜也是可傷也乃爲哀辭遺其弟典刻之冢上其
文曰

雞鳴之埭廣以幽延陵之人家其隙盜無米兮百結裘具甘
毳兮計慮周其急難兮倡以酬義固矢兮命美尤羽既蛻兮
鱗既修嗟哉吳生胡爲留幸不覩兮黍離憂遂長夜兮徂春
秋名以燁兮身以漚嗟哉吳生何所求

尚寶孔君哀辭

崇禎甲申夏建德相國孔公聞先帝血詔痛哭二十餘日捐
賓客弘光乙酉夏長公子尚寶丞以繼聞國變亦痛哭數日
而終州郡傳聞莫不嗟歎丙戌仲春余始得其絕命之詳退
而屬諸同人君諱尚蒙字聖初孝謹溫恭其天性也秉禮守
義其家法也羣從十餘人睦若同產以兄尚鏞爲家督鄉里
共稱其門風也當相公入政府時聖明在上天下騷然諸公
卿家人子弟之屬昧者煽勢弱者救過不遑聖初侍京邸自
夙夜起居外夷猶自得旁及瞿曇之言絕不以寵辱動其意
願漆室之歎則有之故在京師樂坦而憂益深兩太史門生
交譜徧天下未嘗與相涉此其質有過人者及相公既死義
泣血走南都得請予祭葬贈廕諡文忠身任尚寶哀思嗚嗚
語不見齒但以江南爲慮一聞舊京陷慨然曰吾屬遂如是

乎方議守砦以待援師籌畫未具遂以疾革口不絕云此其願有過人者齋志暮年之後宗戚懷思從兄尚鏞述其遺行猶令鄉閭欲泣此其所感有過人者君之沒也頗有感于時然世篤其忠於一身之事已盡夫何歉乎君之兄弟暱交余父子間不翅骨肉每憶君亡淒零腹痛莫抒其哀遂爲些辭以傳于後

玉步迅改死社稷者誰邪乘輿巡幸死宗祀者誰邪先孔氏而抗節不肯屈志後孔氏而起義不畏覆宗者誰邪始以賣主受封爵不旋踵遭誅屠者今身名何施邪始以全軀保妻子未幾殂歿於疾病暴卒於憂疑者今魂魄何知邪以公輔之肩世祿累朝奔走新室冀策元勳者何其不思邪又有干進希榮卒未見驟升鼎貴者豈不朝露危邪君之死不以寒暑不汗君之哭不以兒女牽情君奚爲而哭哭奚爲而死遽

若斯邪君之聲容慷慨猶在吾耳目君之齋志忠孝使人感歎不忘者非吾師邪若其先負勢嚙齧致閭里報怨梓疆若鴻毛者奚足悲耶

李母金孺人哀辭

有明故海州學博首川李公配金孺人卒於丁亥夏五故孝廉李源常愆及今文學懋勳之母也孺人出建德名族早歸李氏蓋壺以內政無不嫻儀皆可則方學博公少壯時食貧擁皋比上座執經析疑問古文奇字者進則聞大言退則賦既醉未嘗見剗薦之勞未嘗復正杵之說而戶以外莫不誦其賢且材者其佐學博公誨子女若孫洛誦勤摯必以植行爲先源常雖舉於鄉拳拳致戒不去口學博之官海州遇大至倉皇詬詆之以疾終孺人稱未亡人而姑存其食息自教兒及源常溘先朝露南北國變繼聞孺人每念及家國涕

涕交下然憤痛之中猶矜持閭範肅若朝典俾膝以下服高
曾之矩無斃焉予不佞城姊於孺人爲姒姊早世姊之子女
皆老矣嘗粗爲城述孺人行事友生吳生應箕孺人女婿也
蓋恆舉孺人懿善相告故城所聞知不謬孺人今以壽考棄
巾櫛骨肉忠孝門風昌盛無容悲悼子慙鯁孫時來訃曰某
倉卒不能言聖善特不及待清以終迪此孤兒弱孫也是不
得無憾予故作哀辭遺之併以告諸學博公及源常也地下
有知或亦少舒憤惋與

簾幙之嘉令兮管書爲彤庭階之森茁兮絮詠於櫳成夫子
以修能兮祀於庠社之宮訓子姓以砥質兮曰種經者學而
必榮叶惠及宗黨兮不獨吾甥之是頌叶年高備福兮不惟
吾姊之難朋叶冢嗣之薦名兮孫復門風季子之著孝兮仲
更固窮皆孺人之弼訓兮埒於而翁詒謀兮誠恪惋痛兮家

邦叶治有方兮酒醕耄不倦兮女紅行既懿兮靡聞志得養
兮祿可以不豐夫何羨兮長爪夫何悼兮令躬嗚呼傷哉兮
孺人之素髮爲垂柳閭里之白冠如飛蓬

誄

署池州府推官監紀軍事吳公誄

吳次尾既就義之明年余乃爲之傳又明年復追誄之傳稱
次尾從余宿好也誄稱署池州府推官監紀軍事從公志也
曷從乎志公不倡義即不受此署不受此署即不死其死也
以其署軍事也其署軍事以其義也志乎義卒乎死故曰從
公志也夫仲宣文士徒有羈客之傷子固武臣僅抗圍城之
寇陳思猶且擣辭安仁尚爲抒藻況乎節系忠貞不改醮于
再姓義當蹇難欲回日于西春者哉貴父以死事致旌叔持
以剌仇蒙唁竊比茲義大放厥辭誄曰

明興聖作殷匹周倫教深恩厚戶浹肌淪鬱蒸英穎挺此哲
人哲人維何延陵之裔闔爭夫亡羸博有竈楚越播居貴池
是世舊畿近邑鍾山在睇家有素業一經研田處邑僻壤荒
落隅偏英人崛起遂顯厥前如彼苜蘿夷光燿然誕生岐嶷
僉曰星來命召風伯噫氣昭回其究實配翕張多才播揚萬
彙若拂微灰書讀不再文成無點經年之業篇皆琬琰三數
公者讀之裒斂屢奉冠軍眾允無忝實大而宏聲高則應吳
門響臻金沙盟訂婁松兩江鑣勒一乘唐唐章貢朝宗敬聽
衡嶽梁岷嵩華恆岱雞足南窮鑿閭北背承學之徒聞聲而
戴家有其書人傳其喙名既以高謗亦以成道之所與鬼爲
之爭賢書罔舉公府無徵卒此國子祭酒諸生嗚呼哀哉性
本偏奇激益岸異人揖我坐人拱我戲論則泉奔氣亦燄熾
正平德祖小兒奚翅乃其立誼魁壘磊落緩急朋需浣濯士

託魏其傾身偉節西連黨籍所推顧及元怍嗚呼哀哉為炳
大節髮繫九鼎周轍不征漢炎欲暝六臣獻符九虎持梃禿
顛恐後捐身誰肯乃奮張良乃恥魯連望拜孝陵告於皇天
糾士破產搏虎張拳曰余一旅少康因焉維時同心新安程
侯外臺承制嘉乃忠猷刑官命職軍事監謀便宜既拜福京
曰余董治爾師恢此中區乃一厲士二邑摧枯渠長就縛漢
法重敷士氣已振壯謀益亟天人舛錯日磬先踣輔車云孤
芻儲罔力義激氣奮猶倚崩岩嗚呼哀哉空阮鼓竭尸鄉不
行頭馳十里面故如生巾幘整飭鬢頰崢嶸聞者歎息見者
悸驚嗚呼哀哉公未舉事有葛其鄰公既舉事有醜纓紳公
未舉事恥與噲親公既舉事飛檄斷斷織士壬夫內報而伎
欲害公成欲湔己愧合謀為俚漏師致媚公自千秋彼乎奚
喟宣州早覆吳江繼蹶清漳復亡餘姚被梓三山四明因之

顛越泉臺有朋攜手天闕還爲列星耿光不沒嗚呼哀哉

祭文

祭山東方伯張公文

當崇禎十二年之正月二日
乘勢出不意進破濟南時
大方伯桐城鍾陽張公秉文抗節不屈遇害其配方夫人率
妾媵輩赴井死以殉臣忠婦烈天下悲壯之事聞天子將議
所以褒揚贈錫以勸來者會公之弟若子已扶櫬歸里以六
月十一日至金陵貴池諸生劉城者公丙子閒所舉賢良以
應明詔者也感公知己痛公大節喜公得死所遂以門下士
之誼酌醴束帛爲文以告公之靈曰嗚呼我公古大臣風懿
碩粹美悉數難終余論其大惟茲匪躬誰管封疆
徜徉
誰司指授望敵走僵乘勝奄至大藩已殃雖則大藩終不愆
言精銳盡出芻蕘無存東平不作勝詭翩翻公於此時一木

是支手掣肘露擐甲誓師巡城而呼勢不可為正纓伏劔皎皎何玷噴血罵賊爾濫且僭睢陽常山死矣無忝公之未死自分如此去臆中甸手書一紙與城存亡事前已矣載觀刑于志合道符象服昭德同委泥塗從容止水側貳與俱臣死其職恨未殺■捐脰陷胸責亦已塞婦也殉夫忍苟食息併命同歸綱常是植天下多事白日為陰抱頭鼠竄蕭蒿滿林公乎一死不朽者心況不獨死夫刃妻沈延津同去光氣千尋城也不才于公無媒公也聞聲夾袋儲才推賢急士固或疑猜公今死國抗義如雷我為公舞不為公哀何以報公守身毋回不疚不辱庶慰泉臺我欲告公舉難以枚意滿口重氣激雲開嗣子有人坤維未穢

祭張天如文

崇禎十四年五月太倉庶常張西銘先生終于正寢其友人

貴池劉城越在千里聞訃于家為朋友服哭之哀越明年壬午正月辛未朔乃克為文致生芻告于西銘之靈曰嗚呼太上立德次功與言士三不朽身沒道存粵若稽古有張特聞在周則仲孝友忠勤佐宣協甫飲至策勛宋則橫渠倡道關中訂頑之訓匡廓鴻同理一分殊仁體昭融於惟先生百世代興始標侯在繼寓西銘孝友敦固胞與恢闕同父十人均愛無罅一門之內魚魚雅雅視仲孰多聲施華夏閉戶著書翼經正史房皇三代揚推千祀慨自昌啟上下雷同議論涇濁僉壬輸攻豈無氣節豈無理學逆酸既炎推排昌諤於惟先生內行淳備扶持正人獎掖義類同里同姓有友清剛望衡對宇立不易方締交砥行道從此始吳門金沙合志雲起聲氣之盛近古罕比學成名至廷擇庶常英彥綺合含吐頡頏素心雅意覽時寡合歸築文園多士欣託實大聲宏寰海

所望知己當國勸駕趨裝云胡無祿益焉一朝蒲觴未冷鬼
伯哀號宜興初入聖政維新嘉謨盛事累牘難陳云誰講貫
云誰諷諭其言則行其人埋玉雖不作相有相之功凡茲休
美先生意中言念疇昔流連虎阜慨論當時移衾銷漏今也
志行身可已矣後之君子亦知所自著書滿家意亦在是德
功與言三者並峙我無私痛陳辭遂止

祭梅朗三文

嗚呼朗三不永其年意外倉卒聞者涕漣君有祖德彷彿固
遷鹿裘石室作手如椽揚扈藝圃其指數千大業欲竟授之
哲孫文紀皇霸縣之國門實維君力繼述新竣維君早慧逸
才絕倫賦似平子詩準仲宣草同大令真則誠縣文比中壘
畫竟輞川瞿硎為號書帶為園沙羨有草賦紀有編業雖未
卒已見一斑時譽霞起知好雲連聞名投贄四海彌天鍛羽

返棹奄忽溘焉蘭摧玉碎一彈指閒躊躇不得踵接凋殘茂
先已矣西銘亦然人亡文喪學者憂煎如吾道合誼亦輕捐
感茲存沒腹痛淚闐有交如是岳立比肩眉生仲馭結髮弭
鞭威維雪度友則孟璿不朽之託足慰幽魂

公祭孔文忠公文

孔林閒氣篤生世賢既醉五福公其獨專昌啟之際默若淵
騫秋霜春雨正直沈潛弗吐弗茹峙嶽融淵橋門敷教胄子
咸甄秩宗豐鎬寅亮周旋功在獻替言滿經筵聖明特簡橐
籙維宣首揆倚藉坤轉乾旋百辟式則洗心載虔扶植正類
廣廈細旃功高心苦物儕身全寵綬方極遽請歸田潞公之
德司馬之年清商一部以當鳴蟬望之儼如卽之温然輿臺
牧豎穉齒華顛一辭羣服至德輝燁內外諸從稟訓無僂笏
纓庭布旗轂巷闐心瞻魏闕變起雍燕至尊蒙塵鳳馭同仙

公聞悲痛擗躍流連尋奉哀詔一慟而捐純忠至性篤摯精
堅在宋文謝異轍同傳老成凋謝通國涕連追維德廟政府
可詮越有茗水蜀有井研吳有陽羨齊有菑川孰端孰詭孰
方孰圓和平惇裕孰爲公先吳橋吉水待公幽玄公其往矣
先帝在天雲旗升卷鹽此芟芟

公祭李首川先生文

於惟先生今代儀型美善難悉備古儒行伯陽道德元禮標
格鄴侯神姿延平軌則幼生望族岳伯芳躅長冠藝林玄圃
積玉維吉水公物論所宗先生孝事養志遺風惟伯仲氏逮
及其季先生友恭田荆姜被譚經析疑蔚爲人師當其指授
並自淵奇張鳳荀龍膝下鬱翁推本庭訓傳業者翁我思古
人學成名登如先生者三事九卿乃艱一第騏驥晚躡秉鐸
拜官長途齋志

滿區莫與翦除先生義憤益焉遂殂其

生有爲其化如遺哲人是痛達者自怡我友令子珪璧梗梓
讀先生書當吉士史老泉布衣軾轍雲飛卻一候吏子固杜
齊先生道高百世是做哲肩建豎理一報昭體魄安止魂氣
歸勞九泉有知一笑勿號

祭李源常文

李公源常親翁以公車計偕北上諸同人且祝轅就道有日
矣忽遘奇疾暴卒邸中變出倉卒人咸嗟異其明年癸未正
月令子時扶櫬歸殯祖山同里世盟弟劉城既率子廷鑾廷
鏊哭于其位矣生平同好盟弟羅尚甲從九華馳至復以辦
香清酌哭之哀城乃更爲文同告於源常靈輒之前曰恭濬
高深世毓明智乃篤之子海內寡二修行砥名中閤外肆幼
承父訓早稱人驥午領賢書褻然冠異齊年同門皆稱上駟
一詞羣推李也渠帥數入春明挾策失利祕簡瑯函屋連牀

置門罕雜賓食惟煮字孝奔齊魯友孚昆季重泉體魄北堂
滄饋幾年孺泣無方養志釋衰披裘遭逢盛治翹首聖明願
扞壯志令子三雛羣經五笥一鳴驚人濟美可意物望殊殷
明光待試云胡奄忽溘先旅次城等屬在世好姻盟又締過
從無時長談不記酒杯朝寬箋牘夕至媿媿無恙午夜可識
俄頃之閒東白方質報君凶聞咄咄怪事長吉長源粹焉如
寄未畢婚嫁蟬蛻一視所無恨者鴻文不墜版行人閒秀句
獨歸大志未終則有令嗣薤露勿歌椒漿亦匱

劉集十

嶧桐文集卷第十